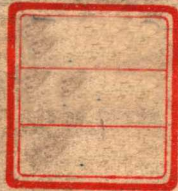


晉日察冀異邊區印象

立波著

讀書生活出版社 總經售





晉察冀邊區印象記

立波著

漢口

總經售 讀書室生活出版

國民廿七年六月初版

晉察冀邊區印象記

著者  
兼發行者

立

波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漢口 交通路三十一號

廣州 教育路銘賢坊三號

重慶 武庫街一百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實價國幣五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序 言

現在是同胞們磨劍使鎗的時候，我不願意拿我的無力的文字來糜費讀者的時間。但這時代是太充滿了印象和事實，哀傷與歡喜，我竟不能自禁的寫了下面這些話，希望不全是無謂的空談。

把這本書獻給晉察冀邊區的戰死者和負傷者。假使牠有爲讀者一時喜悅的幸運，那是他們賦與的。他們的英靈和血，永遠是中華民族的光華，和入世的驕傲。

感謝替我作封面，畫地圖的友人及供給我材料的前方將領和戰士。

諸君，在你們披閱下面我所記述的發生於舊的長城內外的事故之先，請記起新近逝世的法國朋友古久列一句關於新的長城的話，那是很有意味而且合乎實際情形的：

「民族的精神，我們的英勇的中國同志多年以來所號召的聯合戰線的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奮張起來，成爲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國的長城。」

# 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目次

序言

頁首

從河北歸來

劫後的東冶頭

娘子關前

北冶里夜談

洪子店的劫火餘烟

滹沱河畔

徐海東將軍

田守堯

自衛隊

.....一

.....一

.....一六

.....二八

.....三五

.....三九

.....四七

.....五三

.....五八

小哨兵.....	六三
封建，受難和解放.....	六八
聶榮臻先生.....	七四
玲巧的沙盤.....	八一
「抗日高於一切」.....	八七
「他們出了家，但並沒有出國。」.....	九〇
剪報一束.....	九六
幾葉日記.....	一一四
五台山麓.....	一二〇
鷄毛信.....	一二六
傷兵醫院.....	一三〇
敵兵的憂鬱.....	一三四
宣傳材料拾零.....	一三六
一個沒有爆炸的炸彈及其他.....	一四八



幾個戰鬥的例子……………一五六

從五台到崞縣……………一六八

再過封鎖線……………一七六

附錄（一）

一 游擊隊的母親……………一八一

二 師生游擊隊……………一八四

附錄（二）

一 華北——世界大戰的起點……………一九一

二 山西的游擊運動……………一九五

三 無公可斫的臨時政府……………一九八

四 西線所聞……………二〇二

美國席更生……………二〇二

## 從河北歸來

去年十二月底，我和一位美國軍事觀察家，從晉中洪洞出發到了晉北。今年二月，我們又回到了洪洞。五十餘天中，步行和騎馬，走了兩千五百里，通過了敵人兩道封鎖線，到了河北的北部，行蹤所至的極北處，離開北平祇百餘英里。於是過五台縣，越裏長城，經晉西而重返晉中。這是一次艱險的長途旅行，却也是一種十分有趣十分寶貴的經歷。有機會我願意和讀者談談這次旅行的聞見。現在，我祇簡單的記敘幾點也許是讀者樂聞的事項。

華北許多中心城市和幾條鐵路相繼淪亡以後，日寇用種種方法，誇張牠在華北的勝利。遠在去年十月，日寇就在牠所有佔領的區域張貼「保定滄州均已淪落，肅清華北，業告成功」的標語，中外人士，目光也許繫於幾個中心城市的失得，以判斷華北的命運，因而不能自己的相信了日寇的宣傳，但我們目擊的事實，全不如此。華北不但沒有淪亡，我們精忠饒勇的第八路軍和人民義勇軍，人民游擊隊，不但沒有退出華北一步，而且在那裏建立了許多鞏固而又廣大的抗日根據地，他們時時刻刻在擾亂敵人的後方，切斷敵人的交通，而且時時刻刻在準備用大規模的戰鬥，把那僅據點綫的華北敵人，完全趕走。

我們所到的地方是晉察冀邊區，這是一個非常鞏固的廣大區域。邊區包括了四十餘縣，威脅敵人正太、平漢、平綏、同蒲四路的交通。現在他們已經伸展到平漢路以

東，天津和保定也在他們威脅之下了。

讀者或許高興知道邊區所屬的縣份吧，請翻開你們的地圖：在平漢、津浦、滄石公路和津保公路之間，有高陽、無極、藁城、深澤、安平、饒陽、安國、博野、蠡縣、肅寧、河間、任邱、大城、文安、雄縣、新鎮、安新等。保衛這些地方的軍隊，是人民義勇軍和河北農民自動組織起來的游擊隊，還有第八路軍少數，在這裏指揮作戰的戰術。這是最近開闢的一個區域，天天在發展與擴大之中。

在平漢、正太、同蒲、平綏四路之間，他們控制了蔚縣（察南）、廣靈、渾源、應縣、涞源、靈邱、繁峙、五台、代縣、崞縣、忻縣、定襄、阜平、曲陽、唐縣、完縣、易縣、徐水、滿城、孟縣、壽陽、平定、井陘、平山、



邊區第八路軍的姿影 沙飛攝

行唐、靈壽。守衛這些縣區的國軍，是第八路軍的一部和游擊隊。

上面這些縣，半數以上完全沒有敵人，像阜平和五台，連一個小村，也沒有被敵人佔領。有十餘縣，縣城有敵人，這些敵人人數很少，緊閉城門，不敢出城一步。城外十里或五里就是我們的游擊區。自然，要消滅這些敵人，不是易事。他們據城負固，又有優越的火力，而我們的部隊，是沒有攻城的大砲的。不過要消滅他們也不是全不可能。最近在定州，游擊隊用水龍把火油注入城裏，再將手榴彈擲進，把那負隅頑抗的敵人，完全燒死，然後將城池克服過來，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晉察冀邊區正是太行山脈和恒山山脈綿連起伏的地帶，這萬里叢山的峻嶺與山溝，成爲了邊區部隊天然的堡壘，還有那崎嶇的山路，使敵人機械化部隊，無法活動。第八路軍的一部和一切民兵，在這裏倚山靠險，用少數的兵力與劣等兵器打退了敵人幾十度的進攻，消耗了他們無量的人力和財力。我們英勇的同胞，我們親愛的抗日的同志，冒着萬險，忍受着一切可能的困苦與艱難，在這裏，在敵人四面封鎖的地域中，替祖國保持了頻於危殆的領土與光榮。在這裏，光輝燦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依然到處飄揚着。

現在，邊區是日趨鞏固了，但還是無日不在戰鬥中。敵人沒有一天忘記了邊區，沒有一天不想把這個使他們十分頭痛的地方，根本的毀滅。在過去三四個月的戰鬥中，敵人的戰略，改變了多次。最初，他們動員了巨大的兵力，幾路進攻，想一鼓消滅這區域。第八路軍和義勇軍與游擊隊，用運動戰和各個擊破的戰略，從容的與強敵周旋。在山岳地帶，敵人技術的優點，不能展露，而我軍的長處，却能充分的發揮。我們的攻擊精神很旺

盛，善於白刃戰。我們的步兵在山路上移動很迅速，慣於奇襲，突擊，夜戰和埋伏。我們的給養簡單，不要依靠交通線，在敵人的側翼與後方最困難的地方，也能獨立自主的作戰。我能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和掩蔽，可以迅速的獲得敵人行動的情報，又可以機密的封鎖自己的軍情。我們的將領和士兵，對於各地的地理和地形，都十分熟悉。運用自己的長處，同時避免了敵人的優點，我們的軍隊，以劣勢的兵力和武器，擊退了敵人二萬以上精兵的進攻。而敵人一鼓消滅邊區的分路同攻的計劃，終於成了夢想。

敵人的第二種計劃，是想用「以華制華」的毒計，消滅邊區。在歷次戰鬥中，敵人都用了偽滿和偽蒙的部隊，但這些部隊都是強迫調來的，攻擊精神很低落，有的簡直不堪一擊。而華北又和滿洲大不相同。九一八事變以後，日寇可以很快的組織偽軍。在華北，就不能這樣如意。華北至今還沒有正規偽軍出現。敵人在佔領區域，正努力組織漢奸守備隊，別動隊，清鄉隊和自警團，但這些團體，都空虛無力，人數既少，槍械又不齊全。敵人不能信賴華北的民衆，不敢輕於發槍給他們。華北的「順民」實在太少了。至於少數老牌漢奸組織的維持會，也十分無力。這祇是替敵人拉夫派糧，收集婦女的無恥的集會，根本不是戰鬥的組織，不堪我軍的一掃。就是在這種形勢之下，敵人「以華制華」的毒計，又不獲售。

於是，敵人會想以游擊動作來進攻第八路軍和游擊隊，這真是班門弄斧。我們的部隊愉快的接受了這個敬禮，熱烈的報以「殲滅戰爭」的回敬。在游擊動作中，敵人上了不少的小當，而且鬧了不少的笑話。打游

黨的部隊，要有廣大羣衆的擁護，敵人也許知道，因此他們也做羣衆工作了。有一次，打到一個村莊，他們對那



第八路軍楊支隊與抗日軍在察南蔚縣會合，有△者爲楊支隊長，有×者爲趙同司令，沙飛攝

不會逃亡的老百姓說：「皇軍是來保護中國百姓的，買東西是公買公賣。」後來，那村莊的老百姓告訴我們：「這話剛剛說完，他們的偵探回來報告，四面山中，都有中國的軍隊。他們的隊長下令開拔，在開拔時，放火燒了老百姓許多房屋和糧食，而且帶走了村裏所有的豬牛。」

華北的民衆嘗够了敵人的這種「保護」和「公買公賣」的交易。他們不但不與敵人以任何幫助和便利，仇日的心，且日益加深，這樣，敵人燒殺更兇，而越燒殺，越激起華北人民反抗的怒潮。最近河北人民自動組織游擊隊，自動的拿出私有的槍枝。華北的抗日運動，已經不是單純的軍隊武裝的抵抗，而是一種熱烈廣闊的羣衆運動了。

正要細心的注意敵人的長處，而且學取牠，把牠變成自己抗敵的手段。敵挾不義之師，跨海遠來，在異國而能

攻城略地，取得相當的勝利，自然有一些優點。技術和火力的優越，是大家周知的事。間諜工作的高度發展，也是世所公認的敵人的長處。敵人有強大的參謀本部，能作綿密精細的戰略計劃，而部隊又能頑強的一致的而且腳踏實地的實行這計劃，這也是敵人的優點。此外敵人的學習精神比我們好。平型關戰敗以後，板垣師團有一個月按兵未動，顯然他們檢討了這次失敗的教訓。以後，敵人便謹慎得多而且乖巧得多了。以後敵人常常同我們搶山頭，不再在山溝裏粗心大意的行軍了，因為平型關的戰鬥，敵人在山溝裏走，吃了大虧。最近，敵人在井陘一帶的山間，每天練習爬山，這顯然也是模倣我軍的游擊本領。我們打埋伏，敵人也打埋伏，我們組織人民自衛隊，敵人在他們佔領的地方，組織自警團，處處汲取我們的優點，處處模倣我們。

但是，一個人的長處，常常同時是一個人的弱點。敵人長於學樣，却也萎縮了創造的能力。日本在軍事戰略上，實在很少創造，他們慣用的兩路包抄的殲滅戰略，是四十四年以前從德國兵法上抄來的「色當」戰略，一直使用到現在。日本的將軍們成功的是使他們的部隊機械化了，同時也成功的是使他們自己的腦子機械化了。他們照抄的精神現在又運用在游擊戰爭中。他們根本不了解游擊戰爭，是一種武裝的羣衆運動，是祇有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爲自衛爲正義而戰的部隊，才能運用的。他們根本不了解游擊動作，沒有一成不變的教條，是隨時隨地，變化不已的一種戰術。因爲這樣，在游擊動作中，敵人常常的失敗。敵人對付邊區的種種戰略失敗以後，暫時採取着守勢。現在他們在同蒲路和正太路的各個要點，埋了地雷，裝了電網，建築了

防禦工事和碉堡。去年十二月，敵人攻取了山西孟縣，今年正月，又進攻了河北平山的洪子店，進攻了山西定襄。這些進攻，我以為祇是一種攻勢的防禦。

在軍事上，邊區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但為了解決許多重要問題，同時重新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的緣故，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他們開了一個軍政民代表大會，到會的代表有幾百人，各武裝部隊，各行政機關，各民衆團體都有代表參加。最有趣的是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以及定州的回教徒，都有代表到會，而且表示了堅決抗戰的決心。現在，定州出現了回回教徒游擊隊，五台出現了和尚自衛隊，都是他們抗敵決心的事實的表現。代表大會討論了行政軍事財政等重要的事項，並且產生了「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了邊區最高的行政機關。委員九人，委員會的主席是宋劭文。

各縣的縣長有許多還是從前的人，但有許多舊的縣長逃亡了的遺缺，是由民選的新人充任了。

邊區的統一戰綫的成績，非常的好。各黨各派的合作，達到了令人可喜的諧和的程度。這裏原來沒有國民黨的組織，我在那裏時，老國民黨員劉參基先生在第八路軍聶榮臻司令提議與協助之下，正在力謀恢復黨部的組織，山西的行政人員和八路軍各方面合作的密切，是他們常常引以自誇的事。「一切服從統一戰綫」，「一切通過統一戰綫」，「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爲了抗日」，這是第八路軍在邊區的政治口號。這些口號，不祇是表現在牆頭壁上，而且是表現在行動之中了。



有趣味的是：孫中山先生、馬克斯、列寧、斯大林、蔣委員長、林主席、閻主任、毛澤東先生、朱總司令、彭副司令、周恩來先生諸人的照片和畫像，常常排列在一道，在第八路軍的救亡室裏是這樣，在許多機關和學校的辦公室裏也是這樣。而「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標語，到處可以看見。

讀者也許高興知道那邊的社會制度吧？「一切都照原樣」我可以回答。所不同的是，雜稅減少了，貧民的負擔比以前輕。而富裕的人家也是照樣的享受他的財產的權利。商業在某些地方，倒比以前繁榮，這原因我不詳知，不過，政府爲了不使邊區缺乏任何日常必需，因而實行貿易自由的政策這一點，一定是商業繁榮的原因之一。邊區的商人，可以自由的到敵人佔領的區域照常做買賣，這樣，商人不會因爲戰事的延長而感受影響，政府也可以照常收取商業上的捐稅。

政府的財政，是很困難的。除了正當的稅收以外，他們有時也可以得到富人地主自動樂捐的款項，但這是不大十分可靠的。通貨也不充足。代表大會上，他們決議照外間一樣發行救國公債，同時準備創辦一個銀行，發行一種鈔票。但這些事，他們認爲關係很大，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允許時，是不開始的。我回來時，關於創設銀行，發行鈔票公債等等的事，他們正向中央請示中。

但是關係居民生活幸福而又與國家行政關係較小的建設，他們早設施了。我軍大部撤出晉北與河北後，郵政停止了。現在，他們建立了邊區的臨時郵政，印行了新的郵票，通行四十餘縣。但他們知道，這種非常特

殊的組織，祇是抗戰期間和外間失掉了連絡的臨時辦法，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心：我們的抗戰，遲早會勝利，會把日寇完全驅逐，使中華郵政和其他的行政，復歸統一。

教育方面他們根據戰時的緊張環境，實行了實踐的教育。雖然也有學校教育，但主要的是叫青年與兒童，在鬥爭中學習。兒童團和歌詠隊都是兒童的活的學校，許多的兒童過去都是無知無識的村童，現在都成了會唱許多救亡歌的，小的宣傳家，會做許多事的小戰士，壯丁不夠的村落，在村裏放哨的是小孩子，看他們在遊戲的童年，就那末嚴肅的担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你不能不感動。

爲了使平津流亡的學生，以及邊區的青年有學習軍事政治功課的機會，那裏辦了一個軍政學校，這是一個優秀的軍校，在困難的環境中，學生精神的好，超過了外間的學校。

在困難的境況中，他們有很好的文化生活。各縣各鎮都有優秀的壁報。比較大型的報紙，就我所知，已經有兩種三日刊，一種名叫「戰友」是徐旅政治部出版。一種名叫「抗敵報」是軍區司令部出版。報上的電訊，是得自無線電機。此外有各縣的通訊，各種生活的描寫，評論與批評，印刷是石印和油印。

這是一個粗具規模的新的行政區。感謝第八路軍和一切民衆武裝的英勇，中華民族的兒女，在這裏依然度過常態的自由獨立的生活。而他們軍民都理解：在日寇四面封鎖的區域中，不容許有絲毫的苟安的心理。要麼是他們發展，他們趕走日寇，要麼是日寇消滅他們。這兩個前途中，第一個是他們自信深有把握達到

的，他們要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重插到海濱，恢復到平津，恢復到山海關外去，把那些地方的太陽旗，偽滿旗和五色旗，通通扔進毛坑裏。

但是他們有很多的困難是真的。得不到外間的接濟，他們缺乏鎗械和彈藥，缺乏炸藥。將士們是不能想像的窮苦，他們在雁門關外那樣寒冷的冰天雪地中，有的還沒有棉衣。他們從來沒有看見菜，吃的是小米和窩窩頭（玉蜀黍粉做的饅饊）。這都是養料很少的食物。因為營養的不够和過度的勞苦，將士們的臉色都很蒼白。他們很缺藥品，負傷的戰士，有時只能够在傷處摸一點碘酒，束着紮帶，躺在醫院裏，讓肌肉的與精神的再生力，去療治他們。

同胞們，我們的在北方的兄弟，是在重重的困難中，但他們的精神都好，雖然苦，他們過的是戰士的生活，不是屈服的奴隸，不做逃死的囚徒。

我到過他們一個傷兵醫院。在一間病室的炕上，有一個是在恒山山脈的大雪山上凍壞了腳的將領，有幾個是在洪子店戰鬥中帶花的戰士，他們都裹着紮帶，臉是十分憔悴的。但他們還在討論政治問題。這就是在重重的困難中繼續前進的我們戰士的姿態。為祖國的解放，他們流了血，而且正在盡着最善的心，他們忘記了自己創傷的痛苦。

## 劫後的東冶頭

東冶頭是山西昔陽縣的一個小市鎮，在河北與山西的邊境上，西距昔陽縣城六十里，西北通平定，東北通井陘。這裏雖然是一個祇有兩三百人家的小鎮，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戰略據點。敵人在去年十一月十八日，佔領過一次，燒了許多民房，殺了十幾個百姓，於是退了。今年一月十五日，敵人再度佔領了東冶頭。

十五日午後，我們正向北行。到那離開東冶頭祇有幾里路的葱窩時，太陽要落了。我們準備在那裏留宿。剛好坐下，就有村長派人來相告，說敵人已經到了近邊。於是第八路軍戰鬥員準備戰鬥。而非戰鬥員在戰鬥開始以前，被他們要求離開火線。

我們走出葱窩才十五分鐘，敵人的先頭部隊就到了葱窩。

從葱窩到天鏡廟一帶，都是山嶺，戰地的老百姓，男的帶着隨身應用物，女的抱着小兒，在寒風裏，向寒風更大的山間逃去。敵人的大砲聲已經大作，接着是機關槍聲。

天有雪意，瀨晚寒風愈寒冷。我徘徊在暮色蒼茫的山溝裏，我的前面是敵人的大砲狂轟，我的後面是逃難村民呼兒喚女的悲聲。而在側面的山頭上，有一行一行疾移的人影，那是赴戰的第八路軍的戰士。山路上，

一個通訊員騎着馬從火線上飛奔過來，我問：

「已經接觸了嗎？」

「還沒有。」

再要問時，他已經馳過我們，到後方送信去了。我希望接觸，因為指揮員答應了我們，戰鬥一開始，我們就可以到火線上去觀戰。

但是東冶頭的敵人第三天就不戰自退了。一路退昔陽，一路退平定。退平定的敵人，玩了一點點花樣，白天撤退，連夜又扯回，埋伏在東冶頭前面的山間，想使第八路軍的追兵中伏。但八路軍是關於打埋伏的，早有提防，又得到了情報，因此，追兵追到東冶頭，沒有再前進，使敵人在積雪盈尺的山腰裏，白白的凍了一夜。第二天就真的撤退了。

一月廿日下午，我們到了東冶頭。市鎮的前面是一條乾涸的小溪，沙灘上可以看出敵兵皮鞋留下的痕印。沙粒間，撒滿了小米。小米是北方山地特產的一種養料貧乏的糧食，敵人不要，却要拿來撒在沙子裏，使老百姓無法度活。敵人殘害我同胞的心思是無微不至的狠毒的。

我們走進市鎮，不見一個人影，有幾百家烟火的市鎮，悽涼像墳墓。許多房子雖然沒有經過火燒和砲轟，但是門窗和一切木器都被敵人用做柴薪燒掉了，睡覺的炕都被搗毀，燒飯的鍋爐上，撒了許多大便。我聽說

日本人最愛清潔，爲什麼到中國來的敵人，竟是這樣的污穢？

我們走到另外一個房子裏去看，那裏有一倉小米，被敵人燒掉，細粒的小米，變成了整塊的焦炭。另有一

所新造的屋門被燒掉了，主人用樹枝和石頭堵塞了門口，牆磚和屋瓦被毀了一部，主人把瓦礫中完好的磚瓦，揀出來，壘在一起。在鄉鎮上，修一所新屋，是很艱難的，每一根木頭，每一塊磚瓦，都是農民的心血，遇到敵人就要毀滅成這樣，老百姓該多麼傷心。

完整的磚瓦既被壘得好好的，自然這裏有人了。果然不久，從斷牆邊角，轉出了一個人來。

「敵人在這裏殺了人嗎？」我問他。

「上次殺了十多個，這一次殺了一個。」

「爲什麼殺他？」我的同路者伊凡斯君問。

「有什麼道理呢？多看了他們一眼，他們會殺你；不懂他們的話，也會殺你。」



沙飛攝

敵軍燒毀之涞源東關



被敵機炸毀之蔚縣城隍廟

沙飛攝影

「你爲什麼不逃呢？」我問。

「沒有來得及。」

後來，我知道這個人的最後一句話是假的。他有心不逃。他和其他少數村民，受了漢奸流言的欺哄，留在家裏，去迎接敵人。在路邊還可以看見老百姓替敵人燒開水的鍋子和石頭架成的野灶。鍋子全被敵人用石頭打破了，敵人不喝他們的水，而且打破了他們的鍋，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這是「順民」的好教訓。

第八路軍在戰區，一方面反對潰亂的逃跑，一方面也希望老百姓能做堅壁清野的工作。但這東冶頭，民衆的組織似乎還脆弱，老百姓有的逃了，有的留在家裏，想得敵人的憐憫。顯出了沒有組織沒有自覺的模樣。

我在鎮上到處搜尋，想找敵人留下的形跡。我祇看見一家人家的圍牆上有「小莖部隊」四個字，另外一板牆上，用白墨寫着下面的字眼：「箱垣君雜囊ハツタ（中村）」此外，再看不見什麼。敵人潰退時，除

非是慘敗，都儘可能的不留一點形跡，供我們研究，這是他們行軍精細的地方。

東冶頭雖然殘破了，却還算好，還沒有別的村莊燒却得懷慘。從昔陽到東冶頭六十里間的村落，沒有一家完好。像崔家莊一樣，簡直燒成了一片焦土，被輪姦致死的女人，裸露的橫屍在路上。有許多女人，褲子被扯得稀爛，可以想見當時掙扎的情形。在長嶺，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也遭受了青年婦女同樣的悲運，憑着她的白髮與皺紋，她以為並不要緊，沒有逃避，她不知道敵人是完全失掉了人性的禽獸。

但是這次在東冶頭，婦女們都逃脫了污辱。她們早就藏在遠遠的山裏去了。我離開東冶頭時，看見一個穿紅棉襖的少婦，騎了一匹騾子正回來。她的眼睛很紅潤，也許已經知道家屋被毀，糧食被燒了，想到悲苦的將來，她流了眼淚罷。



# 娘子關前

## 一 山路上

從昔陽東冶頭北上，在太行山脈的荒山巨嶺間行走，傾斜狹隘的山路上，盡是石頭，不但人難走，驢馬也常常滑跌，這是天下第一流壞路，但是善於山戰的第八路軍，就是在這種路上，一夜也能走一百多里。

沿途村落，有許多到過敵人，凡是敵人到過的村落，豬牛和雞都沒有了。山西的荒野山間，常常有牧羊人，拿着鐵鏈，守望一羣綿羊和山羊。山西羊肉不好吃，敵人不愛，但要是豬牛和雞找不到時，他們就要羊，而那慣見的羊羣也消逝了。沒有牛和羊羣的北方原野，是分外的寂寞荒涼。

昔陽和順一帶，全是貧瘠不堪的山地。這是山西最窮的地方。礦產沒有大量的開採，農產物祇有小米，居民生活的大半，倚靠畜產。而現在畜產被敵人劫盡了。敵人是不吃小米的，但他們一定要把牠燒掉，或是撒在沙子裏。這用意是顯然的：他們要使老百姓一個個餓死。這地方煤多，百姓家家有煤，但是敵人住過的房子，煤沒有動用，門窗和一切可以用做柴燒的木器，都燒掉了。我在營莊住了一夜，我住的房子裏，祇有一個沒有門和抽屜的衣櫥，桌椅全被敵人燒掉，要寫字，祇好匍匐的伏在炕上。炕是磚造的，不能燒毀，但敵軍也要用種種

方法把牠們搗毀。營莊有二三十家人家，却找不出五個好炕。

我們來時，老百姓以爲我們是敵人，都逃到山裏去了，逃在近邊的，知道是我們，又回來了。逃得遠的，深夜還沒有回來。在晉北山地，向晚的寒風是透人心骨的寒冷，真不知道他們在山裏是怎樣過夜的。

半夜我冷醒，聽見屋外風吹得呼呼作響，在風中，遠遠的有嬰兒哭泣。

## 二 我初次踏着河北的土地

從營莊出發，又翻了許多山嶺。這一帶村落稀少，敵人又常來，人民多逃亡，荒涼而又淒冷。在固蘭，我們做飯吃，餵了牲口，戰士們把槍都上了子彈，特務員把短槍佩在大衣外。這是接近敵人的區域，都準備戰鬥。

下午三點鐘，在一高山上，用守堯的望遠鏡北望，遠遠的看見正太路上，有一個火車頭，掛着一個車箱，疾馳西去，白烟瀰展在空間，久久不散。敵人在正太路上，原有兩個火車頭。不久以前被游擊隊擊毀了一個，現在祇剩下一個了。

正太路的路軌窄，敵人不能把平漢路的车頭移到這裏。正太路的鐵橋又常被破壞，雖然通了車，情形是這樣的可憐。

可是，同蒲路通車更困難，從大同到原平一段鐵路，完全破壞了，枕木通通被移去。汽車路又常被切斷，目

前敵人的運輸線，還是以正太路爲主，而正太路的情形，又不過如此。

下午四時，我們到了河北井陘縣的蔣家村。這是我第一次踏着河北的土地。河北是我喜歡的一省，蘆溝橋事變以前，我原想到河北去，沒有成行。以後戰爭爆發，敵人把河北所有大城市通通佔領，我以為沒有看見自由的河北的機會了。現在，在我的眼前，正是自由的河北，美好的河北的山河，大部份還是在我們的手裏。

這裏和山西接界，可是地質和村莊建築的樣式，顯然有些不同了。河北的扁柏樹比山西的清秀一些。河北村莊的房屋，多不用瓦蓋，而是用石炭拌桐油做成中國式的水門汀築的。

村裏人家的門都關了。我們叫開了一家的門要水喝。應門的是一個老太婆，她給了我們水喝，微笑着招呼我們：「進來坐坐吧，裏面暖一點。」老年中國人的熱情，不大有喧囂的表示，總是含在微笑的眼睛，和簡單而又溫暖的言語裏。從這個老太婆的眼睛和招呼中，我們可以覺察她對於祖國的兵馬，有無窮的熱烈的情意。誰諺河北的人心完了呢？井陘縣城已經被佔快半年，但這村婦的心，還是華族的。

這裏沒有「動員委員會」，民衆還沒有組織，人民個個的熱情，還沒有導入集體的行動的洪流，這是憾事。但是我相信，不久以後，自然會有勇敢的青年，到這鄰近敵人的區域來，發動民衆組織的。

### 三 通過敵人的封鎖區

過了蔣家村，已經進了敵人的封鎖區域。這裏有漢奸維持會，離開敵人駐了兵的舊關又祇有八里，我們的非戰鬥員很多，牲口也多。我們的目的祇在通過。爲了儘可能的避免敵人的砲火，我們計劃了在天黑以後，在半夜的月亮出山以前，橫過井平公路，通過桃水，同時橫過正太路。

麻煩有兩處：井平公路到正太路之間，有十五里路遠，而且是敵人大砲坦克便於活動的平地，如果我們過公路的時候被發覺，敵人可能從舊關和娘子關兩處出兵，截斷我們的歸路和去路，在公路與鐵路之間，夾攻我們。這是第一個可慮的麻煩。第二個麻煩是通過那七十米寬的桃水，雖然有橋，却是容易守，不容易過的。

但是我們的人都不懼怕。戰士們是常常通過鐵路的，非常的鎮靜，把艱險看成了家常。同行的美國人也是一個老兵。他在軍隊裏已經二十五年了，參加過歐戰，在這次上海三個月的戰爭中，他常到前綫去觀察。還有一個十四歲的四川「小鬼」，他參加紅軍已經六年了，經過了草地雪山的長征艱苦，他當然不怕。他是無線電台工人。爲了不忘記他學得的電碼，那天晚上，和平常一樣，在小聲的念誦：「的的的，達達達，的的的。」他這微小的聲音，在這更深靜夜裏，很遠都可以聽到。他叫做「鮮才文」，他的參加紅軍，是他母親同意的。有一次我問他：「你想家嗎？」「不想。」「你爲什麼參加軍隊？」「第一，爲了救中國，第二，爲了救自己。」第八路軍裏的「小鬼」是可愛的人物。他們大部分是做勤務兵工作。他們一邊做事，一邊學習。今天的勤務，就是

明天的幹部。因爲他們是在軍隊中長大的，能忍耐一切勞苦，也有無數戰鬥的經驗，他們都很活潑而且很伶俐。都清楚的了解中國的現勢和他們的義務。

同行的人們中，還有一個奇異的人，那是張瑞華，聶榮臻的夫人。她是我們這次同過鐵路的唯一女性。關於她，有許多的傳說，有人說她扮做男孩子，在滿洲軍隊裏做冒險的兵士工作。這一點，我沒有問她，不知道是否確實。但是這天晚上，她所表現的耐得任何艱險的精神，顯示了她是一個不大尋常的女性。

許多人中，祇有幾十個延安學生和我，在軍隊裏生活的時間比較短，自然，怕是一點也不怕的，祇要有武裝，就是衝到滿洲去投義勇軍，也不是難事。

而且，我們的戰鬥部隊配備好了，如果遭遇敵人，敵勢小，就消滅牠再走，敵人多，就一面抵抗，一面通過。

已經是夜了，沒有月亮，祇有星星。隊伍裏靜寂無聲，咳嗽的人都沒有。祇有騾馬的蹄子，踏在石頭上，雜亂的響。

#### 四 核桃園

到了核桃園。這是井平公路旁邊的一個大村莊。中央第三軍和孫連仲的部隊，在這裏山上，作過英勇壯烈的抵抗。敵我遺屍近萬具。我們翻過山嶺時，還聞見腐爛的屍體的臭味。山上和山下，都有作戰的工事。山上的是中央部隊的舊工事。山下的石頭堡壘，是敵人爲了防範我游擊隊的襲擊，新近建立的。

現在，我們是在這新的工事旁邊走過。沒有敵人。到了夜間，不敢出營門一步，更不敢在山邊放哨了。

核桃園有三百多人家。中央軍撤退以後，敵人進據，第一天就屠殺了三百多人。年輕的婦女，被污損後，用汽車運到別處去做了隨營娼妓。有少數，是被姦死在地上。

但是這裏的敵人也死得不少，一直到現在，他們在白天和夜晚都有死的危險。游擊隊不時來襲擊，在敵人後方，敵人的傷亡人數比前方少不了多少。

核桃園的漢奸還沒有死，敵人又從別處派遣了一批漢奸來，在這裏組織了維持會和村民自警團。我們經過山溝時，山上有放哨的自警團員問我們是誰的隊伍，我們沒有回答，他也沒有辦法，他是沒有武器的。過核桃園時，狗吠得很兇。敵人是一定知道了。

「狗是漢奸！有人這樣說，大家笑了。」

## 五 「再會，同志。」

從核桃園到桃水橋這一段路，是在緊張之中過去的。都等待着什麼事情的發生，但是終於無事的到了橋頭。橋下的流水聲音很壯大。微明的星光下，隱約可以看見正太路周圍平原的輪廓。我正在望着這星光下的美麗的山河出神，一個人從我背後轉出，握着我的手：「不送你們了，再會，同志！」於是走了，他的臉貌我沒有看清，但我知道他是送我們過鐵路的人，伴着我們通過了險境，快到鐵路北面的時候，他們要回去了。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夜晚，人的感情，容易被激動。我的這位那時不相識而且恐怕永遠不會相識的朋友的熱烈的握手和簡單的告別話，使我很久很久不能平靜我的心思。

## 六 我們一天一夜翻了八個山

過了桃水橋，就是正太路，離開娘子關祇有兩里半路。我們平靜無事的橫過了。祇有張瑞華失掉了她的騾子。她在抗大得到的毛澤東的講義和她的行李，都被騾子馱着送給了娘子關的敵人，這是一個大損失。最可惜的是我所珍愛的毛主席的辯證法講義。」她說。

過了鐵路又是一個大山，有二十里高，路壞透了頂。爬到山頂時，都累死了，紛紛倒在地上。已經是半夜，月亮出來了，山上的寒風奇冷。我們的戰鬥員却催我們快走。我是再也走不動。口渴如燒。感謝伊凡斯君，他給了我一杯水喝。這水是兩個月前，他離開上海時，注入瓶裏的，瓶蓋結了冰，他費了很久工夫，才把瓶塞用小刀揭

開。

戰鬥員催我們走，因為他們得到情報，敵人一營已經開出追趕我們了。

「走吧，」躺在山上的人都起來了。

走到天亮，我們在一個小村休息，計算路程，一天一夜在這壞的山路上，走一百二十九里，翻了八個山。

「一天一夜我們翻了八個山，」

「太多一點！」

從六千英里之外的加拿大，伊凡斯君帶來了一瓶威士忌。威士忌可以禦寒。吹了一夜冰冷的山風之後，他拿出酒瓶來，倒了兩杯酒，我們舉起了酒杯。

「祝中國勝利。」他說。

## 七 我們捉了四個小漢奸

在最後一個大山上，有幾個房子，房子前都插着布和紙的日本旗。過路時，我們的戰士用槍尖把這些旗子一一刺得稀爛，在夜晚的風裏，日旗的碎片零落的飄飛着。

朝着正太路的山腰上，新建了一個小小的哨舍，玻璃窗子裏透出了一抹燈光，漢奸在這裏替敵人放哨，



我們走到他們的房子裏時，確使他們吃了一驚。這裏離娘子關不遠，投奔了敵人的這漢奸，以為這裏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們的來到是出於他們的意外。在另外一個地方，也有一個哨舍有三四個人在那裏吃酒作樂。漢奸們沒有祖國，也沒有心腸。

吃酒的三四個漢奸逃走了。因為我們沒有用槍看守，第一個也乘機逃掉了。但是我們另外一部份戰士却捉了四個在鐵路上放哨的漢奸。四個人中有一個名叫張金寶，是一個很蠢的人，我問他：

「爲什麼替日本人放哨？」

「我不知道。」

「當漢奸要殺頭的，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他的胸前有兩個符號重疊的佩着，上面的一個是：

王家堰村自警團員之證

張金寶

昭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

右八當村自警團ナハコト子證

王家堰村村長段祥  
維持會委員長劉約

下面一個寫着：

有教育二十五日迄

王家堰村村民

張金寶 二十五歲

王家堰村自警團第一百十六號

「你們村裏有多少自警團員？」

「八個。」

「那末，你的番號爲什麼是第一百十六號？」

「我不知道。」

再問他時，他沉默了。有沉默的哲學家，也有沉默的愚人。但是八路軍會教育他，破除他的愚蠢的沉默，使他多少認識他自己。

張金寶有一根白木棍，兩端用銅皮包着，中間蓋了一個火印，印有「佐藤部隊」四個字。天很冷，張金寶的手籠在衣袖裏，但他還是把他的白木棍緊挾在腋下。

## 八 還我河山

我們過鐵路的時候，河北平山縣境正有大戰，有兩千多敵人從平山縣城和井陘縣城兩路出來，進擊我們的徐旅和游擊隊。我們後面有一營追兵，前面又有敵人，但終沒有事。過了鐵路的第二天上午，我們到了邊區鞏固的地帶。本來在平常，敵人的勢力，不能達到鐵路以外二十里，但是這次是敵人大股進攻邊區的時候，正太路以北五六十里地，成了戰區。在這新戰區，我們軍隊的許多佈告，被敵人撕掉了，用黑墨寫的大標語，被敵人用白粉塗掉了。朱德彭德懷的韻文佈告，也被撕得只剩幾個字。但是敵人的這工作，是無用的。我們的軍隊可以再來張貼，再來製作。而老百姓也會對於這被毀掉又被恢復的標語和佈告，發生更大的興趣。

上午九時，在一個不知其名的小村休息做飯。我倒在一個農家院外的柴堆上睡着了，雖然有冰冷的雪風吹，也睡得很好。

飯後再走了一程，到了一個小游擊隊的司令部。司令部的院子裏正殺了兩隻雞，據說是準備慰勞和入股敵人作了惡戰的游擊隊員的。

在另一村莊的禾場上，有一隊游擊隊正在練習跑步。另外一隊却在習練擲手榴彈。他們把木頭削成假手榴彈，用來反覆的投擲。游擊隊員都沒有制服，他們找到什麼穿什麼。有的是長袍，有的穿了繳獲的日本黃

大衣，更有的穿了自己女人的紅棉襖，外面罩一件破短衫，熱起來把破衫解開，露出了紅色的胸脯，但大多數人穿的是華北農民的破短襖。

就是這襤褸之羣，曾經屢次擊敗了服裝整潔，火力高強的敵人，使敵人畏如獅虎。現在，他們的身價一天一天高起來了。敵人在正太路沿線揚言，每一個游擊隊員投降過去，立即賞一百元。但是中華民族的真正兒女，是無價的，敵人在這方面，永沒有成功的希望。

在村莊一家人家的平屋頂上，有二十幾個穿灰色制服的年青士兵在那裏上課。教員也是一個士兵模樣的人，這一定第八路軍了。

已經近午了，村雞在啼，狗睡在麥田裏，野外的羊羣裏，時常發出羊的和諧的啼聲。一切都這麼平和，使人想不到這是在敵人後方的地域。在敵人的後方，我們忠勇的戰士建立了自己的鞏固的後方。

走進村裏，神經不像夜裏緊張，身體也跟着感到了疲倦。正要找地方睡，突然看見一家人家的牆上有四個巨大的字：

## 還我河山

字態極雄壯。看了這雄壯的字，又想起了我們夜間的經歷，我得承認，我是再也忍不住落淚的許多人中的一個。

## 北 冶 里 夜 談

一月二十四日晚，我們留宿平山北冶里。游擊隊曾支隊也恰在這裏。他們繳獲了許多日本餅乾，游擊隊員吃了好幾天，還剩得有，曾隊長拿了許多我們吃。

晚餐後，洋燭初點，曾支隊長走來談天。在薄明的燭光下，我們一面享受戰士們光榮的勝利品，一面談着洪子店的戰事。外面寒風在吹響，屋裏却是因爲生了火，溫暖像春夜。曾支隊長正像一切任勞耐苦的青年將領一樣，人很清瘦，談話很從容。我已經走了一個月，過正太路又是一夜沒有睡，很疲倦了。但我們還是一直談到了夜深。

「這次在溫湯，打得很激烈。我們的部隊佔領了山頭，敵人在山下，我們的機關槍和手榴彈，很便當的從他們頭上打去，他們的死屍填滿了一山溝。但是很快他們的援兵就到了。我們部隊打得太疲勞，就祇好撤退，這樣，敵人在三天惡戰以後，佔領了洪子店。代價可也不輕，傷亡了四五百，據老百姓說，還死了一個官長。自然，我們也犧牲了許多勇敢的同志。」

他沉默了。雖然還是微笑着，却可以看出，他是隱隱的浸沒在回憶死去的同伴的哀傷裏。

「你只爲我們可以很快把洪子店收復嗎？」爲了轉換話題，也爲了探尋洪子店的命運，我這樣問。

「洪子店的敵人決不能夠持久。」他堅定的說。「那地方的地勢不利於他們，雖然這市鎮是靠近溝沱河，周圍有一片小小的平原，有利於他們的機械化部隊的活動。但四面的山，也離開不遠，敵人怕我們山上的游擊隊晚上襲擊他們。而且，」他愉快的笑着。「老百姓把糧食，草料和牲口都運走了。通平山和井陘的運輸線又這麼長，時刻有被我們切斷的危險。敵人在洪子店是站不住腳的。」

「這次作戰，敵人有漢奸幫助嗎？」

「有的，如果沒有漢奸幫助，敵人在這些山地，根本不能動。這一帶的民衆組織是相當發動了。可是因爲過去過於積弱，民衆的鬥爭經驗還很短少，自然不能完全防止漢奸的活動。如果抗戰再延長，民衆組織的鬥爭經驗更豐富，漢奸完全不能活動，敵人的困難就會更大。」

「就是現在，敵人的困難已經够多了。他們的兵力不够分配，在井陘平山的城裏，他們都在加緊組織漢奸的游擊隊，訓練打游擊的別動隊，可是都不成，他們找不到够多的人，白面流氓又沒有用。」

說到這裏，他問我吸不吸煙。他指着桌子上的「大豐包」煙捲。我是不吸煙的，我謝謝他。

「關於煙捲，」他說。「我們這裏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在這近邊，我們的游擊隊員被香煙毒死了四個。」

「是嗎」這事情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敵人在烟捲裏放了烈性的毒藥。有一個游擊隊員，把一枝烟吸到一半，就死了。我們在敵人最卑劣的手段之下，犧牲了四個同志。現在，我們已經下令禁止吸洋烟，主張吸土產的烟葉。」

「什麼牌子的烟捲有毒？」我問。

「被我們親自發見的，有頂球牌（Atlas）和風車牌（Wind Mill）兩種。」他叫人去拿了一盒頂球



牌香烟來。「但據調查，凡是華北英美烟公司的出品，差不多都有危險。敵人買了英美烟公司的牌子，在石家莊製造有毒的香烟。敵人這樣的做法，有兩種用心。可以毒死我們的人，同時也可以敗壞華北英美烟公司的信譽，使他們的烟捲沒有銷路，使

日本製造的烟捲獨佔華北的市場。敵人這個目的是達到了的。現在華北的人民不大敢買英美烟公司的出品。日寇不祇是我們的敵人，同時也是英美實業家的敵人。這是顯然的事實。」

這時候，美國朋友伊凡斯君已經睡了，這話應該講給他聽一聽，請他告訴美國人民和政府：日本法西強盜不祇是中國的敵人，而是全世界人類的公敵。但是他已經睡着了，他和特務員們的輕微的鼾聲，從炕上發出。這個炕是一個精緻的但很古老的炕。我就坐這炕上和隊長談天。

「但是，」他眼望着「大豐包」香烟，微笑着。「這個牌子的香烟，還沒有發見有毒，這是山西閻主任的烟草公司的出品，但將來也靠不住，日本軍閥的毒計，是無微不至的。」

「最近我們還發見從敵人佔領的城市的白糖和紅糖，都有毒藥……」

這時候，有一個通訊員來告訴支隊長，說洪子店的敵人退了。

我佩服曾支隊長事前分析洪子店敵人的正確。

「洪子店是今天被敵人正式佔領的，今晚就退，不是假退嗎？」却又想起了東冶頭敵人假退的故事，扭心的問他。

「我想不會是假退。」他說。「不過。」他轉向通訊員。「還是要小心點。叫他們仔細在洪子店附近山間村落，搜索一下，然後再進去。」

「××小隊已經前進了，這時候，說不定已經進了洪子店。」

「什麼？」支隊長生氣了，「他們為什麼這樣的不謹慎？趕快去叫他們扯回！一定要搜索以後再進知道！」



嗎？」

通訊員去了。

「我們的戰士，有時太勇敢了。」隊長說。「他們總是這樣：在一個戰鬥的任務達到之後，還不想退，追擊又常常不肯搜索。」

攻擊精神的過於旺盛，是西線我軍戰士的一個特點。賀龍先生曾經說，他的部下常在應該退後的時候，不肯退後，以致於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犧牲。「現在，」賀說。「我們以軍法從事，戰鬥員不肯退後的話，我們準備給以嚴格的軍法制裁。」

一般的軍隊，都有督戰隊。在士兵背後舉起鎗或手鎗，監督不戰或逃潰的士兵作戰。現在，在這裏，有了恰相反的事實，軍隊不但不要督戰隊，而且還得用軍法來制止戰士們的太多的勇敢，這是我民族精神可愛的氾濫。

「敵人的攻擊精神比我低落多了。」會繼續的說。「一看到我們的戰士舉起手榴彈，他們就逃。不錯，敵人也有優點，他們的兵器，特別是特種兵器好。他們的三八式步槍的射程比我們的步槍遠，鎗彈的速度也比我們的鎗彈大。敵人實彈演習的次數多，因此，射擊比較的準確，又相當的善於利用地形和地物。可是，因為（一）攻擊精神差，（二）移動不靈活，（三）不慣白刃戰，（四）不愛夜戰，（五）不善山地戰，再加上（六

）給養的繁重，（七）將領的戰術的呆板。因為這些緣因，他們常常敗在我們手裏。最近，他們真把第八路軍和游擊隊痛恨入骨了。」

「這裏除了第八路軍還有其他正規軍的部隊嗎？」

「現在祇有新編第二師。從前，這裏還有孫××的部隊。現在，到正太路南去了。」

孫的部隊在這裏，而且退到了正太路南邊的事，我是知道的。「聽說，」我問，「孫的部隊在這裏和民衆的關係弄得不大好，是真的嗎？」

「是不大好，脫離了羣衆，這是打游擊最忌諱的事。」

夜色已深，洋燭快盡，曾支隊長告辭走了。

我重新點了一枝洋燭，寫了幾頁日記。外面的夜哨兵常在高聲喝問過身的鄉民，狗有時突然狂吠一陣，於是沉寂，我可以清楚的聽見馬嘶，騾馬和驢子嚼着草料的聲音。我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正要動身到洪子店去，在院子裏遇見了房屋的主人，他是一個六十多歲白頭髮的老人。看到伊凡斯君後，他告訴我，庚子年間，這裏也住過洋人，他帶我們重新走進我們住宿的屋裏的方桌邊，把三十八年前，一個洋兵用小刀在桌上刻鏤的簽名，指給我們看。經過了三十八年的磨洗，這西文名字還可以依稀的辨出，這人名首字我記得是一個C字。

我們昨夜竟睡在八國聯軍時代的外國營房裏，多麼奇妙的際遇。三十八年間，中國和世界都有了多少變動。八國聯軍之役，原是日本和德國所掀動的對於中國北方農民反帝運動的高壓。在那時候，在三十八年前，英美法俄都是幫助日德的中國之敵。可是現在，三十八年後，當日本又在屠殺中國民衆的時候，英美法蘇都成了中國的好友。

而在這個八國聯軍時代的洋兵睡過的古老的炕上，昨夜又睡了一個美國的老兵，一個同情中國反日鬥爭的亞美利加的朋友。

這個白頭髮的老頭子，算是一個有豐富的閱歷的人了。

「你多大年紀了，老伯伯？」

「六十一歲了，」

「六十一歲不老！」

「不老，不老！」老頭子連連的說，充滿了溫暖的微笑的臉，真正是顯得一點都不老一樣。

## 洪子店的劫火餘烟

我到洪子店時，敵人剛退走。他們放火燒了的房子，還在冒烟。

洪子店是河北平山的一個大市鎮，在滹沱河畔，東有公路通平山，東南通井陘，西通山西的孟縣。敵人佔領了平山和孟縣以後，派遣了漢奸偵探在洪子店和洪子店附近，偵察了一個多月。一月二十二日，敵從平山和井陘兩路來攻。會游擊支隊牽制平山路，徐旅痛擊井陘路。在溫湯以上的山峽間，一度擊敗敵人，敵死傷三四百，以後敵人增援部隊趕到了，又在溫湯一戰，終以敵人砲火過烈，並有飛機助戰，徐旅和游擊隊均退洪子店四周。敵於二月二十四日晚佔領了垂涎月餘的洪子店，但於當晚即退出，重返平山和井陘。

我爲什麼要不辭煩瑣的寫這次戰事的經過呢？因爲我覺得這次戰役是游擊戰，陣地戰和民衆堅壁清野工作三者互相配合的好例。徐旅的所以能够以少數兵力和大股敵人作戰三天，屢敗敵人，是因爲會游擊支隊分散了敵人的力量。而在徐旅作戰的時候，民衆已經從容不迫的把洪子店兩千石糧食和所有的草料通通運走，使敵人來時，找不到一粒小米，尋不到一根乾草。敵人在佔領洪子店的當晚就退的緣因，一方面受了民軍包圍的威脅，另一方面也是民衆堅壁清野工作做得很好的緣故。

我們到了洪子店，有一千多家店舖的這街市，現在還是很蕭條。商店有的燒了，有的還是關着門。人民還沒有回來，但我們的軍隊已經經過這裏，重新開到平山縣城附近去。

當我們坐在一家人家休息時，公務人員已經在繼續的回來，而且在冒煙的廢墟之旁，開始工作了。

第八路軍在這些地方，有一個主要的口號，「反對逃跑，慌張和潰亂！」這個口號，在洪子店是得到了良好效果的。民衆都是有計劃的撤退，並不驚慌，更不潰亂。鎮上的女人們都避到了遠遠的山間，不再是馴良的羊子，坐待敵人的污辱。男人們都獻出他們的心力，爲了民族，也爲了他們自己，不再是屈服的奴隸。

現在，鎮上的男女漸次回家了。他們的臉上沒有一點不樂的表情。他們相信第八路軍和游擊隊的話：敵人來，携着糧食避開去。他們也信賴第八路軍和游擊隊的能力，敵人可以很快的被趕跑。事實證明他們沒有說大話，敵人進窺洪子店，計劃了一個月，死傷了四百人，結果在這裏祇有幾個鐘頭的佔領，而且除了燒殺以外，搶掠和姦淫的獸性，都沒有機會發洩。

現在，在我們面前的，是區公所的一個辦事人。他一面在處理善後，一面叫人買冰糖來款待我們。

冰糖買來了，是細碎的冰糖。

「對不起，」他說，「沒有好招待。」

其實，請吃冰糖已經是很好的招待。過了正太路，這還是第一次吃到糖菓。而且對於我，就是沒有冰糖，看

見了他們的聰明幹練的工作，已經感到愉快，覺得是很好的招待了。

在正太路以北，我們恃以戰勝敵人的，不是武器的火力，而是人的才力。中華民族的俊秀兒女有無窮的智慧和無限的才能，因此他們能够創造一種活潑無比，變化莫窮的戰術，使強大的敵人，無可奈何。說到這裏，我想起了劉伯承先生告訴我的一個農民游擊隊的故事：河北某縣的農民，被敵人壓迫和蹂躪得再不能忍受，自動的拿出家裏的槍來，組織了一個游擊隊。爲了擴充武裝，他們要想法子，繳敵人的械。農民們知道敵人荒淫。於是派兩個農民，穿起河北婦女的紅褲子，綠棉襖，向敵人的放哨的地方走去。敵人看到，來趕他們，他們學着河北小腳女人的跑法，一扭一扭的跑進一座樹林裏，敵人也跟着趕進樹林，於是在那裏，他們中了農民的埋伏，用他們的鎗與頭腦，抵償了他們的荒淫的罪。

公務人員的公事告一結束之後，領我們去看火燒場。一家書店被燒了，書籍的紙灰到處飄揚着。農民會的房子被燒了，還有餘煙的廢墟瓦礫中，活埋了兩個人和一條狗。一個老太婆的家屋被燒了。老太婆沒有逃避，坐在着了火的房子旁邊哭泣，被敵人一槍打死了。這次敵人在鎮上連這老太婆祇殺了六個人，其餘的人都走避了，祇有這六個人，受了漢奸的愚弄，敵人來時，他們跪在路邊迎接，結果還是一樣被殺死。敵人的殺人，是沒有一定的。你跪着迎他們，有時可以免死，但有時也不能免。他們的子彈多，爲了實彈演習，我們的恭順的同胞，有時也免不了做他們的槍靶。

鎮上的幾個壯丁，已經在鎮外的田野掩埋尸體。人民正在陸續的回來。鎮上又開始聽到嬰兒的哭聲和雞狗的喧囂了。一切都在迅速的恢復常態。人民又要開始常態的生活了。女人們忙着打掃屋宇，男人們忙着收拾街衢，牆壁上的我軍標語被敵人塗掉了許多，這些都要重新寫製，做宣傳工作的人也忙了。有人說，再一會，平山的縣長要來。平山縣城雖然被佔去，平山還是有縣長。這些接近敵人的區域的縣長，都是積極的年輕人，他們不怕艱險，他們是真正的羣衆領袖。我願意看看平山的縣長，但是我們要急着涉濔沱。再會罷，洪子店和洪子店的同胞們。

我離開洪子店時，那裏許多被敵人燒了的房子，還在冒烟。但是工作人員已經開始工作了。

## 溥沱河畔

洪子店的背後，就是溥沱河。我們看了洪子店的火燒場以後，要渡溥沱河，到南文都村去。

走到洪子店後面小山上，可以望見這冰凍的河流，河的上面，浮漾一層輕霧，在遠處，你會以為這是太陽發的水霧，到了河邊時，你才知道這是河風揚起的塵沙。

到春天，這河的沿岸一定很美麗。春水漲了，梨花開了，稻田裏的新秧綠遍了原野。這些春景會破除冬天的北方的黃土色的單調。

但是現在，這裏實在有點難於忍受的乏味，田野沒有草，山上沒有樹，河裏沒有船，風吹得眼裏和口裏都有灰沙，天冷得要命。如果這裏沒有火花一樣的民族解放鬪爭，如果這裏沒有許多可敬可愛的人物，那這冬天的北方，是太寂寞，太荒涼了。

溥沱河的流水，不管一切寂寞與荒涼，正急喘的流着。寂寞荒涼的冬天，想用堅冰來束縛這活躍的河。但是沒有成功，河水飄着碎塊的浮冰，依然不停不息的流逝。



滹沱河是山西與河北的一條大河流，發源五台，流入渤海。下游一變而為子牙河，再變而為海河，大家還記得兩年以前天津海河浮屍的案件吧，飄浮着這些被日寇暗殺的同胞屍體的流水，是和今天打濕了我的脚的流水，出於同一個源頭。

「打濕了你的腳？」

是的。滹沱河的流水今天打濕了我的腳。從洪子店通到對岸一個小村，原是有橋的。敵人佔領了洪子店的時候，橋被我軍燒毀了。河水祇有半人深，我們準備涉水過去。戰士們都脫下褲子和鞋襪，高舉在手裏，一個個過去了。我也覺得脫了衣褲涉水很有味，但我們有馬，馬也得過去，於是我們騎着馬渡河。走到中流，水流很急，水裏又有冰塊，馬隨冰塊向下游飄去，我竭力的把馬頭拉向上流。我的兩隻腳全浸在水裏，上岸時，鞋襪結了冰，膝蓋以下，完全沒有體溫了。

滹沱河對於我有這種親切的關係，我極力想法知道了關於牠更多的事。我知道，滹沱河流域出大米，比洞庭湖邊的大米還好吃。但是農民很窮，種大米却不能吃大米，他們把大米運到石家莊一帶去賣，自己吃的是小米和窩窩頭。滹沱河沿岸也產花生。初到這裏的時候，看見這裏的田野，有那麼多新墳，很吃了一驚：以為這是陣亡將士的墳墓。後來才知道是河北特有的大花生塚。這裏所產的花生，製成花生油，平常運到山西各大城市去變賣，現在，日寇佔領了交通線，花生油也很難賣了。

這裏也有廣大的森林。栗子一定出不少。可是在這樣的冬天，蜜柑都是赤裸的，沒有葉子，沒有生氣。馬在森林裏走時，你還得小心，不然，你會不意的被蜜樹的橫枝絆下馬來。吃不到栗子，倒要被蜜樹的橫枝欺侮。實在不是我的所願意，因此，每經過森林，我總是跳下馬來走路。

這裏的栗子，平常也是運到天津一帶去賣的，現在也不能談了。

離開滹沱河稍許遠一點的山地，以及騰脂河和沙河流域，還有許多特產：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梨子、柿子、烟葉和羊毛。在平常，農民運了這些東西到大城市去賣，賣得的錢，再買糧食和日常應用的物品回來。現在，貿易停頓了，而這邊的人民決不能專吃花生油，或是專吃杏仁過日子，也不能專用羊毛。他們需要食物、煤油、棉花和食鹽。同時，在某些地方糧食有多，棉花和食鹽有多，而且有的地方有煤油可採，因此，整個邊區，有了幾個重要的問題：調濟民食，維持貿易，發展實業。關於這些問題，邊區的當局，都有好的政策和計劃。在談到民食問題以前，首先我們要說一個華北棉花的故事。

注意經濟問題的朋友，一定還記得三年以前日寇在華北所進行的中日棉業合作。這所謂「合作」簡單的說，就是要把華北十足的化爲供給日寇棉花原料的市場。日寇的軍火工業和紡織工業都需要棉花，日寇自己沒有，滿洲的供又還不夠。而山東、山西，特別爲河北又是理想的產棉區。這三省的地質，氣候和雨量都適宜於棉花的栽種，在這三省，每畝棉田的產量，多於其他各省的棉田，品質又極優良。寒酸的日子，怎不垂涎

呢？

爲了促進中日棉業合作的實現，冀東僞組織，冀察政委會，山東建設廳，都盡了不少的力。他們贊助了日寇在華北對於棉花栽種的投資。在他們的協助之下，日寇在山東成立了「山東棉花改良會」。在河北，「興中公司」極端的活躍。在膠東，成立了「農事試驗場」。在天津，日寇駐屯軍的經濟顧問部，操縱了冀察政委會的經濟委員會。這許多團體的在棉花種植上，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儘可能的擴大華北的棉田。有些地方，日寇竟做到了租借農田，收買農田，用來親自種棉的地步。

在山西，情況也不好。雖然沒有日寇公開的棉業團體，農民也會被迫種棉。中國紗業的需要，顯然沒有這一種強迫種棉的必要，山西的棉花是爲誰栽種的？這問題是不答自明的。但山西的棉田畢竟比冀魯少得多了。

山東的建設廳同冀察政委會的經濟委員會，在強迫種棉的事業上，賺了不少錢。這種錢是日寇高興他們去賺的，因爲日寇知道，這不過是他們自己在這同一事業上所賺的錢的一個微小的千分數。而農民苦了，大多數糧田化爲了棉田。

「因爲過去中日棉業協定的條件，」聶榮臻先生告我。「河北許多農田都種了棉花。現在棉花沒有銷路，而農民的糧食不夠。」

怎麼辦呢？

「現在，」聶繼續的說。「我們成立了貿易局，鼓勵人民把河北的棉花運到山西去賣，把山西的糧食運到河北來。爲了根本解決將來的糧食問題，我們獎勵農民把那些種植棉花的田地，都改種穀物。

「整個邊區的糧食稍微缺一點，但祇要調濟得法，可以勉強渡過這冬季，到了下季收穫的時候，我們的糧食就豐足了。」

一月的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對於經濟建設，通過了一個周密的計畫和正確的政策。在增進農業生產一條之下，有下列的條文：

### 1. 擴大與改進農業生產

#### a. 擴張耕地的面積：

##### (1) 開墾荒地：

(一) 鼓勵農民搶荒，不論官荒私荒，經地方政府核定，准許農民自由開墾，地主不得要求收回或禁止，墾荒農民在戰爭期間不納地租。

(二) 實行集體墾荒，由各地農會及各羣衆團體組織農民及難民失業者，成立墾荒團，認領荒地，採突擊方式，集體耕墾。

## (2) 防止新荒：

(一) 經砲火蹂躪的戰區，農家耕畜農具種子散失，生產陷於停頓者，應無代價分給各種必要生產物資，迅速恢復其生產。

(二) 農民因參加抗戰，脫離生產，或因戰爭而傷亡者，其田地由農會組織其他農民及農婦代耕，或由無地或少地及難民失業者承耕。

(三) 在可能條件下，實行軍屯政策。

(四) 所有逃遁之地主，其土地得由地方政府核准分發無地及少地之貧苦農民承領耕作，不納地租，但該土地所有權仍屬原地主。

此外，他們還決議了取消苛捐雜稅，改良農業技術，辦理水利工程，建立農業金融機關和農民倉庫。他們的計畫很綿密，同時他們在用巨大的精力實施這計畫。

因為談到糧食問題，聯帶談到了邊區整個農業計畫。我們可以看出，如果這個農業計畫實施了，邊區的糧食問題，會很完滿的得到解決，而且也會使農業得到自由獨立的發展，不再是「工業日本」的「農業中國」。而是保證戰時國民總動員的自由中國。

邊區當局，為使境內的各種特產，能够照常銷售於內外，在境內保障治安，整頓交通，使商旅暢通，而且「

建立邊區關稅，本保護貿易便利戰時經濟建設之原則，普遍設立邊境臨時關卡，對必需品輸入，特產輸出，一律免稅，對必需品輸出，非必需品輸入，課以重稅。」

這樣一來，邊區商人可以維持營業，以通各地的有無，邊區政府又可以照常收稅，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使人民生活和政府行政，不但照常，而且可以改善，使抗戰可以持久。

工業方面，邊區也有重要措施。五台一帶，有幾千泥水匠，以前是在天津太原一帶工作，現在失業在家。大同、陽泉、井陘三大煤礦區許多失業工人，也都散佈於冀西晉北，還有太原兵工廠許多技術工人留滯於五台縣境。邊區爲了安插失業工人，同時爲了建立國防工業，正竭力提倡大規模的手工業，建立新的國防工業。獎勵舊的家庭工業。我們的北方兄弟們，不祇是天天在流血的戰鬥中，在工業上農業上商業上，他們的都有綿密心計，沿着這途徑，在不斷的前進。

你到了邊區，會有這樣的感覺：人人都緊張，都有事情做，從小孩子一直到老人家，從小脚的農婦一直到樸素的女學生，從農民工人一直到兵士，都是那麼匆忙，爲什麼呢？爲了一個簡單的共同目的：爲了打日本。在戰線近邊，有少數的地主是逃亡了，有少數的商店是關了門的，但是大多數的地主和商民是覺悟了。他們願意把田地獻給國家，拿家財來做軍餉，他們認識了國家的重要，「就是有一個很弱的國家，無論如何也比沒有好！就是做過漢奸，以後對一切都很消極的人，也都這樣的嘆息。」

滹沱河的流水，在上游看到了這些情形，看到了邊區的緊張嚴肅和整飭，於是流到天津，流到敵人佔領的區域，再看見那裏的荒淫無恥與荒涼，她會有怎樣的感想？她會想着最後的勝利，不是我們的嗎？

## 徐海東將軍

在河北某縣，會見了徐海東將軍。這時候，他正打退了從平山，井陘出來攻擊他們的兩千多敵人，他應該歡喜。可是他並不在他歡迎賓客的像南方三月的春風一樣的溫和的微笑裏，隱約的有一抹憂愁的痕跡。我們是初見，雖然他是一個顯得那麼易於接近的人，却也不能一開口，就問他的心事。

幾年以前，他的家被毀了，他的家人完全被殺。他是想起了他的家和家人難受嗎？這顯然不是。這是很久以前的事，雖然是悲慘，却已經被時間和民族解放事業沖淡了他的悲傷。他有心思在這種軍書旁午的緊張的時候，突然想起了家，爲牠憂戚嗎？這顯然不是。

他曾經八次負傷，右腿上中了四彈，右臂上中了兩彈，左臂上中了一彈，脫下衣褲時，渾身佈滿了槍彈進口和出口的傷痕，最危險的一次是一粒子彈從左眼下面的臉頰打進，從左耳後面打出，左耳的聽覺神經毀掉了。這一次負傷，子彈向腦子這面稍微偏一點，世界上就沒有他了。

他很幸運，逃脫了八次死的危險。但畢竟因爲負傷過多，流血過多——一個人能流多少血呢？——身體衰弱了。最近，因爲在劇烈的戰鬥中，過度的操心 and 過度的奔走，他已經吐了兩個禮拜的血。是因爲身體虛弱，



他感到憂傷嗎？也顯然不是。第八路軍的將領們對於自己的身體健康，常常是並不多加考慮的，有許多人的腦子，是生來祇想自己的事情的。有許多人的腦子，却正相反，好像專為思考大家的問題而生的一樣。徐是屬於後一種人。徐愛延安，那裏有許多他的老友，那裏的風習他很喜歡，而且在那裏，有他唯一的兩個家屬，他的妻和小孩。這次吐血最利害的時候，他曾去電請假，以他的這種情況，要得到珍愛部屬的柴彭的准假，是容易的。回電立即來了，同意他到延安休養，但這時他的病稍微好了一點，而軍務又那麼繁忙，他脫不得身，留在那裏，抱着病來指揮戰事。顯然，爲了自己的身體健康而憂愁，對於他這樣的人，是不相稱的。

那末，他今天這隱約的憂愁，到底是爲了什麼呢？從上午一直到夜晚，一直到由於我們的談話漸漸的增加了我們之間的信賴的時候，我才知道他爲什麼流露了憂愁。

這次洪子店的戰事，他的部隊給了敵人巨大的傷損，敵人死亡四五百。但他們花的代價也不輕，死傷近兩百，而且死了一個年輕勇敢，和他一道工作有幾年歷史的幹部，悲悼戰死者，悲悼那像一個家屬的成員一樣的同鄉，他無意中流露了憂傷。

用家屬來形容徐的部隊，是最恰當的。他們上下的關心，正和父子兄弟的關心一樣。在偶然講到國內戰爭的時候，他說在第五次戰鬥中，天天有戰爭，他們的鄂豫皖邊區，因爲人數少，所以每一次戰爭，全軍都參加，「槍一響，全家都來了。」他自己也是用「家」這個字眼來敘述他的部隊的。

在這種不祇是有工作的關聯，也有着濃厚的人情味的家屬樣的關心的部隊裏，犧牲了一個同志，特別是一個有力的同志的時候，那是久久不能銷散的一種憂傷，一種悲痛呵。

但雖然是在這種情況中，徐也給了他的賓客最好的招待。我所指的招待，不是他的別緻的晚餐，他的梨和在那裏難得的橘子，而是他的親切的微笑和平朴的談話。

坐在一個正月寒夜的爐火之旁的，就是這位使敵人聞名倒退的名將。傳說中，他是那麼勇猛，他應該有些粗暴，事實却相反，他倒像個溫文儒雅的書生，有渾圓的臉孔和靈活的眼睛，笑起來，左眼下面的槍傷，像是生在上頰的一個酒窩。和一切實行家一樣，他不大多說話，所有關於政治和組織的問話，他都讓政治委員黃克誠回答，黃是一個戴眼鏡的青年人，我們以前在五台見過，這次再見了，就像親人一樣，在這時代，在親友們飄散四方的時候，一個新朋友却能在很短的期間連會兩次面，確是難得的，我們都珍惜着這次再見的機會。但是，讓我們終止這個私情的旁涉罷。徐是那樣的寡言，也許，那一天是特別的吧，他的吐血才停止，講多了話，頭要昏的，黃克誠這樣告訴了我，而這個，也是他代他回答許多問話的原因罷。

關於他自己，徐祇說了「我是湖北孝感的密工。」一切其他的話，都是談的戰士的疾苦。他是這麼一個一刻不忘他的同志們的痛苦的將領，他使人感到：雖然他的家人全受了難，自己負了八次傷，最近又吐了兩個禮拜血，但這一切的不幸似乎都比不上日前他的同志們的痛苦。「在這樣冷的天氣，」他說。北方的正月

的天氣常在冰點以下二十度。「我們的戰士還沒有棉衣，還穿着單衫，我們一個連，祇有兩件棉大衣，是給放夜哨的哨兵交換來穿的。」

我聽說，正太路南面給他們預備了千多件大衣，但是運送的時候，需要過多的牲口，很難過鐵路。他們原可以買到布，自己來做，但是沒有錢。

「我們三個月沒有發餉了，」徐繼續說。「我們的戰士，要吸一點土烟，都沒有零錢，我們總是用「抗日高於一切」的口號來克服一切苦困和艱難。戰士們在這個口號下面，情緒都很高。洪子店的戰事，我們站在有雪的山頭上的同志，手凍得扳不得槍機，但還是站着，沒有退一步。」

徐的部隊是忍受了極大的艱苦的部隊，同時也是極強韌極勇敢的部隊。抗戰以來，他們從雁北，從繁峙，代縣，打到崞縣，原平，再打到盂縣，再打到河北，轉戰幾千里，像游龍一樣。在平型關，在魁關嶺，在洪子店，幾次擊敗了敵人，而他們的戰士却沒有零錢買一點土烟，在雪山之上，被擊敵人的時候，因為衣服太單薄，手竟凍得扳不得槍機。但是他們還是不斷的打擊敵人。「抗日高於一切」

高於一切政治的問題，高於一切個人的痛苦。

在我們來到徐的旅部的途中，正遇見他的一團人，圍往前線去，戰士們胸前佩着一個或兩個手榴彈，背着步槍和軍毯，還背着一個白色的口袋，裝的小米，是他們四天的糧食。「去吧，祖國的孩子們！」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勝利，你們的武裝不完全，口糧不豐富，但以你們的勇力，你們是可以繳到敵人的槍枝、子彈、罐頭和餅乾的。「我們的兵工廠是在東京，」我們的糧站也是在東京。

到夜深，徐去了。我就殘燭的餘光中，在我的日記本子上寫了下面幾句話：

「廿六日晨到××村，徐海東駐此。與徐談甚洽。他是湖北孝感的密工，有工人的坦白、純厚和穩性的格。非常的勇敢。他的部屬都信仰他，而且愛他。是稀有的工人出身的將領。有滿含智慧的大眼睛和以前很結實，現在因為負傷太多而變得虛弱了的身體。他愛騎馬。爲了馳馬，曾跌掉兩口門牙，現在補上了。

中國的歷史，造成了許多奇異的人，徐海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據滄河畔的梨子好吃，水汪汪的，而且清甜。小花生却不行。」

有一件事我沒有記在日記裏，心裏却還沒有忘記。伊凡斯君替徐拍好小照後，我們在陽光充滿的田間散步，河北的西部多荒山，大概還是太行山脈的餘波罷。在冬天，北方的山野，祇有黃色的塵沙和黃色的山地。麥子還沒有長起來，點綴於田野間的唯一青色的東西，是扁柏樹。

「這地方，這一種樹多。」徐說，他忽然注意了自然的景色，而且由於這一個注意，奇妙的聯想到了人的

年紀。田的年紀他知道，他又問了伊凡斯君和我的年紀。

「你幾歲？」我問他。

「三十八歲，老了。」

他的最後的一句話，使我奇異。

「不是事業已經開始了嗎？」我蠢笨的反問了這麼一句，這無異於同意他是「老了。」

實際上，誰都知道，像他這樣的年紀，在中國並不算老，在西洋，更有人生四十才開始（Life begins at forty）的成語。使他感到了老的，顯然是長久的中國的苦難。多少年來，特別是現在，爲了國家民族的解放，他是不絕的埋頭在困苦艱難的爭鬥裏，不知道晝夜，不知道休息，一旦有閒歇，偶然的抬起了頭來，才驚訝着，近於困難的環境之中的生命，是這樣的多了，由於這個引起的超越了實際年齡的一時間的心情的蒼老，也是自然之理罷。

第二天，他要移動了，我們也要到別的地方去，緊緊的一度握手後，我們分路了。在他的部隊中沒，他和田並排的在馬前走着。這時候，他又是一個英武的將軍了，和昨天完全是兩樣。

當我回到南邊時，已經是春了。平漢車過孝感時，我看見車窗之外，在我們的審工的故鄉，梅花已經開放。而他現在所在的北方，還是雪吧？憑着這薄暮裏雪白的梅花，祝福還在雪中的北方的戰士，祝福我們的偉大的審工。

## 田 守 堯

田守堯是我這次旅行中的一個同行者。他現在留在邊區。我們同過正太路，同嘗了許多的艱苦。在娘子關前的大山上我病倒時，田比什麼人都更關心我，我至今不能忘記。

田是徐旅的青年將領。去年我的日記裏，關於他，曾有下面的記述：

「我們一位同行者，是參加了平型關戰鬥的指揮員，他領導一個團，參與了這次有名的山地戰。接觸後兩小時，當他在山上指揮攻擊的時候，左腿帶了花，被拾了下來。這是他第六次受傷。在內戰時代，他受了五次傷，這第六次，受了日本槍彈的青盼。他現在傷還沒有全好，便重回前線了。但他的左腿微微有點跛，大腿的筋有一些毛病。他還在吃藥，可是前方太需要人，不容他有從容的休養，帶着藥瓶，也帶着八路軍戰士常有的樂觀的微笑，他正回到晉北去。」

「他叫田守堯，安徽六安人。淳厚，馴良，有溫和而又滿含潛力的姿態。每次離開宿營地點時，他總要拍着老百姓的肩頭，向他們再三的致謝，再三問他們：『第八路軍住在這裏，有什麼差錯沒有？』得到老百姓滿意的回答後，他才騎上他那匹四脚踏雪的黑騾子，跟部隊前進。本來在北方這樣寒冷的冰天，行軍最好多走路，

少犧牲口，免得凍壞腳，田却不能不多犧牲口，他的腿子不便多走路。但他騎不上十里，總要下來走一走，使腳不致於凍掉。看着他在寒風中那麼辛苦奔波的背影，想起他的槍傷還沒有痊愈，人將不能不感動。

田很年青。對於打擊日軍，他常常吐露着很有把握的言論。

「打日本人，比國內戰爭時的戰鬥，容易得多了。」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兩次。

山西有無數無數像田一樣的年青英勇，而又有豐富的戰鬥經驗的戰士，散佈在長城內外，散佈在太行山脈的四周，他們不會被日寇的大砲飛機嚇走，正好像長城與太行山，不會被寒風吹倒一樣。」

以後，我們同行更久，我知道他更多一點。他的家庭似乎不是貧窮的。可是他從小就離開了家裏，在外邊飄蕩。他曾經入過某種會門的團體，時代的浪潮終於把他捲入了紅軍，他就一直鬪爭到現在。他有一個叔叔是國民黨的將領，有一次他們叔姪對壘，他的叔父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用他的理論，同時用親屬的情分和爵位，來說他投降。他回了一封信，罵他的叔父反動，於是叔父憤怒了，特別出了一張告示通緝他。

「現在你這叔父在哪裏？」我問。

「不知道。」

去年九月二十五日，田開到了山西繁峙平型關。

「我們的隊伍剛佈置好。」田追憶這次戰鬥說，「我正想到前面山溝裏去再看一看，轉過一個山角，我打

起鏡子往前一看，使我吃了一驚：敵人就在我的眼前了。那時敵人很驕傲，根本不提防什麼，沒有看見我。我們的部隊讓他們過去一部，從中間一截，把敵人截成幾段。敵人不及提防，又被我們打得首尾不能相顧，優越的地勢又被我們佔領了。兩個鐘頭中，我們老是佔優勢。以後我的左腿帶了花。在下來以前，我叫了兩個營長來，告訴他們應該怎樣打，於是下來了。以後，據說，打得更好，中間的一部份敵人，根本被我們消滅了，敵人的援兵，也被我們預先佈置的伏兵擊敗，勝利終於是我們的了。

「這敵人是日本的精銳部隊第五師團，作戰時相當堅決，但是敵人堅決，我們更堅決，看誰消滅誰？」

「那時候，」田繼續的說：「敵人沒有經驗，我們也沒有和敵人作戰的經驗。敵人從日本開到中國來，沒有遭受過失敗，他們以為中國軍隊根本不能打，不提防，不搜索，向前直進。而我們也有錯誤的估計，我們以為這次戰鬥解決以後，至少可以俘虜一兩千敵兵，但結果敵人被打死幾千，却没有活捉一個。有一個受了傷的敵兵，我們的醫生去替他上藥的時候，還被他檢了路上的一個石頭打傷了。這敵人堅決的原因有種種，但主要是因為言語不通，而敵人在國內又飽受了軍閥的麻醉和欺騙的宣傳。」

田的戰鬥經驗多，分析很冷靜，因此也很正確。我很高興和他談戰術，在山野的寬路上，我常常騎着馬走在他的黑騾子近邊，和他談話。比方，我們在山谷間走，兩邊是山，我們在一邊的山下走的時候，我問他：「要是在這種地方行軍，遇到這邊山上有敵人，怎辦？」那要看敵人和我們自己的情形來決定。」他說：「但首先



是散開我們的部隊，找地方隱藏起來。敵人在山上，我們在下面，地形上他們佔了優勢，我們一方面要派人偵察敵人，一方面要想法和他們搶山頭。」

「平型關戰役，」他說，「敵人也來和我們來搶山頭，却被我們先搶上。我們爬山要比他們快。」

因為戰鬥經驗多，田在危險的時候很鎮靜。過正太路時，我們是很危險的，前面有敵人，後面有追兵，兩股敵人的勢力都比我們大。田雖然急，却不表現。從延安來的許多學生都信賴他，事事來問他，其實他是沒有職務的，他還在赴職的途中。

當他回到他原來的部隊的時候，他好像回到了家裏一樣，他的同志們熱烈歡迎他和他的「小鬼」。蕭仁張，徐海東會見了他，好像會見一個親的兄弟一樣。有多少話他們要講呵。簡直講不完，走路也講，吃飯也講。「聽說你找到了一匹快馬，是真的嗎？」田問徐海東。徐點點頭。他們暫時不談軍事和其他正經事，把時間讓與了私情，散漫的却是愉快的談着一些別後兩邊發生的瑣事。如果你不看見他們的槍和制服，你會以為這是一個和穆的大家庭，在這裏，長官和從屬，是親切關懷的兄弟。在兄弟一樣的談心。

田還沒有結婚，愛人也似乎沒有。戰鬥就是他的私生活。有這樣的人們：拋棄了自己的家，絕棄了一切私的享樂，把青春的精力和情熱通通獻與了戰鬥，一切都是爲了民族的解放。田就是許多這樣的人中的一個。我到南方來了，田却留在那裏。那邊的雪融了沒有，山野的花開了沒有呢？在那邊，他們還是一樣的窮，常

常餓肚皮嗎？田的那匹漂亮的四腳踏雪的黑驢子怎樣了？頑皮的「小鬼」蕭仁張還是一樣的頑皮嗎？我很想知道這些事，却無法知道。雖然他們常常有無線電報發出來，但是電報上絕對不會寫着雪融化了，花開了，或是他們餓了兩天肚皮等等的事。而這些小事，有時在個人的感情上很有位置。我很想知道這些事，却無法知道。這就是我要再到北方去看一看的許多原因中間的一個。

## 自衛隊

「現在，這裏的每個城鎮，每個村莊都有自衛隊。他們是不脫離生產的民衆的武裝。」「動員委員會」的一個委員，曾經對我這樣的解說。

你看見過這種自衛隊嗎？「沒有，在南方恐怕還沒有。」但要是你看見過他們一次，你會永遠的忘記不了他們的姿影。當他們在曠野與山間，拿着有紅毛的纜的長矛，或是巨大的鋼刀放哨的時候，他們是英武莊嚴的衛國的戰士。他要檢查你的護照和通行證，那怕你是將領，你有着比他優越的地位和武裝，而且有緊要的任务，你都得把路條——這是他們稱呼護照和通行證的土話——拿出來給他們檢查，他們要按照你的護照來清查你的行李，馬匹和武器。要是對了，你可以很快就走，要是有一點點不對，那就祇好留在他們的哨舍之前，耐心的等待你是好人的有力證據的發現。

「同志，不是我們高興找麻煩，」他們會向你道歉，「這是公事。」

這些固執的執行公事的自衛隊，是邊區後方治安的堡壘。現在那邊的土匪和散兵絕跡了。在那邊，漢奸很難活動。他們在白天和夜晚，在路上，山裏，佈滿了哨兵。沒有制服，有時也沒有固定的崗位，而且把符號也藏

在衣裏。你在邊區旅行的時候，會常常有着這樣的經歷：你碰到一個老年人，口裏啣着農民的烟管，平靜的走到你身邊。突然他問你，「老鄉，帶了路條嗎？」他就是自衛隊，是負有檢查行旅的使命的。在這種情況下，漢奸真是難混入，他也許可以混過第一個村莊的檢查，但是不一定能够混過第二個。他也許可以混過手裏拿着刀矛的正式哨兵，却很難混過到處散佈的暗哨。

現在，華北的農民，是真的起來了。在這次旅行以前兩個月，我到過晉北。那時候，農民們祇是爲了窮運而憂鬱，他們是垂着頭的命運的奴隸。到晚上，他們也有時爲了過度的勞苦，難堪的窮困而發怒，但這憤怒是祇在他們的老婆身上發洩的。小腳的農婦們，常常做了丈夫們報復命運的可憐的犧牲品，被他們任情的打罵。她們的丈夫們是命運的奴隸，而她們自己却是這種奴隸的奴隸。

我最怕聽山西農民的一句口頭話。當你要他們去到安全的地方探一探消息，或是做一做嚮導的時候。那憂愁的聲音會回答你：「哎呀，你想我能做嗎？」

日寇在華北到處放火、搶劫、姦淫、擄掠，把農民們的小米燒成了傷心的焦炭。把農具上的鐵和所有的傢具用車子據到石家莊，送到太原，再轉到大同，張北和滿洲。如果不幸，他們的老婆姊妹和女兒沒有逃脫，被日寇捉了，她們會在被污損以後，和農具上的鐵和傢具一道，開始到石家莊、太原、大同、張北和滿洲的這可怕的旅行。農民沒有家室了。到夜晚，爲了過度的勞苦和難堪的境遇而發怒的時候，再沒有可憐的妻，馴順的做他

發洩憤怒的對象了，他會想起他的妻的一切好處。

如果有更多的不幸降臨他，如果，譬如，他的田地被敵人劃作了飛機場，或是在鐵路的兩邊，被敵人禁止種植任何穀類，而他的家屋又被敵人燒掉的時候，他祇好流浪了。

在這種境况之下，或是在這種境况的威脅之下的華北農民，很快的聽了「動員委員會」的話，組織了起來。現在，他們不再是命運的奴隸，而是一切的主人。不再用那憂愁的聲音說：「哎呀，你想我能做嗎？」而是說：「同志，不是我們高興找麻煩，這是公事。」當一個人昂起了頭，挺起了胸膛的時候，他是能做一切事情的。河北的農民，如果奉了他們組織的命令，去到最危險的地方探聽敵情，他們回來時，敵人的頭髮有幾根，他們都可以報告你。他們是這麼勇敢，這麼精細的從事於抗敵的活動。

他們沒有現代的武器，沒有來福槍和手榴彈，更沒有任何重兵器，人們也許會懷疑他們作戰的能力。這是不用懷疑的。必要他們作戰的時候，他們會有他們的戰法。在月黑風淒的夜晚，他們拿着大刀，摸進敵人的哨兵線，把哨兵殺死，從容的繳了他們的武器的事，是常有的。同蒲路守小站和守橋樑的敵人，每天下午四點鐘，就要收哨，再遲一點，他們就怕摸哨的來了。正太路的敵人，每到夜晚，不敢出大站的營門一步，聽到山上有什麼風吹草動，常常的全夜放砲。日本軍閥是不吝惜日本民衆血汗所造的大砲子彈的。

但是自衛隊的主要任務，不是和敵人作戰，而是鞏固作戰的後方，幫助作戰的部隊。除了放哨以外，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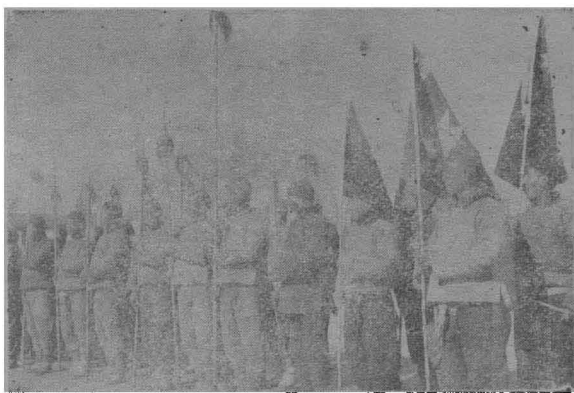
還有運輸、送信，拾傷兵種種的活動。洪子店戰役中，在軍隊抗戰的兩天之內，洪子店的人民運走了兩千石糧食和幾萬斤草料，使敵人來時，找不到一粒小米，尋不到一根乾草，收到了堅壁清野的模範的効果。第八路軍和游擊隊每次戰鬥的勝利品，都能够就在戰鬥的當時，迅速的搬到後方去。這都是自衛隊的功績。

你在邊區鄉野走路的時候，天天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四個自衛隊用門板抬着一個傷兵，小心的慢慢的走，走到一個村莊，就放下來，給「帶花的弟兄」弄些水和別樣的食物。「帶花的弟兄」在自衛隊的眼裏是最聖潔，最光榮的可敬的人物。

你在那邊鄉間走路的時候，也會常常遇到一個或兩個農民，手裏緊緊握着一封插了兩根鷄毛的信，用小跑的脚步，急急的翻山越嶺的趕路，他們這樣的走法，旅行家一眼可以看出，一天走一百六十里，是毫無問題的。這就是送信的自衛隊，信上的鷄毛，是代替「十萬火急」四字的標記。農民大半不識字，用不着你的文墨，你在信上插兩根鷄毛，他們就會不分晝夜，不辭艱險的替你從一個村莊傳到一個村莊，一直送到你的手裏。

細心的讀者，會在這裏找到我的矛盾，既然自衛隊不識字，怎麼可以檢查「路條」呢？他們可以，他們有法子，不一定看字，可以知道你的「路條」的眞假和你的一切。自然他們的這些法子，不必在這裏記述。

華北的農民能做一切工作了，他們不再憂鬱，不再和老婆吵架了。扶着長戈，他們是英武莊嚴的衛國的



(攝飛沙) 隊衛自民農之區邊冀察晉

戰士，但一回到田裏，重新扶起犁耙的時候，他們依舊是樸素的農民。要是你看見過他們一次，你會永遠的忘記不了他們的姿影。

在平山靈壽間的一個村莊上，我看見一個自衛隊的長矛桿上，繫着一面舊紅布的小旗子，上面寫了不十分端正的六個字，這不是一般的標語，而是兩位古人的名字：趙子龍和諸葛亮。從這兩個名字上，我們可以看出目前華北的農民，是在想什麼。爲了國家的解放，爲了自己的自由，他們是在渴想着諸葛亮的智慧和趙子龍的勇敢。

你看見過這樣的自衛隊嗎？

「沒有。我希望不久，在南方，在全中國，都有這樣的自衛隊。」

## 小 哨 兵

壯丁不夠的鄉村，在路上放哨的，都是小孩子。他們拿着刀矛，固執的檢查行人，一定要看到你的「路條」毫無問題的時候，才放你走。

北方的小溪河，冬天盡結了冰。北方的孩子們就在這冰上滑冰遊戲。他們沒有滑冰鞋，穿着布鞋，遠遠的從不滑的地面，跑到光滑的冰上，於是任牠溜去，可以溜幾丈遠。貧苦農家的孩子們就這樣得到遊戲的歡喜，收到健身的裨益。

手執刀矛的小哨兵，沒有拋棄這種娛樂。沒有行人的時候，他們在溪裏滑冰，嘻笑。有了行人來，他們馬上走上來。

「帶了路條嗎，老鄉？」這回是嚴肅，沒有一個孩子笑了。

不使他們感到滿意，是不行的。他們會包圍你，如果你拿不出「路條」，就請你同他們到村裏的自衛隊去。如果你的「路條」是對的，「走吧」，從你的後面立即爆發了歌聲：

「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拿起我刀槍，舉起我鋤頭，我們再也不能等候……」



這歌聲就是剛才檢查你的小哨兵發出的。

邊區的兒童組織，有兒童團，歌詠隊。兒童團是一個做事的團體，同時也是一個教育的機關。兒童在這裏面讀書、識字、遊戲、開會。歌詠隊能唱一切救亡的歌曲。他們唱歌是娛樂他們自己，同時是宣傳。

現在我要介紹一篇兒童團的教師的演講：

「同志們，我到這裏來和大家講幾句話。首先要問你們，遇到漢奸嗎？」

「沒有。」小孩子齊聲說。

「如果以後你們遇到漢奸，一定把他綁起來，送到第八路軍或自衛隊。當漢奸的都不是人，他們幫助鬼子兵。如果鬼子兵來了，那是不得了的。他們要把我們父親殺死，房子燒掉，把我們的母親和姊姊拐去受種種欺侮，把我們小孩子，有的用刀砍死，有的丟到井裏。把我們的小弟弟，小妹妹，不能說話的，都拐去送到滿洲或朝鮮，教他們日本話，教他們做小漢奸，將來再來殺他們，殺他們的父母兄弟和姊妹。同志們，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孩子們齊叫。有的流淚了。

「同志們，不要害怕，日本鬼子，並不是打不死的。咱們的軍隊打死了許多鬼子兵，你們知道嗎？」

「知道。」

「知道就好了。以後不要哭臉，不要打架，大的不要欺侮小的，哥哥要領導妹妹。一齊準備打日本！我的話完了，同志們有什麼意見沒有？沒有，就學個歌兒。我們要好好多的學幾個歌兒。這個時候不學，到了二十歲，人就老了，什麼也學不進去了。如果這時候我們學了很多的歌，將來一邊走路，一邊做事，一邊唱歌，人家會說「這娃兒真不錯，曉得唱很多好聽的歌兒。」現在，大家都準備好了沒有？」

「好了。」

「先把上次學會的，練習一下。」

於是：「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以後，是一句一句的學新歌。新歌也許是「游擊隊」也許是什麼民歌。如果他們有機會參加歌詠隊，或是兒童劇團，他們會變得更聰明，會不祇是曉得唱歌，而且可以跳水手舞，扮演「捉漢奸活報」的歌劇。

河北的平山縣有一個老頭子，送了他四個兒子到第八路軍來，說「我祇有四個兒子，沒有別的什麼貢獻國家。」這老頭子連他幾歲的小兒子也送到軍隊裏去當勤務兵。這意義是很大的。中國的老年人最愛子息，他們爲了自己的老年，爲了祖先的香火，把兒子拘禁在家裏，不讓他們發展，更不讓他們當兵，而這老頭子在國家被敵人蹂躪的時候，懂得了有國家比有兒子還重要，中國的父母們覺悟了，中國的兒女們有福了，他

們是他們父母的兒女，同時是時代的兒女。

平山縣城被 人佔領時，許多貧民帶着老婆和兒子全家參加了軍隊。在正規軍的新兵中，在游擊隊裏，你常常可以看到矮小的兒子和高大的父親一道，參加軍隊的遊戲，捉迷藏時，父親捉兒子，兒子開父親的玩笑。「這世界變了，簡直沒有道理。」你憂世的先生會這樣的憂愁的慨嘆，但是，請不要爲他們憂愁吧，他們很快樂呢。在捉迷藏的時候，他們是真正的感到了「天倫之樂」，父親年輕了，兒子更活潑。

事實證明了把小兒子送進軍營的父親，沒有做錯。小孩子在軍隊裏一邊遊戲，一邊學習。在你遊戲的時候學習。在你做勤務的時候，你學習高貴的事理。陳錫聯現在是幹部，他常常打敗敵人，他和他的同志燒了陽明堡二十架敵軍飛機，威名傳於全國。他小孩子的時候是徐海東的勤務兵，學到了徐的勇敢和聰明，現在，打起仗來，很有把握。蕭仁張現在是田守堯的勤務，佩着望遠鏡，和出一道參加了平型關的戰鬥。他已經學到了很多的知識。懂得民族統一戰綫。懂得我們現在爲什麼作戰，應該怎樣作戰。當他在高山上，看見太行山脈像狂波湧涵的時候，他喜得跳了，「八路軍就愛這種山。我們要用這種山來打敗鬼子兵。」

救亡室是「小鬼」們的天下。他們在這打乒乓球，下棋，作其他種種遊戲。他們也在這裏看圖書，看書報。這裏有許多壁報和壁畫，孩子們的知識，一部分是從會上的報告和討論中得來，一部分是從壁報和壁畫上得來。那裏不是一張卡通嗎？上面有一個戴日章鐵帽的兵，被一個巨大的手拿着一柄斧頭打倒了，鮮血流

出來。斧頭上寫着「統一戰綫」四個大字。在另外一板牆上，貼着一個巨大的畫幅，從左到右，並列的畫着飛機，火車，汽車，自行車，奔馬，兔子和烏龜。這不是交通工具的陳列畫和動物競走的比賽畫，這是內務比賽畫。每一個東西上面，寫着比賽單位的名字。誰願意做烏龜呢？不願意的，就得努力，從地上的烏龜爬到天上的飛機去。

現在讓我們從救亡室重新回到曠野罷。在曠野，你會看到一羣小孩子，用土塊和石頭，在大路旁邊造小房子，他們嬉笑的在做着，像是在遊戲。他們是在遊戲嗎？不是，他們是建築小小的哨舍，在夜晚，天氣更冷，冷到南方人不能想像的程度，但是，這些小哨兵，還要在野外守衛，在夜晚，他們蹲在這些哨舍裏。當你睡在屋裏的炕上偶然冷醒的時候，你還是常常聽到戶外的童音問路人：

「帶了路條嗎，老鄉？」

## 封建受難和解放

華北的農村婦女，至今還是小腳。在山西和河北，七八歲的小姑娘，腳已經包小，走起路來，都十分的艱苦。正和她們腳一樣，華北農村婦女的頭腦也被包裹着。除了廚房，農田和丈夫的意旨以外，她們不知道別樣的事物。

革命與戰爭的時代，一切都變得這樣的迅速。在昨天，華北的婦女還是含羞胆怯的「土包子」，到今天，她們中間有的人，已經成了饒勇堅忠的戰士。「這裏的婦女都參加作戰，投擲手榴彈。」這是去年在平型關附近繳獲的一個敵兵日記的記載。到今年，婦女們的活動範圍更廣泛了。

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過去，再看一看目前某些落後的地方，我們會知道華北的女同胞遭遇了而且還在遭遇着歷史空前舉世無比的悲運。報紙上關於敵兵姦殺的記載已經很多，但和實際情形比起來，還是太少了。我們的新聞記者看到聽到的敵人姦淫虐殺的情形，還不及游擊隊戰場一夜的聞見。有時在戰場上，看見女同胞們是這樣悲慘的死去，最強的游擊隊員，也忍不住哭泣。

誰會看到過這樣的事實：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因為沒有發育，被敵人用刺刀劃開下部，然後施以姦淫？

誰會看到過這樣的事實：妻被幾個敵人捉到村外，丈夫去奪，被他們殺死，就在男的屍體之旁，敵人把女的姦死，被污辱的裸露的女屍，躺在男屍旁邊的血泊裏？

誰會聽到過這樣的事實：抱着一個嬰兒的母親被敵人擄去要強姦，嬰兒哭泣，敵人搶來投在水井裏，就在這井邊，母親被敵人姦死，永含羞辱的母親的屍體，就睡在埋了她的孩子的屍體的井邊？

誰會聽到過這樣的事實：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婆婆，爲了保衛她的尊重的高年的高潔，想逃掉敵人的污辱，抵抗敵人，被敵人捉了，用刺刀通進了她的下部？

丈夫們，你們愛護妻子嗎？請把你們的生殖器割下來，放進你們的妻的口裏。

姑娘們，你們要保衛自己的貞操嗎？請把你們的乳房割下來；或者是在乳房上繫兩個銅鈴，在啤酒之旁，用鞭子打得你跳，那鈴聲使他們笑樂。

你以爲死了以後，就可以免掉污辱嗎？在體溫沒有消散之前，或是已經消散之後，對於他們，都是可以的。「我們反正是沒有把支那女人當做女人看。」這是敵人的話，既不當做女人，便是死的活的都可以。

你們，沒有出息的男子們，也許是爲了保護妻子和自己的性命，去做漢奸，以爲出賣了民族的利益，就保得住自己的身家。但是，不是錯了嗎？李守信的部下，在哀哀向我們哭泣，不祇是爲了自己被迫打同胞，也是爲了就是這樣做，也免不掉家裏的妻妹被姦劫。誰知道呢？也許神氣活現的德王的妃子，正做了一個日本浪人

的可憐的妍婦，誰知道呢？

去年年底，河南武安的縣長，把縣城獻給了敵人。敵人不費一彈，得了縣城，相慶之餘，向這恭順的縣長，發出了第一道命令：要一百姑娘。武安縣的姑娘們大都逃避到鄉下去了，這位縣長——可惜我不記得他的芳名了——能力很不錯，幾天的搜索，找了七十多。但是還缺二十多，主子的命令是不能打一點點折扣的，於是搜索又搜索，終於湊足了數目。也許在這一百姑娘之外，還加上了他的妻女，誰知道呢？

山西的每個村莊，每個城市，都有公衆的戲台。這種戲台，建築在廟宇的前面，或是曠場前，或是大路邊。戲台上，面都有兩個門，門的頂上寫着「演往事」，「勸來茲」，或是「出將」，「入相」等字樣，這是演員的出入口。

這種戲台，在國家的繁榮時節，是演過許多社戲，興盛過的。現在冷落了，屋瓦零亂，板壁破裂，顯得十分的凋零。但是這種戲台上，正常常演着北方婦女現代的悲劇。

也是去年年底，在山西榆次，有一小隊敵人，在這種路旁的戲台上，等待着什麼。另一方面，在榆次附近有兩個男人，在搜尋什麼。搜尋什麼呢？很快你就知道了。對面來了三個小姑娘，她們的衣服破舊，她們是太原工廠失業的女工。兩個男人上前告訴她們說，太原的工廠開工了，他們出來找工人。女的立即請帶她們走。於是，走到榆次的戲台上，發生了也許是讀者早已猜到的那悲劇。

那一小隊敵人和兩個漢奸走了。榆次的戲台上一切都復歸於平靜。演員的出口入口的上端，寫着「演往事」，「勵來茲」的字樣，也許是「出將」和「入相」罷，不能斷定。但在戲台的中央，新添了三具裸露的小小的女屍，那是確確實實的。屍體上和被扯得破爛的衣褲上，有許多血跡。

作者很抱歉，把讀者帶到了這樣許多憂鬱的境地。但是，體貼的讀者一定能明白，作者自己也是不願寫這篇文章的。寫到中間，他常常停了筆，走到夜晚的窗前，望着星空。他想，就是這星空，曾經看到了我中華民族的興盛，我們的祖先的榮耀與莊嚴，他們的驕傲，他們的歡喜。那時節的詩人有多少美麗的、東西好歌頌，而現在，這原樣的星空，却看着中華民族的災難，看着我們諸姑姊妹受到萬種的欺凌，百般的糟塌。

但是，慨嘆有什麼用？中華民族要求他的每一個兒女盡他的義務。如果我有發表的機會，我就應該寫出我所聞見的事實，不管願意不願意，我應該寫。

在太原，和在被敵人佔領的其他大城一樣，敵人用一個大房子，關了許多女同胞，強迫她們接敵兵。每一個敵兵來過夜，敵方派人來收費，收了的錢，軍需官又來提去做敵兵的軍餉。

種種侮辱人性的事情，種種的無恥，敵人都做到了。華北的女同胞，能够逃得動的，都逃走了。但是窮苦的農婦，沒有地方逃，祇好跑到山裏去。有的農婦的丈夫，參加了游擊隊，她們想要參加却不能，因為腳太小，不能够爬山。沒有男的在家裏，她們祇好整天騷在山溝裏，衣服很單薄，又沒有吃的，因此，在同蒲路沿綫最冷的山



地，凍死餓死了不少。

逃也沒有路，不逃也是死。於是先進者奮張了起來，開展了邊區今日的婦運。婦女救國會到處成立了。華北的婦女，終於從閹房，從廚房走上了社會，積極的參與了救亡的工作。腳小不要緊，還是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她們可以去墾荒，可以參加家庭工業會社。她們替戰士做鞋子，補衣服，洗衣服。她們組織了洗衣隊，縫紉隊和慰勞隊。

在五台南茹村，我遇到了一個婦女會的會員，我一面問她許多的問題，一面自己在補我的大衣的破縫。你知道，在戰地，或是臨近戰地的區域，是決找不到裁縫的，第八路軍的戰士，除了能使來福槍，能擲手榴彈以外，還能夠用針。他們能夠補破衣，做新衣。但是在這緊張的抗日戰爭中，凡戰士精力都該集中戰鬥上。這就是婦女縫紉隊組織的原因。我不是第八路軍，但我得到了第八路軍同志們的提議，帶了針綫上前綫。在南茹，我一面和婦女會的會員談着話，一面在補衣。

「同志，我來替你補。」婦女會的同志，馬上執行她的職務了，也許是看了我的用針太拙的原故吧。

「不，那怎麼行。」

「不，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的大衣帶到了南方，上面還有那個女同志替我補綴的地方。

「起初，這裏的婦女工作真不容易做。」崞縣的婦女代表對我說。「農村的婦女大都還是很封建。就是在這種緊張的地方也還不肯出家門。現在是漸漸的好了。在村裏，我們漸漸的組織起來了。」

崞縣的婦女代表，樣子好像很能幹。本地人。曾是北平的大學生。但完全換去了都會女性的華裝。青色的農村少女的短衣褲，倒使她顯得非常素雅和別緻。美不在衣裳的華麗，有時在工作，有時在樸素。這個農村化了的都市學生，現在，她站在我們面前，講當地婦女的工作，她的言語正和她的裝束一樣的樸素。人很莊重。微笑時，嘴唇總抿着，她不願意過於顯露她的牙齒，她的牙齒有點浮。在這些地方，她還沒有脫掉姑娘的習性。但是牙齒浮一點有什麼要緊呢？要緊的是工作。工作做得好，牙齒浮一點，人家也會覺得美好的。

現在，她用崞縣出產的梨子，款待她的賓客。

「這是這裏的土產，窮鄉僻壤，沒有好東西來招待遠客。祇有這一種不大好吃的粗梨。」

太客氣了，梨子並不壞，而且在梨子以外，她還給了我們別樣的東西，那就是她的工作期間的豐富的收穫。她在這鄰近敵人的危險區域工作祇半月，村落的十分之八的婦女，已經加入了團體。穿紅衣的小脚女人們，現在已經在喚着「鞏固邊區，」「鞏固統一戰綫，」或是「聯合英美法蘇」的口號了。從眼光淺陋的家婢，變成有世界眼光的戰士，從封建跳到解放，這距離是並不短小的。

## 聶榮臻先生

在××會見了聶榮臻先生。這是我們第二次相見。第一次是去年十月太原沒有失守的時候在五台。那是平型關戰鬥以後不久，他正從戰場回來，我們要他講他親身經歷的平型關戰鬥的故事，他答應了，而且講了。但他正有新的重要的軍務，是那麼匆忙，使我們不能細細的問他，也沒有從容的詳察他的風貌。我祇依稀的記得，他是一個清明幹練而又相當謹慎的年輕的將領。

去年十月底，第八路軍總司令部南移時，我們隨着南來。聶先生却留在那裏，受命守衛垂於危殆的國土，組織依然散漫的民衆。這時候，山西的形勢大變，太原失守，五台一帶已經成了被敵人四面包圍的絕域，胆小的人們早已逃亡，民衆沒有發動，單純的軍隊抗戰，很難制勝強敵。在這時期，華北的敵人可能由點線的佔領，進而囊括整個華北的土地，但是聶榮臻先生和徐海東將軍和第八路軍其他指揮員戰鬥員，聯合華北各種民衆武裝的組織，支持了這個艱危的局面。而「動員委員會」也在這期間，「相當的發動了民衆」正如他們自己謙遜的說法一樣。

第二次看見聶先生的時候，邊區已經相當鞏固了。「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業已成立，新的郵政建立

了，軍政學校也開辦了。短短的兩個月工夫，他們確是做得够多的。在工作這樣開展的愉快的環境之下，聶先生顯得比在以前更年輕，一點也看不出他有三十九歲的模樣。

關於他的過去，我沒有細問。祇知道他在法國讀了兩年書。法文還沒有忘記。他所設計的軍校的佈置，無疑也是法國式。但他款待客人的早餐，却帶着中國軍隊的簡單和粗野的樣式，四川菜肴的濃重的口味。他大約就是四川人。

這位在內戰時期並不十分有名的將領，現在成了邊區青年信仰的一個主要的對象。軍校的學生們把他的畫像掛在牆壁上，把他的話寫成巨大的標語。他每次演說的前後和中間，羣衆常報以熱烈的鼓掌。隨着邊區的日益擴大與鞏固，這位精明能幹的南方人，就日益博得了北地軍民熱烈的敬愛，而他也更加謹重，更加盡力於邊區民族統一戰綫的確立。

在許多新的設施中，他最得意的，是軍政學校的創設。

「想不到在這裏還會辦學校。」他這樣的說，他是很持重的人，說這句話時，却快活得像孩子一樣，跳躍起來。對於軍事家，這的確是一種巨大的快事。他在法國學習的一切，他們在十年艱苦戰鬥中經驗的一切，通過這學校，可以傳給華北許多愛國的青年與志士，使他們在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中，得盡最善的心力。「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實在是「以天下爲心的英雄的樂事。」

「而那時候，」國民黨代表劉奠基先生說，「我們覺得一切都沒有把握。聶先生的組織能力真不小，不久，一切都有了頭緒。」

「不久，一切都有了頭緒，」而且從容的辦起學校來了，創立者這時節的心情的愉快，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是一個正月的寒夜，在一間生了火爐的大房間裏，聶用梨和××特產的糖菓和他自己特有的微笑，接待他的賓客。他談到了邊區的過去，談到了邊區的版圖和敵我的長短。房間四面的牆壁上，掛滿了五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的邊區詳細地圖，還有一幅明細地圖是從日本軍隊繳獲的。他提着馬燈，站在凳上或炕上，給我們講解最近的形勢。所有地圖上，都插着許多紅色和白色的小旗，紅色的小旗代表我軍，白色小旗代表敵軍，在馬燈斜射的光芒中，可以看出每一面白色小旗都被許多紅色小旗包圍着。

「敵人在華北，非常的空虛。」他說。「如果我們的武裝好一點，把敵人趕出河北，並不是難事。我們已經控制了這些縣份。而趙同的部隊，至今還在北平的附近。還有張蔭梧的

部隊也很活躍。我們的游擊隊最近打到了霸縣，威脅天津，打到了馬廠（？）威脅保定。」

他從凳上下來，重新坐在桌邊的椅子上。

「槍械和彈藥怎樣補充呢？」

「很困難。我們正在收集過去正規軍退却時拋棄的槍枝。河北的農民大抵有槍，最近，因為不堪敵人的壓迫，農民們紛紛拿出自己的槍來，組織游擊隊。但都供不應求。我們這個區域有一千多萬人口，兵士的補充是不成問題的，困難的就是槍和彈藥。」

據我所知，這個問題第八路軍自己也不能解決。他們自己的武器很不齊全。陳旅的兵士差不多都沒有刺刀，一個靠着白刃戰鬥取勝的軍隊，卻沒有刺刀，這是非常氣悶的憾事。陳旅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他們準備用梭標來代替刺刀。但有些戰士却拿了手榴彈，不取去保險蓋，去打敵人的頭，取了保險蓋的手榴彈，只能用一次，一爆炸，就完結了。沒有除去保險蓋的手榴彈，就可以用作鐵椎，反覆的使用多次。第八路軍解決武器短少的問題，有時候是非常有趣的。

最嚴重而且最普遍的問題，是缺乏彈藥和炸藥的問題。正太路是敵人在山西境內的主要運輸線，這條路綫如果被破壞，太原方面的大股敵人，將無法立足。正太路是很容易破壞的，牠有很多山洞和鐵橋，如果有炸藥把這些山洞和鐵橋炸毀，敵人很難修復。但是時常出沒於正太路沿綫的第八路軍和游擊隊，都沒有炸

藥，他們祇能用幾個手榴彈綁在一起去投炸，手榴彈爆破力小，雖然有時也能給鐵路以輕微的損傷，但這損傷，敵人很快能修復。

無意中說到了第八路軍武器短少的憂鬱的事。現在，我們還是回到聶的談話上來罷。

「能够繳到敵人的槍械嗎？」

「繳獲了一些。但不十分多，敵人因爲不懂話，怕做俘虜，不肯繳槍。有時寧可人槍俱毀。現在不同一點了，我們的部隊學了一兩句日文口號，能使敵人知道我們不殺俘虜的政策，敵人不像以前頑強了。」

「最近有一件事可以講給他們聽，」聶的秘書插着說。「在高陽投降過來的敵軍隊長，」

「是的。最近在高陽敵人有個分隊長，自動的投降了過來。問他爲什麼過來，他說，他覺悟了，打中國人民，是錯誤的。」

「你們不懷疑他的話嗎？」

「我們考慮過。如果他是個壞蛋，他決不能活動。據他說，敵人徵兵，已經有了十一次。華北的敵人都很疲倦，而且都想家。」

「華北的漢奸也很恐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這個漢奸組織已經成立了很久，但還不能組織正規的偽軍，華北的『順民』實在太少。最近敵人和漢奸正在收集白面，抽大烟的人和流氓地痞，把他們編成軍

隊。又在極力收編華北的土匪，將來要是這些成份組織的軍隊真的出現了的話，你想我們會怕嗎？」



#### 聶司令對趙同部隊訓話

「你想，你們可以保持華北嗎？要是敵人派十萬精兵來打你們，你們可以支持嗎？」美國人伊凡斯君問。

「我們可以保持華北，」聶堅定的回答。「不但我是這樣的相信，我們的每個戰鬥員和遊擊隊員都有很高的信心，因為每天有小的勝利，事實告訴他們，敵人並不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敵人派十萬兵來進攻，我們也有擊退他們的辦法。」

「我們不但要擊退進攻的敵人，而且時刻在努力擴大我們這區域，敵人也時刻在努力阻止我們的發展。敵人幾次想要佔領紫荊關，扼住我們向東北發展的道路，但是一直到現在，紫荊關還是在我們的手裏。」

「現在天氣太冷，使我們服裝單薄的部隊不能到察北去活動。涞源以北，是恒山山脈的大雪山，風候奇冷，我們在那一帶活動的戰士，許多冷壞了腳，抬了回來。到春天，天氣轉暖的時候，我想我們在察哈爾的活動會有大的開展。到



了青紗帳起的時候。我們要在整個的華北，燃起更劇烈的抗日的火燄。」

我們被他的話所激動，感到興奮和歡喜。華北人民的光明的希望，正擺在前面，而這光明的希望，是他們自己手造的。

夜深了。人都睡了。聶說話太多，想來是深有倦意。我們不能不告辭，但我是多不願意，我願意再聽下去，聽一個實際鬭爭中的人，講述他和他的伙伴們經驗的故事，是一種巨大的愉快。

聶叫人提一盞馬燈送我們，走到街上，一切都靜寂無聲，我們在石子砌成的小街上踏出的脚步聲，悠長的傳到很遠的黑暗的街角去。

「什麼人口號？」哨兵的大喝，我不會提防，嚇了一跳。但是不久，心復歸於平靜，又想到了聶的莊重的風貌和他的談話。

## 玲巧的沙盤

在一個北方冬季的常有晴天上午，我們馳馬到××城外三十里去參觀邊區的軍校。校舍是一座新建的喇嘛廟，非常宏大和壯麗。背後靠着山，前面是騰脂河支流沙河的灘岸，是天然寬闊的操場。太陽照着的紅色和金色的建築的反光，有點耀眼睛。

雖然是一座稀有的大廟，却很少喇嘛。除了正殿由供佛的小僧管理外，其他的僧舍，都做了軍校的營房和教室。每一個僧房有兩個大炕，可睡兩排人，真是够大的房間。整個廟裏，容納了五百個學生。

學生們的文化水準都很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學生，還有幾十個是平津流亡的大學生，少數是青年的工農和舊游擊隊幹部。學生們的家鄉大都被敵人佔領了，他們不願意逃難，願來這裏學習軍事和政治，準備規復和守衛自己的家園。

這裏的食宿是由學校供給。伙食當然不好，吃的是小米。服裝問題的解決是很有趣的。河北和山西的軍隊敗退時，拋棄了他們所有的衣服和被頭，第八路軍和游擊隊一一檢了。現在，這些學生們所用的衣物和被蓋，就是那些檢來的東西。被頭上還可以看出見許多的水漬。

室內的陳設很簡單，被頭整整齊齊的疊在炕的裏邊，水瓶一行一行的掛在牆壁上。書桌上疊着布質的手套，放着一些軍事和政治的書籍和講義。陳設是這樣簡單，但很整潔，而且處處露出了一種嚴肅有爲的規模和氣概。

功課表貼在牆壁上。「爬山」是很重要的一門功課，每天都有。此外是一般政治和軍事的課程，我不能詳細的記得這些課目，但我記得，每天的功課是很多的。他們的修業期間祇有三個月，他們不能不快速的學習。

最初，那些大學生吃不了苦，每逢爬山的時候，紛紛請假。但聶和軍校的校長堅決的不准請假。學生們祇好跟着大家練習下去。一個月後，這些書生們，都成了真正的兵士。他們能够忍耐各樣的勞苦，他們也能爬山了，而且因爲每天都要打野外，在陽光下，在風雪中，他們的皮膚變黑了，身體鍊強了。

現在，在室外，他們和游擊隊幹部合唱救亡歌，聲音是那樣宏大。在他們的雄壯的歌聲中，我們走去參觀救亡室。

救亡室是他們的俱樂部，他們到這裏來休息，娛樂，而在休息和娛樂之中也不忘學習。這裏有檯球和其他簡單的娛樂品。這裏也有許多精緻的圖表和動人的壁畫。聶榮臻先生對他們訓話的警句，成爲了他們的校訓，張貼在這裏。四圍壁上，掛着國內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的照片和畫像。畫像大都逼真。祇有朱總司令

的畫像，是可怕的不像。朱很少照片，報紙和雜誌上所常看到的他的照片，都是中外新聞記者拍攝的，都被他們帶出來發表，他自己從沒有保留。恐怕邊區也沒有他的照片，這個畫像，也許是畫家僅憑意想創製出來的。

救亡室內和室外，張貼了許多書寫端正的壁報，和創意新穎的卡通。軍校的學生中一定有幾個優秀的青年藝術家。這些卡通都是優美的藝術品。現在，各地許多宣傳的卡通，都不免粗俗。作者的熱情是充滿的，但常常不能找到有力的藝術方法，來表現他們的情意。這裏的卡通，是宣傳品，同時是藝術品，構想和筆觸，都非常講究。壁報的上端和四角，都點綴了許多的小畫。有一張壁報，上端左上角是一輪白日，右角上是一顆紅星，兩者的光芒，美麗的交織在整個壁報的篇幅，這創意很合時宜，也不俗惡。壁報的內容記不清楚了，大概是幾篇論文速寫和國內外的重要的消息。消息是由軍區無線電台供給的。

最使我驚異而且嘆賞不置的，是許多玲瓏精緻的軍事和政治的沙盤。救亡室和辦公室的門外兩邊，和許多學生宿舍的外面，都有這樣的沙盤。在這些地方的地上，學生們用磚和石頭砌成小小的框子，裏面平鋪着黃沙，再用黑色或是別的顏色的碎石和碎磚，擺成軍事地圖，軍事和政治的形勢，和游擊戰術的圖解。

有一個軍事沙盤，擺的是平津一帶的形勢。用硬紙做的小北平城上，插着日本旗，天津也是日本旗，但是天津附近的霸縣，北平附近的西山，都是小小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像這樣的形勢沙盤有好幾個。還有一個整個邊區形勢的沙盤，我軍和敵軍對峙的戰略要點，都作在上面。

有一個戰術沙盤擺的是游擊隊襲擊鐵路的故事。許多小小的山丘的中間，有一條鐵路。一個列車正經過山峽，遭受了埋伏山間的游擊隊的突襲，列車翻倒在軌道的傍邊，車箱裏面的敵軍橫屍在沙地，紅色的血灑在黃沙上。

這個沙盤是一篇動人的故事，也是一幅壯麗的圖畫。敵人臨危的狼狽，我們游擊隊搏戰的英勇，都表現出來了。而襲擊的方向和技術，顛覆敵人軍車的方法，也使人一目瞭然。

另外一個沙盤是表現部隊放哨的方式的。幾個哨兵，在敵人附近的山腰上，互相掩護的守望一個戰略要點，哨兵正確的姿勢和勇敢的神情，就像真正的人一樣。

看了這些嬌小玲瓏的沙盤，使你得到了玩味藝術的快感，而在這種快感中，你可以得到許多軍事和政治的知識。

這些沙盤是軍校的學生用來教育自己的。這是一種巧妙的教育方法。但是我想，這也可以用做宣傳民衆的方法。請想一想吧，如果在漢口的中山公園或是武昌的黃鶴樓，擺着許多這樣的沙盤，會給與遊人多大的影響？

我們去參觀操場。操場很大，有軍校操場各種簡單的設備，有練習越障礙的高牆，有練習走險路的獨木橋，還有一些我不知道名目的軍校設備。總之，步兵練習的設備，差不多都有。

學生們爲了練習做工事，每週有幾個鐘點，他們要到這廣場來，構築戰壕。下面是我們站在學生們構築戰壕旁邊所談的簡單的話：

「開始的時候，學生很畏難。」校長說，「不願意築工事，但是漸漸的他們就慣了，而且高興了。」

「操場設備很完好，一切都有了。」伊凡斯君說，「但是敵人飛機來了怎麼辦？」

「飛機來時，我們有天然的防空洞，」校長說着，指着廟後起伏的羣山。

軍校沒有女生。

「招生的時候，」轟解釋這個問題。「有許多女生報名。我却堅決的主張不收女生，打發她們回去了。青年男女間的問題是很麻煩的問題，」他的聲調變得更嚴肅。「現在，前方的情勢，是這樣緊張，我們的時間是不容許有一分鐘花在救亡工作以外的事情上去的。」

後來，我知道，轟和那位校長的主張，雖是經過了許多熱血的女生的熱烈的，近於哀訴的請求，也都沒有動搖過。

學生的私人生活，非常的簡單。每天吃兩餐，此外就是工作和學習。離開家庭和學校時，他們有的也帶了些錢，但是在這種樸素和嚴肅的環境之下，就是有錢，也沒有修華的處所。在校外，有一個消費合作社，那裏是販賣一般日常的必需品，普通學生的化妝品和奢侈品，都是沒有的。

軍事教官大都是富有戰爭經驗的軍隊老幹部，他們的知識是實際鬥爭之中得來的活的知識，不是空洞的理論，不是不著邊際的高談。

政治教官中，有幾個是平津的高等學校的教員，有幾個是第八路軍的高級幹部，都很年青，能操幾種外國語，有着足以教育政治幹部的豐富正確的學識。

師生們愉快的過着緊張而且和諧的生活。在課外，他們還要幫助附近老百姓的活動和組織。老百姓都愛他們這些拋棄了家庭，拋棄了一切舊的生活的青年志士。我到那裏時，正是舊歷年底，爲了慰勞他們，也爲了舊歷新年的同樂，附近的老百姓送了他們兩隻豬，許多雞和雞蛋，還有許多蔬菜。全校的師生有了一次除歲的盛宴，我們很運氣，恰好參與了這盛會。

午後再馳馬回城，同行十幾匹馬，在沙河乾涸的沙灘上飛馳比賽，速度是太大了，有幾次我是幾乎落下馬。

但就是在這緊張的馳馬中，我也常常想起那些可愛的玲巧的沙盤。

## 「抗日高於一切」

第八路軍和華北人民游擊隊，人民義勇軍，最近有一個普遍的口號：「抗日高於一切。」

在晉察冀邊區，這個口號也是一樣的壓倒了其他的口號。我們不僅在各城市各村落看到了許多說明和補充這個口號的標語和言論，我們也目擊了邊區所有的人們，用行動表現了牠。

人人都理解，強暴殘忍的日寇不被趕走的時候，我中華民族任何階級的分，都沒有生路，「不抗日，活不成。」這不但對於廣大的勞苦羣衆，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對於地主和一切擁有資產的人們，也是一樣的真確。去年在山西廣場，八路軍俘虜了七八十個被敵人徵來趕牲口的檻樓不堪的東北人，他們告訴我：「在東北，窮的更窮，闊的也窮了。」他們被徵調的時候，正過中秋節，他們沉痛的說：「亡國奴是節也過不成的。」這是滿洲的教訓。

敵人的燒殺政策，在滿洲的過去和華北抗戰的初期，原祇行於鄉鎮，但現在是變本加厲的推行於城市了。在華北，凡是敵軍鐵蹄踐踏的地方，不但村鎮爲墟，城市也都變成了焦土。敵人在華北所屠殺的平民，百倍於軍隊。河北井陘有一口井，一天有三十幾個婦女小孩和老人被投在裏面死掉。屍體把那幾丈深的水井填



滿了。在山西的靈邱廣靈和渾源一帶，凡是日軍吃了中國軍隊的虧的地方，他們就找當地平民來洩憤。第八路軍繳獲的日兵的日記，常有這種大批屠殺中國平民的描寫。每次攻克一個村莊，敵人抓了當地的所有壯丁來，聚集在村的附近的廣場上，用機關槍全數掃殺。青年婦女，有的姦後殺死，有的污後帶走。華北人民已經看清了他們自己的命運：抵抗可以生，馴順不能活。

不但是順民無法生存，就是甘心叛國的漢奸，命運的悲慘也在意想以外。邊區的「抗敵報」上，有這樣一則新聞：

「長壽來人談：新樂地痞張達中嘯聚無賴百餘名，步槍廿餘枝，在長壽附近奸淫綁架，無惡不為，因受兵衆攻擊，乃異想天開，竟率衆投日，其部隊到達長壽，即爲日軍包圍繳械，且令匪徒於深夜持木棒站崗，稍不留意，即用刺刀殺死，情形極慘。」

去年年底，第八路軍一連，夜襲正太路一個小站，用手榴彈投擲在站上的汽油箱上，燒毀了整個車站，燒死了二十個日本守軍。後來當地漢奸維持會長走到敵軍聯隊去報告，聯隊長把他殺了，罪狀是沒有早一點報告消息。

差不多所有華北的漢奸，爲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在白天，自己給敵人服務，但是到夜晚，妻女還要供敵人取樂，而生命依然是絲毫沒有保障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華北的漢奸，大多悔悟了。

滿洲七年和華北半年來的血的教訓，告訴了一切階級的人們一個簡單的真理：「不抗日，活不成。」

「不抗日，活不成。」因此，抗日以外的一切其他，都被放在次要，這就是抗日高於一切的口號提出的緣由。在邊區，隨着「抗日高於一切」口號的強調，民族統一戰綫日趨鞏固。邊區民族統一戰綫的成績，我以為是最好的。原因有下列幾種：第一，這裏是被敵人四面包圍的絕域，風雨同舟的感情，發展到了極高的程度。其次，因為民衆有普遍的政治覺悟和組織，漢奸和托匪，很難活動，因此也很難代日寇施展破壞民族統一戰綫的挑撥離間的伎倆。最後，我們應該歸功於國共兩黨的親密的合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是中國民族統一戰綫形成的決定的因素，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而在這裏，兩個黨派的人士都有真誠坦白的合作精神。我始終不能忘記轟的真誠坦白的談話：「經過十年內戰，兩大黨派的主張習慣和傳統，一向是對立的，一旦結合，磨擦有時不能避免，但我們應該首先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磨擦，漸漸的做到完全避免所有的磨擦。」

在邊區，我們可以看到古長城，這是我們的祖先爲了防禦匈奴的侵犯而築的。現在倭奴要來滅亡我們，以他們最現代的裝備，越過舊的長城是容易的，可是，這一道統一戰綫的新的現代的長城，日寇很難踰越。

## 「他們出了家但並沒有出國」

五台山是中國一大佛教地。那裏有許多廟宇，有幾千和尚喇嘛。抗戰以來，許多人都關心那裏，奇異那裏和尚喇嘛在這戰時，幹些什麼，依然是燒香拜佛嗎，還是做些別樣的事情？

日本也是一個佛教的國家。日寇侵略中國，使用了牠可能想到的一切政治手腕和戰略。對於這個宗教上的連繫，照理來講，牠是自然不會放鬆的。因此，關於五台山和日寇的關係，有許多傳說。有人說，五台山上日本的特務機關，有供給日本軍部的情報的無線電台。有些行跡飄忽的遊脚僧人，是日寇派遣的偵探。真相怎樣呢？是在雲霧裏。

日寇攻陷太原，侵佔了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全線以後，五台山的消息益發迷離了。但一般人的遙測總是壞的方面多，好的方面少。

到了正太路以北，我立即探訪五台山的消息。我知道了事實並不似人們憶測的壞。

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在××開會的時候，五台山的和尚與喇嘛都有代表參加，五台山的蒙藏同鄉會青黃兩廟還有一個賀電致大會。下面是賀電的全文：

晉察冀邊區軍戰司令聶，政治主任宋，並轉大會各代表鈞鑒，倭寇侵我，華北幾於淪亡，人民被其屠殺蹂躪，筆楮難盡，幸賴我司令主任及各工作同志民衆團體努力奮鬥，遂有今日組織臨時政府之圓滿結果，將來牧復失地，民族振興，實現自由幸福之新中國，在此一舉。本會等謹率全體蒙藏善男信女及青黃兩廟僧衆，願忠實接收這個

政府的領導抗戰到底，並願盡可能的聯合蒙藏人民暨各方僧衆團結一致，驅逐倭奴出華北出中國，特此敬  
賀

五台山蒙藏同鄉會暨青黃兩廟全體同叩

五台山蒙藏同鄉會全體

五台山青黃兩廟全體

一月十一日

五台山的廟宇，有青廟和黃廟兩種，和尚廟叫做青廟，喇嘛廟叫做黃廟。那裏有漢族和蒙古族的和尚，有藏族的喇嘛。而且因爲五台是佛教有名的聖地，中國本部和蒙藏各地，每年有無數男女來山燒香。這是一個

僧俗雜處，三族同流，極爲複雜的地方。抗戰以來，內地朝香的人們雖然減少，却還是有不少的遊腳僧人和藏着的同胞留在那裏。而且據說在抗戰的初期，那裏還有日本和尙。我們知道，日本派到中國來的和尙，都是來「收買靈魂，地圖和軍事祕密」的奸細。這時候，五台山的情形的確不大平穩，而這就是那些壞的傳說的來源。

日寇最會乘虛，最慣攻弱，軍事上是這樣，政治上也是這樣。在過去單純軍隊武裝抵抗的抗戰初期，華北由於敵人政治陰謀所遭受的損失，遠過於軍事上的損失。就是在現在，據劉伯承先生告我，在河北與山西前線，「政治戰比砲火戰難打得多」。敵人常常在宗教問題上，民族問題上找尋我們的弱點，來施展他們挑撥離間的陰謀。五台山當然是他們陰謀工作的一個好對象。但是第八路軍開到晉北以後，很快就注意了宗教和少數民族的問題。在邊區代表大會上，更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一個代表起來發言，認爲和尙喇嘛除了燒香念佛外，不做其他的事，他們祇是消費者，對抗戰毫無裨益。他主張減和的時候，把和尙喇嘛的田地的租多減一點。於是引起了蒙藏同鄉會和喇嘛代表劉三陽的反駁，他說：

「本席代表五台蒙藏同鄉會和青黃兩廟說兩句話，要知道三教原來歸一家，我們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分子，在這全國一致抗日的期間，我們也是抗日的。我們雖然是出家人，但祇是爲窮所迫，沒有法子，所以不當存着一些歧視的心理。爲什麼對旁人應該少減些地租，對寺廟的地租偏要多減呢？……我們許多和尙喇嘛，也都來參加抗日，也組織僧人動員會，自衛隊，拿槍去殺日本鬼子，我也肯幹的！因爲羊羔還有跪乳之情，鳥

鴉還有反哺之恩，廟裏有個老佛爺，也還要給他燒香點燈，難道就沒有一點血性嗎？（鼓掌）再者，我們還可以聯絡蒙藏同鄉，求共同一致抗日的呀！（鼓掌）況且過去青黃廟對於支差，是很盡力的，今年大軍過往，僧人十分盡力，五台山若不是僧人，不但大軍過往沒有辦法，就是三二百人也要受餓。我們還供給過許多皮衣，不要因為有少數漢奸分子假借朝山進香的名目來作暗探，便要排斥我們。須要曉得，假如不能解決和尚喇嘛們的生活問題，而影響到抗戰前途，那是不合適的。所以我認為對於青黃廟的地租，也應該和普通人一般的待遇。（鼓掌）

於是代表鄧拓發言：

「和尚喇嘛他們也是中國人，也是有着抗日的一致要求的。他們雖然出了家，但並沒有出國，照樣可以打日本。我們不要因為他們已往的生活習慣上的不同，便來擯棄他們，這是很不正確的。（鼓掌）他們的燒香念經，祇是宗教上的信仰問題，在這實現民權自由的時期，我們應該保證人民的信仰自由，不要再用鄙視的眼光來看他們！（鼓掌，熱烈的掌聲）」

於是聶榮臻司令發言：

「我聽了一三三號的發言，使我覺得非常興奮。我完全同意鄧拓同志的發言。是的，在這全民抗戰的時候，在這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上，我們應該和各民族緊緊的攜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鼓掌）我們不該因為和

尙喇嘛們信仰和生活習慣的不同，便把他們攆斥在抗日的門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種族的人們應該有堅固的團結。我們不能干涉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應尊重他們的信仰自由。少數民族的特殊利益，我們政府軍隊人民應當加以保護和尊重。他們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並不甘心當亡國奴。他們也有抗日的要求。所以我們應該對他們取同一待遇，把他們看成其他的人一樣，不可少存歧視的心理（鼓掌）我們要消滅中華民族各民族間的隔閡，我們反對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大漢族主義，要各民族一致堅固的團結起來爭取中華民族的澈底解放。」

以後還有代表黃敬很長的發言，也反覆闡明了對宗教和少數民族問題我們應取的態度，是轟的發言的補充和說明。

敵人利用五台山上極少數沒有氣節的僧人，本來是在進行他們的陰謀工作。但是，他們碰到了釘子。中國的回教徒，也是日本政治陰謀家眼裏優美的犧牲品。最近在綏遠，敵人召集了那裏的回教徒，開了一個大會，用金錢官爵去引誘他們。但是回教徒回答他們說：「我們是吃教的，我們不要做官。」

河北定州有許多回教徒，這一次，定縣全體回民代表劉心義，回民游擊隊代表馬逢遴，王正聲，參加了邊區的代表大會。他們是後來的。當他們走進會場的時候，全體代表熱烈的鼓掌，同時叫了許多歡迎的口號。

邊區的民族統一戰線，擴大到了漢蒙回藏四族，祇少一個滿族，他們希望不久以後可以得到滿族的合

作，實現真正的五族共和。

到過五台山的人，都看到了山上青黃兩廟的和尙與喇嘛，執着槍刀日夜在放哨。爲了抵禦殘暴的日本強盜，捍衛垂危的祖國，僧侶們暫時走出了經堂，破除了殺戒，用鋼刀來保證「如來」的愛。

「他們出了家，但並沒有出國，」這是抗戰的佳話。



## 剪報一束

邊區各縣各村鎮都有油印小報和壁報。除此以外，邊區還有兩種大型的三日刊。一種是臨時政府的機關報「抗敵報」，一種是徐旅政治部編輯的「戰友」。

兩種報都刊載着國內外的重大時事，這是他們無線電報得到的。兩種報都有最精彩的各地通訊。這種通訊的生動和充實，就是漢口的日報也趕不上。因為每一篇通訊都是參加戰鬥的戰士或政治人員的鬥爭經驗的報告，不但新鮮，而且充滿了戰鬥精神和教訓。

爲了顯示他們的內容充實的通訊，同時也爲了使後方的人多知道一點那邊的情形，我從兩種報上選錄了幾篇簡短的通訊於下。

### 一 關於戰鬥



邊區的一種報紙  
抗敵與戰友

十二月廿日「抗敵報」載：

### 人民自衛軍三路奇襲

一戰士斃敵數十

王快通訊 人民自衛軍本月十日由高陽出發於本月十五日晚一部抵此。據息人民自衛軍逾平漢路西來時係分三路。一路襲擊定縣。十一日黃昏，彼等潛入定縣城內，在城上擲下手榴彈多枚，皆中敵人密集之所。又西關某澡塘後泥坑中，架敵人重機關槍一架，深夜槍聲四起，敵人皆逃至泥坑，一面躲避，一面準備，企圖頑抗，當被我一戰士發覺，暗中爬上房屋，擲下手榴彈六枚，將坑中數十敵人悉數殲滅。是役敵人傷亡不下百餘人，我方只傷一人。

第二路襲擊寨西店，此路敵人聞風逃逸，我軍當即拆斷路軌數段，並將電線割斷，車站焚燒。

第三路襲擊新樂，當將該地重要區域佔據，與敵作激烈之鬥爭，敵人傷亡甚重，我略有損失，三路員的進剿後，依原定計畫，過平漢路，集合於曲陽，現為與友軍密切聯絡計，特開抵王快云。

2 十二月廿三日「抗敵報」載：

### 游擊隊某部夜襲定縣車站

曲陽通訊 游擊隊某部自平漢路東，西移駐此，紀律嚴明，本月十四日夜，戰士十六名襲定縣車站，當時敵軍驚慌已極，即以機關槍大砲還擊我軍，一時槍砲之聲四起，直至夜半始止，敵軍消耗頗重。現定縣敵人恐慌異常，每日除南門通行三小時外，餘三門全日緊閉云。

### 3 同日同報載：

### 匪偽犇山王消滅殆盡

靈山通訊 XX團一部於昨日（十七日）拂曉在唐縣么家佐與匪偽張殿甲，綽號犇山王一部接觸，激戰一時許，我軍奮勇肉搏，將該匪幾全部消滅，計是役斃敵二十餘名，繳獲步鎗三十餘枝，自來得手鎗四枝，迫擊砲一門，子彈二千餘發，俘虜百二十餘名，戰馬三十餘匹云。

4 一月二十三日「抗敵報」載：

### 井陘民衆幫助戰鬥

軍息 我×旅一部在××以北，與進攻小寨之敵激戰兩日，終將敵人擊出該地，把羣衆抗日情緒提高，給我軍以莫大之幫助：（一）敵開始進攻時，羣衆將所探敵方人數、武器、分若干路，以及進攻之圖線等消息，不分晝夜，向我作無數次之報告。（二）羣衆自動上火綫搬運傷員。（三）羣衆由各鄉村，甚至遠在數十里之地送來雞、雞蛋，及其他糧食蔬菜，來慰勞我受傷戰士，計在第一天，收到雞蛋五午餘個，雞四百餘隻。

5 「戰友」第三期載：

破壞水井，東王舍日寇苦乏水吃

騷擾敵人，果崗頭我軍大逞威風

我們於一月十日半夜去破壞吳全楊水井，已告成功。這個水井是果崗頭和東王舍礦山用水的來源。這個水井破壞後，被日寇佔領之煤礦內的機器沒有水，要完全停工，因為周圍幾十里，就祇有這口井。

我們破壞水井後，又到東王舍去擾亂敵人。他們正在睡覺，我們的部隊衝進去時，他們亂跑。我們用機關槍和手榴彈進攻敵人。一部分敵人爬上屋頂打手榴彈，我們輕傷一個，三天可好，敵死傷十餘人。

當我們打東王舍時，各處的敵人都開警出動了。我們走後，敵人用機關槍不停的打了三小時。（陳錦秀）

## 二 關於民運

一月十三日「抗敵報」載：

五台山青黃廟僧羣起救亡



沙飛標

暨邱之民聯歡大會

特訊 五台山青黃僧代表劉三陽談：爲動員全國一切力量抗日起見，五台山的青黃廟蒙藏人組織了蒙藏同鄉會，選定掌印札薩克，大堪佈，阿汪益喜及前任蒙藉札薩克，羅桑巴桑，分任正副會長，選定紀世喇嘛爲總務處長，胡子笏爲顧問，專門聯合蒙藏同鄉，共作救亡工作，檢查寺廟，盤詰嫌疑朝山僧人，尤爲中心任務。此外並組織僧人總動員委員會，凡五台山附近各寺，都已先後參加。已選黃衣僧馬福元，及青衣僧然琇，爲正副主任，下分組織，宣傳，動員分配，僧人武裝，除奸等部。分工辦理動員事宜，以加強抗日救國力量，這不但顯示了出家人熱烈的愛國情緒，鞏固與擴大了民族統一戰綫，而且加強了來日抗戰勝利的保障。

2 一月廿九日「抗敵報」載：

東冶鎮擁護蔣委員長全民抗戰主張大會

五台東冶通訊 五台四區各團體爲擁護蔣委員長全民抗戰主張起見，爰由第二軍分區政治部，新編二師政宣隊，區動委會，區行政委會等八團體發起組織「擁護蔣委員長全民抗戰主張對日示威大會籌備會」。經數日積極籌備，已於本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在本鎮沱陽學校附近大空場開幕，計到軍民萬餘人，附近各村動委會，工會，農會，婦女會，自衛隊等都來了，梭標大刀鋤頭，明晃晃的耀人眼睛，紅綠小旗遮蔽了天日。每

當一個團體入場，都大呼口號，聲震山岳。會中各界代表都有極熱烈的講演，並通過了擁護蔣委員長全民抗戰主張通電。會後即舉行遊行示威，六七里長的示威隊伍像蛇一樣，經過街道時，各家的男女老幼都跑出來了。又逢着燭天是趕集的日子，真是人山人海，把街道都塞得水洩不通。示威隊伍有的在唱救亡歌曲，有的在起勁的喚口號：「擁護蔣委員長全民抗戰主張。」「國共合作萬歲。」兩旁的羣衆也不知不覺應着叫起口號來了。

#### 五台四區各團體擁護蔣委員長主張通電

臨汾閩主任朱總司令轉

重慶蔣委員長助鑒中華不幸日寇侮凌慨自蘆溝橋事變以來全國要埠多遭蹂躪雖有我中央各軍數月來奮勇抗敵終以未發動全民致受局部挫折然人民抗日決心殺敵怒氣實潛恨益深痛仇無已近聞我委座發表改善民生開放民主動員全民進行持久抗戰的方針遙聆之下人人思動個個鼓勇特以五台處日寇包圍之中四區更臨兇敵之鋒固賴軍民親密合作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地方幸得未陷敵手然爲保障抗戰澈底勝利今後唯有在委座全民抗戰號召之下繼續發動四區六萬餘民衆推動五台十八萬同胞農工荷起鋤鏈商學輸其財智婦女作前方看護兒童任各地偵察羣起武裝澈底實現全民抗戰雖粉骨碎身焦頭爛額能作抗



日戰死鬼不當貪生亡國奴更願我委座在國共兩黨合作之下鞏固團結號召全國動員全民誓死抗戰殲滅日寇以爭取最後勝利則民族永存中華復興矣敬祝全民抗戰勝利萬歲山西五台第四區六萬餘民衆擁護蔣委員長全民抗戰主張對日示威大會叩

3 同日同報載：

晉察冀邊區婦女救國會

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中，到了九縣的婦女代表，她們對於全邊區的婦女工作，都感覺有確定方針，統一領導的必要，所以在代表大會閉幕以後（十六日的下午）特召開會議，經過了詳細的討論，決定成立晉察冀邊區婦女救國會，並公舉執委七人，常委五人，又公推劉光運，項蕪芳，趙寶瑾三同志經常駐會工作，近聞該會業已覓妥會址，工作甚為積極云。

4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抗敵報」載：

## 北平民衆抗敵情緒熱烈

北平歸客談 北平雖淪陷於日寇之手，民衆抗日情緒，仍極熱烈，街道上時常發現抗日宣言及其他抗日宣傳品，街巷牆壁上時常發現紅綠抗日標語。又云，現在由關外開來之日軍，年齡有四十歲以上者，並有婦女。徵兵已在十次以上。由此可見日本軍力的危機，日本帝國主義之崩潰，爲期不遠云。

## 三 關於日寇的暴行

1 一月十三日「抗敵報」載：

### 日寇鐵蹄下之蔚縣浩劫

蔚縣來人談 此次日寇佔我蔚縣後，大肆搶掠，恣意姦淫，使我同胞遭受曠古未有之奇劫，茲述敵軍暴行於下：

(一) 上月底日寇強令每村交出察省鈔票三千元，據說是給換察南鈔票。全縣民衆，懼敵蠻橫，均交出所存鈔票，祇白樂堡一區，日寇所得竟達三萬七千餘元。(按蔚縣有八大區，白樂堡爲一小區)可是日寇僅備給與繳錢民衆一張收條。

(二) 日寇自到蔚縣後，就大索糧草，每區要白米四千石，紅糧千斤，乾草一萬斤，黑糧千斤。這些糧草完全被日寇用汽車運到張家口去了。

(三) 日寇到蔚縣後，就實行清鄉。並於一月四日迫令民衆，無論男女，按戶口人數，盡到縣城開會。開會後，挑選漂亮的少女四百餘人，用汽車載往張家口。此外並令每村送交十五歲至廿五歲少女十名。寇軍每日三五成羣，下鄉強姦搶掠，沿路開槍，開槍後又迫令我同胞賠償他們的子彈錢。每彈計洋一角。老百姓簡直不能忍受了，無時無刻不在渴望國軍開到。(老蔡)

2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抗敵報」載：

行唐悲劇

行唐來人談 敵軍陷行唐後，到處姦淫擄掠，無所不爲，茲舉其暴行一二於次：

(一) 日寇陷宋家樓，該村士紳組織維持會，出而招待，強與周旋，以期博得日寇歡心。不意日寇於該村搜出步槍一枝，以爲村人蓄意反抗，遂不分皂白，將該會人員三十餘名悉數逮捕，大肆屠殺。於是該村人民，願爲敵人順民之迷夢打破，相率逃亡。

(二) 日寇至賈素村執一少婦，恣意奸淫，後又刺其下陰，割其乳房，最後將其胸部剖開，挖其心肝。

### 3 一月二日「抗敵報」載：

#### 吸紙烟的注意！

特訊 日寇慘殺我同胞，其手段之毒辣，已達極點，除以砲火肆意轟炸屠殺外，並於紙烟，紅白糖內散放毒藥，以施其殺人不見血之毒手，近日以來吸烟中毒者，已有數起，八路軍有一戰士，吸頂球牌香烟中毒，口不能張，精神模糊，現在醫治中，望我吸烟同胞，切加注意。

除了內容充實的地方通訊以外，「抗敵報」和「戰友」常常有非常優秀的論文刊載。南京陷落後，「抗敵報」立即有一篇「南京失守與我們抗戰前途」文中引用蔣委員長的言論，用一種深有把握的聲調，來激勵邊區人民抗日的情緒。「戰友」也常常有關於統一戰綫和保持革命傳統種種問題的論文，來指導部隊和人民的生活與行動。

邊區的報紙給我的總的印象是嚴肅，真摯和緊張，充滿了戰鬥的氣味，他們沒有廣告，沒有無聊，沒有空談，只有事實和工作的忠實的記錄和戰鬥的計畫。

邊區平津的歸來，帶回了幾份漢奸的報紙。北平的「華北日報」和天津的「庸報」是華北漢奸傀儡兩種主要的大報。這兩種報紙的出色部分是色情的廣告和淫靡的副刊。國內國外的新聞完全是日本軍部偽造的報導。「庸報」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添了教授日語和教授跳舞的兩欄。

下面是兩種漢奸報紙上的廣告，插畫和副刊的示例：

# 天津洋好報廣告示例


**美容美術**  
畫畫天期開

本館特聘名師，教授各種美術，如素描、水彩、油畫、國畫等。設備完善，環境優雅。歡迎各界人士報名。地址：天津法租界某某路某某號。


**淋病根治**  
平藥妙藥

本藥專治淋病，無論新舊，一服即效。絕無痛苦，不傷身體。每盒一元。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天津某某行**



本行代理各國名廠貨物，品質優良，價格公道。歡迎各界人士光臨。地址：天津法租界某某路某某號。



某某行

**千金固體膏**

補血強身，固本培元。凡體弱多病、氣血虧損者，服之立見奇效。每瓶二元。

---

**大補丸**

滋陰補腎，益氣養血。男女老幼皆宜。每盒一元。

---

**淋病一會藥**

專治淋病，藥到病除。每盒五角。

**某某行**

天津法租界某某路某某號

天津漢奸報庸報副刊樂園之揮畫



場戰與場舞  
——畫子蓮辛——

2



最善的一刹那

辛蓮子畫

天軍度 好狐痛 報女叛 情海 斷魂記 色情小 說中之 神画



北平漢奸報 華北日報 新刊 不登 傷人主則

### 女子健康

現代生活，婦女之健康，實為重要。其健康之要素，不外乎飲食、睡眠、運動、及精神之調養。若欲求其健康，則必須注意此四者。飲食宜少而精，睡眠宜充足，運動宜適量，精神宜愉快。此四者，乃為健康之基礎。若此四者，皆能兼顧，則健康自可獲得。此為女子健康之要訣也。

女子之健康，與其生活之環境，亦有密切之關係。若環境不潔，則易生疾病。故女子應注意其生活之環境，使其清潔、明亮、及空氣流通。此外，女子亦應注意其衣之清潔，及身體之清潔。此為保持健康之必要條件也。

女子之健康，亦與其工作之性質，有密切之關係。若工作過度，則易致身體衰弱。故女子應注意其工作之時間，及工作之強度。若工作過度，則應適量休息，以資恢復。此為保持健康之必要條件也。

女子之健康，亦與其精神之狀態，有密切之關係。若精神不振，則易致身體衰弱。故女子應注意其精神之調養，使其愉快、及充滿活力。此為保持健康之必要條件也。

### 女子之一切

女子之健康，實為其生活之基礎。若健康不佳，則生活必受其影響。故女子應注意其健康之調養，使其健康、及充滿活力。此為女子生活之要訣也。

女子之健康，與其生活之環境，亦有密切之關係。若環境不潔，則易生疾病。故女子應注意其生活之環境，使其清潔、明亮、及空氣流通。此外，女子亦應注意其衣之清潔，及身體之清潔。此為保持健康之必要條件也。

女子之健康，亦與其工作之性質，有密切之關係。若工作過度，則易致身體衰弱。故女子應注意其工作之時間，及工作之強度。若工作過度，則應適量休息，以資恢復。此為保持健康之必要條件也。

女子之健康，亦與其精神之狀態，有密切之關係。若精神不振，則易致身體衰弱。故女子應注意其精神之調養，使其愉快、及充滿活力。此為保持健康之必要條件也。



# 現代交際舞術(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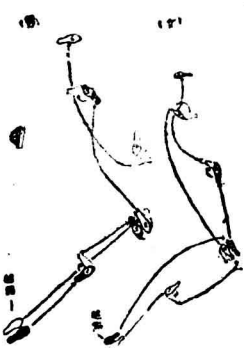
Table of Contents  
 申江雜誌會堂先生編

## 快狐步

快步 (The Quick Step)

舞上一步左、右舞步 (The Sera  
 or Sera Turn)  
 ▲男子的步法

- 一、右足前進，右腳掌着地，向右轉身。
- 二、左足後步，繼續右轉。(快)
- 三、右足向左足並步。(快)
- 四、左足後退，以左腳掌着地轉。
- 五、同時右足移於左足之前方，再繼



- ▲女子的步法
- 一、左足後步，轉左身。
  - 二、右足後步，轉左身。(快)
  - 三、左足向右足並步。(快)
  - 四、右足前進，右腳掌着地轉。
  - 五、左足後退，轉右身。
  - 六、右足小後步，向右轉。(快)
  - 七、左足後退，向左轉。(快)

- ▲女子步法
- 一、左足後步，轉左身。
  - 二、右足後步，轉左身。(快)
  - 三、左足向右足並步。(快)
  - 四、右足前進，右腳掌着地轉。
  - 五、左足後退，轉右身。
  - 六、右足小後步，向右轉。(快)
  - 七、左足後退，向左轉。(快)
- ▲連續舞四二轉步法之第六、七、八步，或在右旋轉之第七步時，以轉左身繼續舞，向右轉繼續舞步法。
- ▲起法 在第一步左足後退，在第二步左足向右足並步，在第三步左足前進，在第四步左足後退，在第五步左足向右足並步，在第六步左足前進，在第七步左足後退。
- ▲舞步時間 在二、三兩步舞步時間左轉。

## 冀東廣播電台

### 預告節目 (S.I.K.G.)

一月八日 (星期六)

- 下午
- 七、〇〇 附註節目(今晚晚上)
  - 七、〇二 唱片
  - 七、一〇 講演 冀東抗日救國軍編 冀東抗敵後援大會 財政部稅捐司 兵隊長 現城部隊步兵長一壽兵 村健三郎
  - 七、三〇 歌流
  - 八、〇〇 俗話
  - 八、二〇 日語教授 第二十九課
  - 八、四〇 轉播天津新聞
  - 八、五〇 唱片
  - 九、〇〇 附註節目(明晚)

### 日語教授第二十九課

値段ガ上リマシタカ  
 倍ニナリマシタ  
 目方チ資リマスカ  
 サヨウデコザイスカ  
 見木ヲ見セテ下サイ  
 皆デイクラデマエ  
 計算シテ見マシロウ

嗎  
 加了倍了  
 論分發賣  
 嗎  
 價錢長了  
 嗎  
 把樣子給  
 我看看吧  
 錢一共多少  
 算一算看  
 吧

看了上面這些圖畫和文字，不知諸君發生了什麼感想？我個人的感想是這樣：像洪水一樣氾濫於平津的漢奸報紙之上的，是獸慾，吊膀子，跳舞，吃醋，淋病，梅毒和日語教授。

但是兩種報紙都一樣，都沒有很多社會新聞。而在平津，依照日人自己說的話來說，是「化子，盜賊和妓女日漸增多」，爲什麼不把這些新聞登在報上這個問題，最好讓日本人自己來回答，「日本評論」上，有個名叫杉山平助的記者，關於北平，說了下面幾句老實話：「報紙上的社會新聞，爲了要儘可能的避免刺激，是不把這些市民的悲慘生活傳達出來的。」（根據上海「譯報」央譯）

被日寇佔領的區域，充滿了我同胞的災難，和日寇的荒淫，和漢奸的無恥。現在，在平津的漢奸報紙上，不登載災難的新聞，於是，充滿於報紙的字裏行間的，就祇有荒淫與無恥，拿這個來和上面我所介紹的「抗敵報」和「戰友」的緊張嚴肅的姿貌相比，可以得到一個有趣的對照。爲着明快的說明這一個對照，魯迅的話是適用的：「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

## 幾葉日記

一月二十七日 從南文都村動身，下午抵平山會口村，沿途景物與山西大異，房屋的建築也和山西不同，田野間常見青翠的扁柏樹林，爲村人墓地。

小孩子盤查行人。

宿會口，和徐海東的一個參謀閑談。他說，河北井陘北面四十里之崗頭，有一個大鐵鑛，以前是宋哲元在這裏經營，現在被敵人奪去辦理，已經開工。但工人都不服敵人管理。

從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到今天止，我們走了一千一百六十里，沒有看見一朵花。

二十八日 今天是一二八六年週紀念。想起了六年前在上海的情形，那正是舊歷年底，大砲代替了過年的花爆。過靈壽陳莊，村民在一座路邊的舊戲台前，舉行紀念大會，許多的傳單和旗子，許多的演說。

晚上九時才到城南莊，走幾十里夜路，第一次騎我那匹日本馬。這是劉師的戰利品，一個良善的日本姑娘，但因爲個兒太大，跑起來又拋得人舒服，我不歡喜她。

薄明的星光下面的沙河。

遠地傳來的犬吠。

光禿的白楊樹林裏面的一點半明半滅的小火。

「什麼人，」遠處哨兵喝問。

夜宿城南莊鄉校的一個精緻的教員住室。壁上糊了白紙，桌子上有幾本東方雜誌。過了正太路，第一次看到書，翻閱到深夜。

二十九日 午抵阜平，走四十里。在馬上想念延安和上海的朋友，有許多時候沒有音訊了，他們都好嗎？還是在沙河裏走，這是另外一條沙河，不是山西的那一條。在冬天，兩條沙河都是乾竭的。因為馱行李的騾子掉隊了，我們坐在一座橋邊沙地上等。抑臥在被太陽稍稍晒熱了的沙上，很是舒服。我身邊有一架日本製造的輕機關槍，槍手坐在槍旁他自己的毯子疊成的方包上。

睡睡又起來。往四圍一看，盡是山頭，有的很高。山岳是世界上許多美的東西的一種，特別是那高插入雲的，就是荒山，也帶些神祕。

到阜平，遇到許多有意思的人物。這裏雖開北平祇有三百多里路。騎馬兩天可以到。

三十日 留阜平，宿縣政府。阜平人物都熱烈。縣長侯薪，是一年青人。這是真正的做事的縣長。他清楚這個縣治的一切，現狀以至於歷史。穿軍服。拿很少的薪水，做極多的事。他的前任縣長名叫張中孚，是「冀察政

委會」委任的。日寇佔領平津和保定後，張中孚捲了縣裏的現款一萬三千餘元逃跑了。

「他走了以後。」侯縣長說，「縣政府祇剩下四十六元鈔票。」

我們住在張縣長住過的房間裏，房間很雅致，外面是餐室，再外面是客廳。客廳的壁上還掛着許多的字畫。有一首「過井陘韓侯廟」的舊詩，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我剛從井陘一帶來，還記得詩的後面四句是這樣：

功蓋一時誠不滅，

恨埋千古欲誰明？

荒祠尙枕陘間道，

澗水空傳哽咽聲。

字畫上面落的款都是中孚先生雅屬或雅正。這位風雅的張縣長，當他忘記了他的字畫，却沒有忘記縣裏的財庫，倉皇出走的時候，他真是「功蓋一時」的，但是，被劫得祇剩四十六塊錢的阜平的財庫，卻不體不「恨埋千古」了。

「阜平祇能算是一個四等縣。」侯縣長繼續的說。「收入總不夠開支。在平常每年要由省裏津貼許多行政費。日寇佔領北平保定以後，省裏的來源斷絕，這邊的經費相當困難，但是，我們儘可能把行政費減少了，也還可以過得去。」

從縣署的大門到我們的臥室，要走過四重門，這是封建中國的縣長的尊嚴處。在第三重門外，是縣裏的公堂，在司法沒有和行政分立的舊中國，縣太爺是縣裏的最高行政官，同時是法官。

阜平縣的公堂，現在冷落了。但公堂的中央，還擺着公案，公案上還放着一個錫鑄的巨大的「山」字。

「這是什麼東西？」伊凡斯君問，西洋大概沒有這東西。就是有，我也不知道英文叫什麼。我用許多的字，把這「山」字解釋給他聽：「這是封建中國的官吏用來表示他的莊嚴與偉大，放在公事桌上擺中國毛筆的東西。」

午飯前，馳馬到城外一喇嘛廟去參觀學校。同行十餘人，有一個胖子女人，是閩主任的婦女工作者。

阜平溫暖像南方。夜裏睡得非常好。醒聞爆竹聲，舊歷新年了。

三十一日 晴 雖阜平沿途村落的自衛隊哨兵盤查很嚴格。自衛隊都把木頭削成步槍和手榴彈的樣子，肩着，佩着。農民對於武器的模仿，正表示了他們對於武器的渴望。

沿途村落，家家門前都掛着一對綵燈，燈是用白色或深紅色的紙糊的，有的作方形，有的是圓的，上面寫着字，畫着畫。畫是梅花和烏雀一類的東西，顏色和製作都很精緻，這種漂亮的新年的燈綵，在南方的農村，我還沒有見過。

因為是新年，少婦，姑娘和小女孩子，都穿着繡花鞋子和新作的紅褲或紅衣，髮髻上插着紅綠色的紙花，倚在門口，驚奇的看着過路的生客，她們的上面是燦爛的綵燈，她們的兩邊，是用紅紙寫的春聯。今年的春聯有些異樣了，大都是「驅逐日寇，最後勝利」有的是「中華萬歲」的橫額。

整天騎馬，走九十里。晚到龍泉關。宿招提寺的住持住室，這是我到北方來看到的最雅致最清潔的房子。炕上和茶几上，沒有一點塵埃，銅質的火鉢擦得通亮，鋪在炕上的氈毯，白潔像白雪。住持真禪，是一個相當肥胖的中年和尚，接見賓客時，穿着黃色的綢質僧衣，微笑的合十，恭敬的鞠躬。他允許我們在桌子上吃葷菜。他曾捐助了好幾次軍餉。和平時節雲遊時，他常到江南。南京有他們的同宗禪寺。

「最近接到南京的信嗎？」我問。

「沒有。南京失陷以後，就沒有接到那邊的信了。」他答說。

我跟他去看了他們的佛殿。巨大的佛像全身命碧。兩邊供着許多宗教畫，「是從寧波印來的。」他說。在佛像的蓮花座下，新添了一個紅紙牌位，上面寫着「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

真禪和尚給了我一個名片：

河北阜平縣龍泉關  
招提寺住持

真

禪

悟明阜平人



## 五台山麓

二月一日 晴 早晨從招提寺動身，經過龍泉關，翻越長城嶺。

龍泉關又叫龍泉驛，是前代的重要戰略據點，爲冀西晉北的交通要道，東北七十里，就是平型關，西到長城嶺二十里。清朝時，這裏駐了兵，有一個校場，清兵在這裏定期演武，跑馬和射箭。校場在龍泉關城外。我們經過那裏時，那祇是一塊空曠的荒田，看不出一點往昔榮華的痕跡了。

一九〇〇年，在日寇和德國所發動的八國聯軍之役中，德兵兩千人，打到了這裏。在這裏和中國軍隊展開了血戰。那時候，德國軍隊已經使用了新式的快鎗和科學，中國軍隊還是用着刀箭和迷信，來抵禦強橫。中國軍隊戰敗了，退守長城嶺。這樣，雄據山間的龍泉關要隘，就一時淪於德手。

義和拳運動，原是華北武裝反帝的原始的民衆運動。德兵深恨我民衆，進據龍泉關的第一天，他們在城外的山上用水龍把火油噴滿城內，再投以火種，於是，羅馬的大火，在東方，在這山西高原的邊界上，使山上的兩千個尼羅嘩笑了。遠遠的望着妻兒廬舍化爲了漫天的烟火的長城嶺上的民兵，有誰聽到他們的哀哭麼？要是遭遇了強橫，哭泣沒有用。祇有復仇又復仇！第一代不成，再第二代！

三十八年的歲月，還沒有恢復龍泉關的原氣。城裏祇有六十幾家人家，其餘都是廢墟，長滿了荒草，蜿蜒



北河阜平龍泉關的羣衆大會 沙飛攝

在山上的城牆的一隅，像我們在照片上所見的外長城一樣，內外都沒有房屋。

城外有兩百多家人家，當我們過身時，婦女們都出來了，還有孩子們的歌詠隊，還有農民自衛隊。這回不是義和拳，不再用迷信，不祇用刀矛了，他們有最現代的組織，最科學的頭腦。不錯，武器還缺乏，但是東京兵工廠的出品，不是敵人所能獨享的，希望他們多運些來，來幫助我中華民族的解放。

走了三個鐘頭，才達長城嶺頂，人馬都喘不過氣。爬山真不是容易的事，這山路是再好沒有的官道，寬而且平坦，但還是這樣的難上。

仰望先走上山的同伴，覺得他們好像在半空。到山頂東望，太行山脈，如海波洶湧，縱橫無極。在這裏，你真會感到自然

的雄偉。綿延幾千哩的這山地，每一個山溝，都有我們的游擊隊。這個偉大的戰場，好像是特別爲我中華民族

邊設的一樣。敵人就是派幾萬架飛機，幾千尊大砲來，到這裏也沒有辦法。從這個被多數外國軍事專家常稱道的有名的戰略支點出動，進可以窺河北，退可以保山西。現在，許多山溝還積滿冰雪，望春風快來，使這些寒衣不夠的戰士，可以在溫暖的春之懷裏，施展他們的矯健的英雄的身手。

山頂太冷，不宜久立。在上一個人家喝了兩杯水，就越長城。裏長城完全衰敗了，城磚大半被搬走，有的地方祇剩了一點淺淺的城基，有的地方祇剩了一個破落的門樓，古時代的光榮遺蹟，衰微到了這樣。

我以為下山也有二十里，却祇走了幾里路，就是平地。山西是高原，在這裏看得最分明。長城嶺是河北阜平的高山，却是山西五台的平地。同時僅隔一個山嶺，氣候也相差遠極，阜平溫暖像春天，五台却是冷不能堪的冰季。

午後，到台麓寺。大概是因為建在五台山麓，所以這樣命名的罷。這是一個喇嘛廟，建於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喇嘛叫做依什捧磋，七十三歲了，到台麓寺已經六十年，做喇嘛三十二年了。接見賓客的時候，他穿着黑皮馬褂，緞袍，戴黃色的緞帽，腳穿黃色的朝靴，這一定清代的衣冠。他給了我一張巨大的名片，正面印着：

一等寶筏獎章章臺麓寺貼勒  
貢前署五台山扎薩克喇嘛  
依什捧磋

反面的當中印着「粟字華亭行五」六個字。他的官銜我完全不懂，但是他的話我完全懂。他說一口漂亮的北平話，慢而清晰。他自己說是河北人，但是他的名字和他顯然有別於漢人的面貌和舉止，顯露他是屬於漢族以外的民族。

我們到了栗喇嘛的居室，他端着黑漆茶盤，向賓客獻茶，恭敬的端着茶盤走來，身子向前面微微的彎着，在客人接了有蓋的茶杯以後，又恭敬的倒退幾步，然後就坐。他有許多的徒弟和侍從，但是他要親自向客人獻茶，這是清朝的禮貌呢，還是喇嘛教派的？我不知道。但是，賓客來時，山門外的三聲禮砲，確是清的禮節，在小說裏關於清代官家，有這樣的描寫。

在進廟和出廟的時候，我們聽到了歡迎客人和歡送客人的音樂，這是一個使我永不能忘的節目。我真想不到，在這樣的窮鄉，在這被敵人回面包圍的絕境，還會聽到這麼優雅的音樂。我看過一張好來場的音樂短片，她介紹了夏威夷的歌曲，俄羅斯的古樂，墨西哥的民歌，南海的情歌，維也納的絃樂，黑種人的爵士和美國人的時調，但是這個製片者，却使人感到遺憾的遺漏了佳妙的中國喇嘛的音樂。

真正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樂隊。十二個樂師穿同樣的黑衣，披同色的花鬃，分兩行走着。哪裏來的這麼佳妙的長笛？那樣清越的短簫，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是普通的皮鼓，他們打起來，却是那麼合於節奏的叮叮。小鑼也不發出慣有的嘈雜的鏗鏗聲，嘹亮而又溫婉。最好聽的是古笙，我不知怎樣形容他，但我相信任何人聽了，

一定要感到平和，而且發生一種柔和的綺麗的印象。

中國的音樂，充滿了柔和綺麗的女性美。

下午四時到門限市。從台麓寺到門限市的途中，完全馳馬。這是一次最愉快的馳馬。我的蒙古種的褐色的小馬是十幾匹馬中最強的馬。他的性格我非常歡喜。他的嚼口很硬，跑起來，兩隻手緊拉着他的韁繩，也停他不下。他又是這樣要強：許多馬同跑的時候，他是無論怎樣都要跑到所有一切馬匹的前面，縱令前面是溪河，是岩谷，是深深的坑穴，是危險的山路，他不管，他一直向前奔去，一直要到後面的馬匹的蹄聲，遠遠的落在後面，而且完全沉寂了的時候，他才肯停下來，慢慢的走着喘氣。但是如果聽到後面又有蹄聲迫近了，他又跑起來。他是一個不顧疲倦，不顧危險，一味逞強的淘氣的小傢伙。

「騎這匹馬，要多操一點心，」馬夫對我說。

「頂好讓他走前面領路，在別的馬的後面走，他會跑，跑發了，帶不住他的。」有人警告我。

但我還是有時有意讓他跑，騎了他跑，的確是一種緊張愉快的遊戲。

好馬都有勇武要強的男性美。

今天很舒服，聽了喇嘛廟裏充滿了溫和綺麗的女性美的音樂，又騎上一匹充滿了勇武要強的男性美的小蒙古馬，馳了一天。

晚宿門限市楊愛源宅。門限市有兩百多人家，都是楊愛源的佃戶。據說，楊是閩的女婿。他的住宅很漂亮，很寬大。在北方流轉了半年，走了幾千英里，今晚第一次看到了西式的鋼絲床。北方鄉間，都是睡炕的。

晚餐是閩主任代表招待。吃滹沱河大米，柔軟像南方的糯米，却少糯米的黏性。記得中午在台麓寺，吃了喇嘛的餅乾，是非常精緻的，鬆脆的餅乾。

今天很舒服，吃了喇嘛佳美的餅乾，又吃了滹沱河有名的大米。

## 雞毛信

第一次聽到雞毛信這名字，是在正太路南面，那時我很奇異這名字。第一次看到送雞毛信的農民，是在正太路附近的戰區。

在一個冬夜，天很冷，我們從東冶頭下來，在天鏡廟南邊一個小村住宿，天鏡廟北面不遠，已經發見了敵人的前哨，我們住的地方，入了戰時狀態，人民多已逃亡，路上行人絕跡了。我住的房子，祇有一個跛足的人，他逃不動，而且就是敵人來，也不準備逃了，憑了跛脚，他希望可以逃出敵人的刺刀，但這誰也不能保證。

在這祇有一個跛足的人的房子裏，我們用高粱桿子燒起火來，在火邊烤幾個從後方帶來的饅饅，大家分吃，一面吃着這戰地的「吐司」，一面談着我們可以清晰聞見小鋼砲的爆聲的東冶頭的戰事。

「爲什麼還沒有接觸呢？」焦急的人問。

「敵人的情況和目的還不明白。」田說。

從火綫上，陳來信要我們非戰鬥員，再退後一點，大家不願意退，堅決的留在那裏，在火旁等聽前面的消息。深夜，火線上的情況還是不明的時候，却從後方來了兩個農民，送來一封插着兩枚雞毛的信。

「這是要送到前面去的。」農民說。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還是帶回去罷，前面在打仗，你們知道嗎？」田說。

這封信真沒有要事。這不過是後面一個村莊的村公所寫給前面一個村莊的村公所的一封普通公函。但就是這種不重要的信件，因為插了雞毛，隣近戰場的農民也都冒盡艱險，不分晝夜的傳送。

雞毛，倒是雞的創設，我不知道，有人說是第八路軍創設的，沒有問第八路軍，不能夠斷定。但是我想，這種送信的方法，一定有什麼出典。為什麼農民接到插了雞毛的信，就知道是緊急的信件需要急急的傳送呢？為什麼雞毛成了緊急的象徵呢？都不明白。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這是戰區和隣近戰區的地方通訊的好辦法。在這些地方，郵政停頓了，民間的通訊關係，雖然可以暫時停止不要緊，但是公眾機關的通訊網，決不能打斷。第八路軍的通訊員，祇有傳送軍令的責任，軍隊和政府的電報，也祇能拍發最重要最簡單的電稿。於是，這種古風的雞毛信的制度，需要建立了。

重要的或假裝重要的文件和信件，插着雞毛，緊握在忠實的農民的手裏，不分晝夜，不畏風雪，匆忙的從山谷傳到山谷，從村莊傳到村莊。不會誤事，不會送錯的。我還沒有聽到雞毛信落在敵人手裏的事件。如果送信的強悍的農民，遇見了敵人，會怎麼樣？敵人如果少，他們會抵抗，敵人如果太多了，他們祇是死，信不會落在敵人的手裏，在死前，他們會毀掉。



敵人的機械化了的部隊，和到處散佈的漢奸，都有精良的通訊器。在劉師，我曾看見他們繳獲的一個小的無線電機，祇有兩塊豆腐重疊起來那麼樣大小。這是日本間諜帶在身邊的袖珍發信機，得到了情報，可以立刻拍發簡單的密碼。在邊區看到了轟的部隊繳獲的兩架兩用無線電機，同一的機器，可以收發電報，也可以收發電話。

可是，敵人雖然挾了這樣完美的通訊器，又有精密的間諜網，還是不能迅速的正確的得到我們的情報。敵人在正太路沿綫，每天用二十元的高價雇用幹練的漢奸，來刺探第八路軍和游擊隊的消息，但收獲也不十分豐厚。

我們的通訊方法非常的落後，但是我們却能正確而且迅速知道敵人的動靜。

由於雞毛信，說到了敵人的情報工作，離開題目了，現在，讓我們回到本題上來罷。

邊區現在不用雞毛信了。邊區重新建立了郵政，郵差代替了送雞毛信的農民。他們是職業的人，不是義務的自衛隊了。

正太路 and 同蒲路北段被敵人佔領以後，冀西晉北的郵政完全停頓了，高級的郵務人員，都已逃亡。那時候，他們曾經用過雞毛信。但邊區日益鞏固而且日益擴大，雞毛信不足以適應行政機關日益繁重的需要，更不足以効勞於商家。於是，他們把那些沒有逃亡的郵政人員召集，印了兩種臨時郵票，一種五分，一種一分，通

# 票郵時臨區邊察冀晉



行於邊區四十三縣。

郵務人員都是舊人，但是他們的薪水不是依舊。在這時候，平常待遇優渥的郵局職員，都自願拿很少的薪水，做很多的事情，以前一位鄉間郵局的職員，月薪五六十元，現在是十元左右。這種低微的薪給，並不是出於政府的強定，也不是郵務不發達，郵政的收入不够支出，而是由於全體職員，上至郵政局長，下至郵差，都看到國家的危難到了這樣的地步，沒有個人的安樂，祇有民族的安危，自願祇取一點足夠鄉間生活的生活費，把省節的費用，充裕邊區臨時政府的不大充裕的財源。

政府的負責人，一方面固然把這種安定在敵人後方邊區的民生的措施，引以自傲，一方面，他們一刻也不忘記，這祇是臨時的辦法。

「我們希望早一點把日寇趕跑，」一個政府的負責人說。「早早恢復我中華郵政的統一，恢復中國領土的完整。」

當你在邊區旅行的時候，在早晨的山上，或是黃昏的曠野，你常常可以碰到穿綠衣的郵差，在辛苦的奔波。他們的薪金很微小，但他們是一樣的把寄信人的消息和憂喜，穩當的，便利的帶給收信人，像全國各地的郵差一樣。

## 傷兵醫院

走進院子的時候，我聽到了傷兵醫院慣有的呻吟。「這裏是重傷兵。」領我們的人解釋着說，我們已經走進了一間有着寬闊的炕的大房間，在光線不十分充足的這炕上，睡着十幾個傷兵，他們有的打傷了臂，有的打壞了腿。有一個人，頭部受了沉重的鎗傷，連眼睛也被綳帶遮沒了，沉沉的睡着，包在污髒的灰色絨毯裏面的身體，有時動一下，但他呻吟也無力，能够用呻吟來減輕一點痛楚的感覺的，還是傷比他輕的他的同志。愛好輕鬆快適的讀者，請不要跟我走進這醫院吧。因為無論如何，這裏是憂鬱的。但是如果這裏多一點藥品，受傷戰士除了擦一點碘酒以外，還有其他應有的藥物的話，他們也許好一點。如果戰場上多幾個救急的醫生，戰士受傷以後，立刻被包紮起來，少流些血，他們也許好一點。

這邊什麼都缺乏，缺乏藥品，缺乏醫生。「我們的同志受了傷，祇能擦一點點碘酒。」徐海東告我。「我們受傷的人一天天增加，可是我們的藥品一天天減少。」這醫院的醫生說。

在北平，在石家莊，他們原是可以私運藥品的，但是他們不敢用這些私貨，因為無處不伸出毒手的日寇，是不會放着藥品不置毒的。

站在我們面前的，是這醫院的主任醫生，他是福建人，是在蘇區醫藥訓練學校畢業的，他對於這樣窮困的環境，並不表示絕望。「我們一方面儘量的節省現存的藥品。」他說，「一方面等待外來的接濟。」第八路軍曾經想種種方法去接濟他們的藥品，雖然他們自己也困難，常常爲了這些事，朱德先生非常的憂慮。當外國朋友看了第八路軍使人興奮的忠勇，使人感動的窮乏，願意解囊相助的時候，他總對他們說：「捐給五台的游擊隊罷，他們很窮。」

除了盼望外間的接濟以外，邊區的藥物還有一個小小的來源，就是繳獲敵人的藥物。在我寫文章的這張桌子上，有一瓶日本凡士林，這是一二九師的戰利品。因爲有了牠，使我在這次冰天雪地的旅行中，免除了凍腳的痛苦。

從重傷兵睡着的房間裏走出，我們又走到輕傷兵的房裏去，這裏有幾個年紀很輕的孩子，還是在遊戲和學習的年齡，他們就爲着國家流了血。但是畢竟因爲年紀輕，不能忍耐他們的痛楚，呻吟的聲音比任何人都大。

我們向另外的病房走，在途中，和醫院主任有下列的談話：

「傷兵的伙食怎麼樣？」

「比普通的戰士好一點，我們儘量的使他們物質上舒服一些。這裏的人都吃小米或是窩窩頭，傷兵吃

大米有時候，老百姓也送些洋芋，肉和乾菜來。」

「水菓呢？」

「這邊的梨多，傷兵常常有梨吃。」

我們又到了一間重傷兵的病房，醫生和看護正在替傷兵換藥，有一個兵的大腿上，一個進口很小的鎗傷，出口非常的大，這大概是達姆達姆彈的傷痕罷。敵人在華北使用國際禁用的達姆達姆彈，已經不止一次了。去年在太原的傷兵醫院，我看見了三十幾個中了達姆達姆彈的傷兵，還看見了幾十個中了瓦斯毒的傷者。敵人的屠殺我國軍民，用盡了違背人道，違背公理的任何毒辣的手段。

邊區有好幾個傷兵醫院，今天見到的這個是最大的。這裏有好幾百人。我們又走到了一個院子，痛楚的呻吟從微閣的屋子裏發出，又是許多重傷兵住着的房間。在炕的外邊，躺着一個臉色蒼白的傷者，他對我們說話，竭力想舉起頭來，終於無力的倒下了。

「謝謝你們來看，」他低微的說，口音是四川的。「爲國家流血，是應該的，是我們分內的事。祇是，」他稍停一停，於是繼續說：「第八路軍太窮了，打仗的沒有飯吃，受傷的沒有藥敷。但是，請你們出去時，告訴外面的同胞，我們不要緊，請他們不要爲我們難過，我們不要緊，請他們努力的工作罷，我們是，」顯然是話說得太多，太興奮了，他的臉色更蒼白，他更疲倦了，「我們是，既到這裏來了，就是準備犧牲的，不把日寇趕出去，我們永

「不回家」他的眼睛，不知在什麼時候，充滿着淚了。而我們也不會比他更冷靜。我們互相避開着眼睛，  
我走了出來。一直到現在，他的最後一句話，和他說話時充滿眼淚的眼睛，好像還在眼前一樣。

## 敵兵的憂鬱

充盈着凄然抬起的眼中的

是一行行的熱淚。

——敵佐藤支隊新川隊兵士日記中短歌（據田漢譯文）——

正太路附近的游擊隊，從一個年老的老百姓口中，聽到了下面這樣的故事。

去年冬天一個荒涼寂寞的黃昏，在一座敵人佔領的村莊裏，有一個沒有逃亡，也徼倖沒有被殺的老人，看見敵人的一個哨兵，在獨自的落淚。正在流淚的人是不會有可怕的惡念的。老人於是走上去問他爲什麼哭。他不懂中國話，老人用種種手勢使他懂了他的來意。敵兵蹲下來，用樹枝在地上畫一個圓圈，裏面寫着「日本」兩個字，更用許多手勢和記號，使老人明白：日本軍隊被中國軍隊包圍了，他回不得家鄉，想起了妻和老母，他難過了。

大約是在平漢路附近的游擊隊罷，從老百姓口裏，游擊隊聽到了另外一個淒涼的故事：

日寇在華北的屠殺我同胞，完全是任性，不高興時，就不分老幼的濫殺，高興時，老弱的同胞可以被饒免。

在平漢路近邊一個被敵人佔領的村莊裏，有祖孫兩個沒有被虐殺，有一天，祖父抱着他的還是嬰兒的孫子，到村外去，被敵人一個中年的哨兵看見了，走了上來。看多了敵人狂暴行爲的這位老人，正期待着什麼不祥的事。但是出於他的意外，哨兵接了小兒，像父親一樣的愛撫他，親吻他。驚訝的老人問他爲什麼這樣喜歡這



悲憤的祝出征

一九三七，十一月，劉師在山西昔陽  
七亘村之戰勝利



孩子，他懂中國話，回答他家裏也有一個這樣的小孩子，看着這孩子，好像看見了幾個月沒有見面，也許永遠不會見面的了自己的孩子一樣。說完這話，他眼睛裏盈滿了淚水。

有着溫暖的小家庭，溫柔的妻室的敵兵的懷鄉病，是非常的濃重的。更加以被迫從事不義的戰爭，目擊着滅絕人性的許多的姦淫和燒殺，理性有時會詢問，這一切是爲了什麼？自己這樣做，得到了什麼？除了中華民族的血和大和民族的恥辱以外，什麼也沒有得到。凡是真正的人，誰能不憂鬱？但勇氣又還不足使他們公然反叛他們暴虐的軍部，於是在陣中，祇能在日記裏，短歌中，描寫寂寞的月夜，孤獨的晨昏，和自己的悲涼的懷想，來消遣他們的憂鬱。

差不多每一個敵兵的日記，都充滿了憂鬱。就是罩了一件「武士道」的衣的倔強者，也不免有時在虛偽的辭句中，流露着悲哀。

要是被俘虜了，敵兵可以放談他們的情意，他們的憂鬱是更加顯露了。

是去年年底在遼州，我去訪問了兩個新擒的俘虜。他們原是睡在一間小屋子裏的炕上的，見我們走進，都坐了起來，帶着日本人常有的恭敬的禮貌，首先感謝醫好了他們的槍傷的第八路軍的衛生部長，以後我們開始了親切的隨便的談話。從談話中，我知道他們之中的一個，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入伍之前，他是東京市電氣局員，月薪六十元，入伍後，他每月的餉銀是九元，差不多祇有他在和平時節的月薪的七分之一。

另外一個，是日本國有鐵道局的局員，顯然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他祇是尋常小學畢業生，他不大說話。他三十六歲，他的同伴祇有二十七歲。

二十七歲的電氣局員，反戰的思想表現得非常的露骨，談話也充滿了熱情。我要他在一張白紙上寫我解答幾個要緊的問題，同時也算是紀念我們的會見的題字。下面就是：

1. 當地方人民親切夫夫我的歡喜。
2. 第八路軍隊正儀友情厚我我感謝。
3. 本國老父母弟姊遠想。
4. 回國後親中國家，再來中國不打。
5. 我我的回家後日本革命運動從事了。
6. 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日本軍伐財伐打倒。

最後，他返重覆着感謝衛生部長的話：

「當衛生部長殿，親切我歡喜。」

他們兩個都簽了名，他們的名字用不着在這裏寫出，但是他們的心情是可以寫出的，他們就是在談笑中，眉宇間也籠罩着一層憂愁的霧。在這荒村裏，想起櫻花，想着快要到來的年節，他們的鄉愁一定更甚了。

依照戰爭的慣例，兩國的俘虜，要在停戰以後交換的。但是日本軍閥不留中國的俘虜，捉了中國兵，一律殺無赦，在一二八上海戰爭中是這樣，現在依然是這樣。

和他們相反，我們優待俘虜。我們本來是可以隨時釋放俘虜的，但是被釋放的俘虜的安全問題，不得不加以考慮。以日本軍閥的暴戾，把人家放回的人加以虐殺，是可能的事。

就爲了這樣，我們要把俘虜留一些時，甚至於要留到戰爭停止以後，同時，也希望俘虜在這留滯的期間，提高了政治的水平，使他們回去以後，不再受軍閥的愚弄。

我們的賓客，無論如何都免不了鄉愁，他們一方面自己也怕回去，一方面又日夜的憂愁。「但願戰爭早結束，不論哪一方面勝利都可以。」一個最頑強，最武士道的日本軍官俘虜，也說了這樣的話。

但是，日寇一天不退出中國，中國人民一天不會干休，日本俘虜要得到自由，祇有在中華民族得到了自由的時候。

## 宣傳材料拾零

### 一 用北方民謠方式誦讀的一張公告：

#### 告親愛的東北同胞

#### (一)

自從東北亡了國，家家戶戶難過活。初因日軍方來中國土，人生地不熟，既怕百姓羣起來反抗，又怕義勇軍來作難，祇好利用漢奸花言巧語來欺騙，什麼皇道樂土新滿洲，什麼修築道路爲民便。民間槍枝收完了，日本鬼子突然變了面，霸佔良田美園，姦淫東北姐妹，慘殺東北父老兄弟。捐稅多如山，我們同胞無衣無食流亡三千萬，日本鬼子真陰險，強迫東北兄弟當肉彈。亡我國，滅我種族的陰謀都實現。東北同胞兄弟呵，還能忍受嗎？此是何時何地快快覺悟罷，快快團結一致參加抗日戰。

#### (二)

陰險毒辣莫過日本鬼，滅人國佔人地，還教中國人民自己打自己。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我們都是黃帝

的子孫。中華男兒漢，豈能被日本鬼子來欺騙。誰是中國的主人？中國是誰人的故鄉？那能容得日本強盜來欺咱們高呼抗日持久戰，最後勝利定是我。這是民族的革命的戰爭，這是中國人民生死存亡的決戰，快快投入抗日軍，快快參加抗日游擊戰，咱們要回到東北那美好的故鄉，肥沃的家園。這個也不難。只有參加抗日戰，這是唯一的生路，這也沒什麼艱難。

(三)

起來，東北的同胞兄弟們，日本小鬼又向你們來欺騙，他說侵略中國是爲防共產，屠殺人民是日華親善，他們深恨八路軍，因爲八路軍勇敢又善戰，最能堅定抗日持久戰，開展擴大游擊戰，弄得日軍大炮飛機失効，「皇軍」的勝利，只剩下幾條鐵路綫。他們對於國民政府大不滿，自從國共兩黨合作了，不記仇不結怨，大家同携手，統一全民赴國難，剷除漢奸賣國賊，發動全民抗日戰，免苛捐，除雜稅，優待軍人家眷，實行合理負擔，全國上下一致都聲援，新中國就靠抗日戰爭來實現。東北的同胞呵！我們要想回到那美好的家鄉，肥沃的田園，只有參加抗日戰，敵人的毒計陰謀絕難破壞我們的鐵陣綫。

第八路軍政治部宣

二 告被日寇佔領區域同胞書：

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

我們抗戰局部的暫時的挫折，致使你們一時陷入日寇的屠殺與蹂躪的悲運中。但我們無時不在痛念你們。而且爲了保衛國和鄉土，爲了驅逐日寇和收復失地，我們決定要血戰到底！

日寇現在正向你們直接施行慘無人道的暴行。殺人，放火，搶劫，姦淫，強徵壯丁，強擄婦女。這些野蠻無恥的匪徒，佔據我們土地之後，加緊進行亡我們的國家，滅我們的種族。爲了更好的實行他們的工作，更快的滅亡我們，他們利用少數不肖的中國子孫，去做漢奸，組織傀儡政權來幫助達到他們的目的。

目前日寇在你們區域中使用的主要漢奸組織是維持會。維持會幫助敵人運輸糧秣，強徵壯丁，強拉婦女。維持會是日寇的幫兇，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全體的仇敵。你們是炎黃黃帝的子孫，應誓死不參加漢奸組織，不幫助日寇，不給運輸，不與糧秣，應該加緊反對維持會，拒絕與維持會進行任何工作。

父老兄弟姊妹們：

我們正在進行驅逐日寇的戰爭。你們的禍劫是一時的。你們暫時陷於困難的環境，不要失望，提起誓死不倖亡國奴的大中華民族的精神，組織自衛會，來幫助政府軍隊的抗戰，來解放你們自己。我們高呼：

打倒漢奸維持會。

組織自衛會，幫助政府軍，堅決抗戰到底。

肅清漢奸。

不幫助日寇做一點工作。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印

### 三 告戰地同胞書：

.....

(一) 在日寇未到的地方，立即組織工會，農會，抗日自衛隊，設立盤查哨，不讓漢奸和偵探混進來，規定日軍到來的號砲，加緊鋤奸的工作，組織游擊隊，到日寇所到的地方去游擊，擾亂敵人。

(二) 日寇已到或未到的地方我們要組織游擊隊，捕捉敵人通訊員，採買，偵探，擾亂敵人的後方，破壞和斷絕敵人交通運輸，實行堅壁清野，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點蔬菜，一根柴草，把鍋頭碗筷搬走，把水井掩埋，四處埋炸彈。

(三) 後方的人民，挖防空洞，防止敵人飛機轟炸。

(四) 戰地人民要想收回自己的家鄉土地，只有參加抗日的軍隊，與日寇拚命。

(五) 戰地人民要組織運輸隊，担架隊，偵探隊等等，幫助抗日軍隊送信，刺探消息，運送糧食，抬傷兵，帶

路等等。

（六）實行自主的合理負擔，有力的出力，有錢的人應踴躍捐助錢和糧食，幫助抗日軍隊和游擊隊的經費。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印



同胞們！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

同胞們！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同胞們！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

同胞們！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同胞們！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

同胞們！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我們是蒙古同胞。

## 日本兵士ニ與フ

親愛ナル日本兵士諸君！

我等ハ三國協約ニシテ兄弟ノ立場ヲ佔據スルニヒカケル。諸君ハ一體何ノ爲ニ、誰ノ爲ニ、誰ヲ敵トシテ出陣シテ戦フカ、誰ヲ殺シテ出陣シテ戦フカ、

諸君、滿洲軍閥ヲ思ヒ出陣シテ戦フハ、我々ノ同胞ヲ殺スルニシテ戦フアルノトシテ、諸君ノ兄弟アルノトシテ、

諸君、我等ハ一神佛ヲ信スルモノガ誤解ナシク、父母兄弟子孫ノ物ヲ何レ得ルモノカ、何レ失フモノカ、何レ守ルモノカ、何レ守ルモノカ、何レ守ルモノカ、

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

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

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

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

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

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

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

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

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我々ハ日本華僑人氏ノ兄弟弟妹ヲ思フモノカ、

## 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將校兵卒一同

六 通行證和優待停權命令

ハス (通行證)

コノハスヲ持ツテ來ラシ  
 タオカニ割シテハ生命ノ  
 安全ヲ確保ス。  
 親シキ日本ノ兄弟ヨ！  
 來タレ！  
 吾等ハ熱ク君等ノ手ヲ握  
 ル子アラウ！  
 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第八路軍給敵軍的通行證

第八路軍總司令部優待停權命令

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命令

- 一、敵軍之在日軍之制シテハ...
  - 二、自動的ニ來ル者ハ生命ノ安...
  - 三、全權限...
  - 四、水陸上ニテハ...
  - 五、...
-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總指揮部 朱德  
 總政治部 蕭克
-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總指揮部 朱德  
 總政治部 蕭克

# 七 日本人民告出征兵士書

## 出征ノ兵士諸君

全國民衆 謹同聲 哀泣 痛罵 有聲

了！悲憤が血を流し命をなすりつけし敵軍に利益を守  
 るノカキ軍艦隊ハ戦争ヲクリテアリ私腹ヲこやし  
 居ル。

婦孺ノ妻ヲ子ハ、家苦ト稱苦ニアエテゾモル。  
 滿洲國華二十萬ノ死傷者ハ能クノクニニ健在コナ

クモカキ軍艦隊ノ野心、射撃ノ採取ノズメニ殺サレ  
 ノク！

私腹ハモロ軍艦隊ノワテイ富強ニゴテカサレテ  
 ！。戦争ト大分ノ地獄生活ハ、軍艦隊ノ野心、射撃ノ  
 採取ガ、種クモモリ、決シテ終ラナイ。

支那人ハ待テ居、日本返則問題ガ支那人優待  
 シト、人カキリ、私腹ハ無理ヲ戦争ト資本家ノ轉讓  
 ノクニ死シテ行方ナシハナラナイ。

戦争ハ必ズシキ富強ヲハナシ、眞ノ愛國、眞ノ國  
 家觀念ハ大衆ノ生活向上ヲスル。大衆生活ヲマシ  
 シル軍艦隊、戦争コソ民衆ノ敵、國賊ガ。

即時平和！  
 軍艦隊ノ命ヲ断セ

## 一個沒有爆炸的炸彈及其他

### 一 炸彈

濟生橋是從河邊村通到東冶鎮，橫跨滹沱河的公路大橋。有十幾個橋洞。敵人佔領了同蒲路北段以後，隨時有進攻河邊東冶的可能。爲了防止敵人機械化部隊的進攻，需要破壞這座橋。但是，第八路軍和游擊隊沒有炸藥。

如果要破壞小的建築或是小的工程，第八路軍和游擊隊常常用手榴彈代替炸藥。但濟生橋不能這樣做。牠太大，而且太堅固了。看着這座將要被敵人利用的鋼骨水泥的大橋，戰士們都充滿了憂慮。

「總得想一個法子！」指揮員說。

「動員羣衆用鋤頭……」一個戰鬥員說。

「放下你的鋤頭吧，不然，就拿了牠掘你的墳地去。」另一個戰鬥員很不耐煩的說。

「但是，總得想一個法子！」

使戰士們這樣焦慮的這座濟生橋，是閻主任家鄉的一個重要的建築。在平常，當滹沱河沒有結冰的時候，公路汽車和農村的車馬從橋上通過，遠近的居民都享受着現代文明帶來的便利。在平常，當閻主任回到河邊村休養的時候，他的外甥楊愛源，他的將領趙承綬和山西其他的要人及其家眷都回到了五台，東冶與河邊的私宅，於是這橋上就有許多時髦的私人汽車，來來往往。當車子走到橋的中央時，車裏漂亮的太太小姐們從車窗兩邊觀賞滹沱河，一定是不止一次的驚嘆過這河流的美麗吧。

從濟生橋上看着滹沱，牠的確美麗，尤其是在牠的兩岸的梨花開了的時候。就是現在這樣雪天，晶瑩潔白的河面的冰塊和四面山頭的積雪，也造成了一種清麗迷人的風景。但是我們沒有炸藥的戰士，看了這橋和橋的四周的風景，却祇有憂鬱。

有時候，許多問題的解決，煩惱的消除，是由於一種有趣的意外。正在我們的戰士爲了不能破壞濟生橋而感到煩惱的時候，敵人一架轟炸機來了。

讀者也許以爲敵人這架轟炸機是來炸橋的吧。不是。敵人轟炸我們的橋樑和鐵路，祇限我們的遠後方。在我們的近後方，在他們幻想着可以很快佔領的橋樑和道路，他們不炸，他們想要留爲己用。

這架轟炸機是來轟炸東冶鎮的我軍的。在東冶鎮附近投了幾個炸彈。有一個大型的炸彈，落在泥沙上，沒有爆炸。五台有許多太原兵工廠的工人，失業在家。正愁着沒有報國的機會。現在機會來了。他們迅速的把

這個炸彈改成了炸斷濟生橋的炸藥

濟生橋炸掉了兩個橋洞，敵人的機械化部隊不能過來，謝謝日本飛機師，我們的戰士不再憂鬱了。敵人如果佔領了河邊，要通過這橋，去進攻五台的時候，第八路軍和游擊隊，祇需在橋頭擺兩挺機關鎗，就是敵人來一個旅團，也不容易過了。

## 二 鎗

「我到五台來，」伊凡斯君說。「看到了第八路軍和游擊隊一個特點。無論他們的衣服怎樣襤褸，臉色怎樣蒼白，他們的鎗總擦得很亮。這個證明了他們常常使用鎗，而且愛惜鎗。」

這是真的。第八路軍和游擊隊珍愛他們的武器，他們晚上抱着鎗睡覺，白天一有閑工夫，就坐在樹下或階前，折下槍的機件來儘擦。他們明白自己的鎗的一切毛病。他們有的人，還在鎗口上飾一個紅色或綠色的絨球。鎗是他們的情人，鎗是他們的生命。

但是，世界常常有許多奇異的事，愛鎗的人，却缺乏鎗。正和長於肉搏，善作白刃戰爭的部隊，沒有刺刀一樣。

「我不懂你的話。沒有刺刀？誰沒有刺刀？」

晉北的許多部隊都沒有刺刀。有了鎗，却沒有鎗上的刺刀，事情似乎很奇怪。實在一點也不奇怪。晉北的部隊，一向沒有好好的補充過鎗械。他們的武器大部分是在戰爭中，先後奪來的。奪來的鎗，刺刀常常失落了；被敵人有意無意的遺棄了，或是在衝鋒肉搏中毀壞了。

「沒有刺刀的白刃戰，那是很困難的罷。」

他們準備用梭標來代替刺刀。現在，讓我們回到鎗的本身的事情上來吧。愛鎗的游擊隊常常沒有鎗使。他們得想法子，去奪日寇的鎗。日寇的三八式的短步鎗，是他們渴慕的珍物。自然，日寇的鎗不是容易得到的。那要用血去買。游擊隊員爲了去奪鎗，常常犧牲了自己。自己的屍體躺在曠野裏，奪來的鎗枝，却交給了別的同志，在反覆的使用。

因爲鎗缺乏，老百姓也注意牠了。第八路軍每克復一地，替他們搬送戰利品的老百姓，都自動的首先搬鎗械，其次才搬糧食，其次才要衣物。

也是因爲鎗缺乏，每一枝鎗都非常辛苦，白天和夜晚都沒有休息。鎗在這種情況下，出了許多的毛病。

步鎗鎗筒的裏面都有一種微帶螺旋形的來福線，子彈順着來福線進入空中，還是螺旋的前進，這樣，射程比較遠，力量也比較大。鎗的射擊次數太多的時候，來福線被子彈磨光了，子彈出到空氣中，循直線進行，沒有力量。而且，鎗用得太多的時候，口徑打大了，表尺也打得不準。射擊很難準確。



關於這種因爲用得太多，來福線被磨光了的步鎗，我聽到了這樣一個故事：

這是發生於憂鬱的時代。當國共兩黨對立的時候，江西某些地方的紅軍，缺乏鎗和子彈。但他們有種種法子使鬥爭繼續。有一次，進攻他們的一部湖南軍隊，被他們迫退。在後退的途中，湖南軍隊裏的一個兵士，後腦中了槍彈，撲倒在地下。但不知爲什麼，追兵沒有來，撲倒在地下。這士兵，依然睡在地上，像死屍一樣。

自然，像死屍一樣的人，並不就是死屍。半響，他清醒轉來，他清楚的記得他的後腦的正當中，中了一顆子彈，他伸手去摸一摸，却沒有血，更沒有腦漿，祇有一個比彈頭大一點點的微痛的腫處，證明他的中了槍彈，並不是夢。

他很快就從地上檢起了一個彈頭，這就是紅軍射來打腫了他的後腦的彈頭。他立即領悟了三件事：一、紅軍的射手很準確。二、這顆子彈是他們自己製造的。三、發射這顆子彈的槍的槍筒，來福線被擦光了，因此，射擊沒有力，沒有打進他的腦子。

當這個士兵的哥哥把這個故事告訴我的時候，他微笑着，爲了他的兄弟的幸運，他感謝那枝沒有來福線的來福槍。

但是現在，我們的槍口都向着日寇，我們希望每一個戰場的戰士的來福槍，都有完整的來福線。

### 三 神符、女像和橡皮套

要是你翻開一個敵兵屍體的口袋的話，你可以看見神符、千人針、慰問袋、「祝出征」的友人名片和旗幟，被教員強迫寫來的千篇一律的小學生和女學生的慰勞信和強顏歡笑的家書。

關於神符和家書等，我們有了很多的介紹。現在我們在這裏介紹兩種比較新鮮的物事，這也是出於敵兵口袋的。

是廣楊戰鬥以後，我們一位同伴搜得了一個穿和服的女人的照片。女人帶着日本女人慣有的嬌豔，微笑着。在照片背面，恭敬的題了受授者的名字。看那照片的時候，正有兩個日本俘虜在旁邊，有一個同伴，就把這張照片給一個俘虜看，出於我們意外的，他把這張照片撕成了碎片。他爲什麼要撕毀這張照片呢？到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藝妓的照片，丟了「皇軍」的體面。

但是，那個俘虜錯了，如果真是一種恥辱，那是撕毀不掉的。而且，就是撕毀得掉，也不勝其撕。因爲，我們所看見那張藝妓的照片，是製了銅版翻印的，她可以發出無數張，送給無數日本兵士，撕毀了這一張，還有無數其他的存在。

下面是另外一個關於戰利品的故事：

陳旅的一個戰鬥員，在正太路附近遊擊的時候，從一個敵人屍體的身上，搜到一個橡皮套，凡是有一點男女關係的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個橡皮套是做什麼用的。但是因為我們的戰鬥員年紀太輕了，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如果說，年輕與天真，並不是罪惡，那末，我們這位年輕而又天真的戰士，不理解敵兵這個橡皮套的用場，也不算羞恥。

他拿了這個新見的東西，作了種種的思慮，作了種種的試驗。他把牠套在手指上，他將牠用力的吹，以為是什麼新奇的戰鬥的用具。始終不知道，這是戰鬥以外色情以內的用品。

橡皮套的故事表明了兩個事實：為民族解放而戰的我們的戰士，祇知道戰鬥，從事於不義的戰爭的敵人，祇知道淫猥。

據說，這種橡皮套，是日本軍部，作為一種正規的軍需品發給每個兵士的。

如果把我們看到的敵兵口袋裏的物件分起類來，可以作成一個下面一樣的簡單的表：

神符……………

觀出征的種種……………

小學生千篇一律的慰勞信……………

女學生千篇一律的慰勞信……………

強顏歡笑的家書……………

裝着糖菓的慰問袋……………

欺騙

藝妓像……………

橡皮套……………

麻醉

敵人軍部在這次師出無名的戰爭中，是怎樣把他們的人民騙上戰場的？翻開敵人屍體的一個口袋時，你就懂得一些了。實在的，敵兵的一個口袋，是敵人軍部對於兵士的政策——欺騙與麻醉政策的一個出色的展覽室。

# 幾個戰鬥的例子

## 一 陽明堡英雄

大家也許還記得去年陽明堡燒飛機的事件罷。這次我們看到了幾位英雄，是參加了那次戰鬥的。

在那一次戰鬥中，他們犧牲了七十個同志，用七十個同志的血與頭顱，換了敵人二十架飛機的這一次戰鬥，使劉師的名，傳播了中外。但是劉師長談起這事的時候，並不因為得到盛名而歡喜，却不無悲意的懷念着犧牲的同志。

「我們可以見見參加這次戰鬥的一兩個同志嗎？」我們問。

「到了前方，你們會見到他們。」

到了昔陽附近的一個大市鎮，我們真的見到了他們之中的兩個，一個是陳團長，一個是孔營長。見着他的時候，他們沒有工夫去談陽明堡事件。就是前幾天，他們得到一個小勝利。

山西平定以東六十里，有一個村鎮名叫柏木井。從平定到井陘的公路，要經過這裏，一月十二日，敵車幾

十輛，由平定滿載學生軍和軍用品，到井陘去。經過柏木井的時候，遭受了陳團的伏擊，燒毀汽車六輛，擄獲到平定一帶見習的敵人學生軍幾十個。繳獲狐皮軍衣和罐頭餅乾無數，還繳獲一架 Welta 照相機，三架無線電機，大小望遠鏡各一。

他們早就知道敵人的汽車隊要經過那裏，連夜由附近開去一營人，陳團長，孔營長親去指揮。

「敵人沒有到以前，我們在街道的兩邊伏着，」陳說。「兩邊的戰士的鎗對準街心，在那裏織成一個密密的火網，敵人的汽車來了，我們讓牠們駛過幾輛，然後出其不意的，幾個手榴彈，幾排鎗，把中間的幾輛汽車完全包在火網中，汽車上的敵人，下車來攻，我們分出一部分人應戰，另外一部分人走上汽車搬取戰利品。」

「這次戰鬥，我們傷亡祇有幾個，敵人傷亡幾十個，損失六輛汽車和許多軍用品。我們用很少的代價，消耗了敵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陳和孔微笑的談着這戰事。他們全身服用着這次戰鬥的戰利品，孔穿着敵人軍官的黃色的狐皮軍服，穿了馬靴，佩着指揮刀，完完全全是一個日本軍官的模樣，陳佩着那架大的望遠鏡，快樂的叫勤務兵把 Welta 照相機和無線電機拿來我們看。

出發以來，陳團還沒有打過敗仗，爲什麼能够這樣呢？那是由於他們多少年中試驗出來的戰術，這戰術依照了毛澤東下面的這個原則：

「軍事上的第一要義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要達到此目的，必須採用「獨立自主的運動戰與游擊戰」，避免一切被動的，呆板的機械的戰法。」

## 二 房山戰鬥

河北的滹沱河畔，井陘和平山之間，有一個小地方名叫房山。今年一月，這裏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戰鬥。國民革命軍一一五師徐旅政治部出版的「戰友」報，關於這次戰事，出了一個專號：

### (一) 捷報

一月十二日晨，敵從崗頭分三路襲擊房山我八團一營，我事前有準備，當予擊退，並斃敵六十餘名，擊死敵大隊長一名，重輕傷無數，我方傷亡二十餘名，二連連長輕傷，一連指導員朱顯奎殉國。

### (二) 經驗與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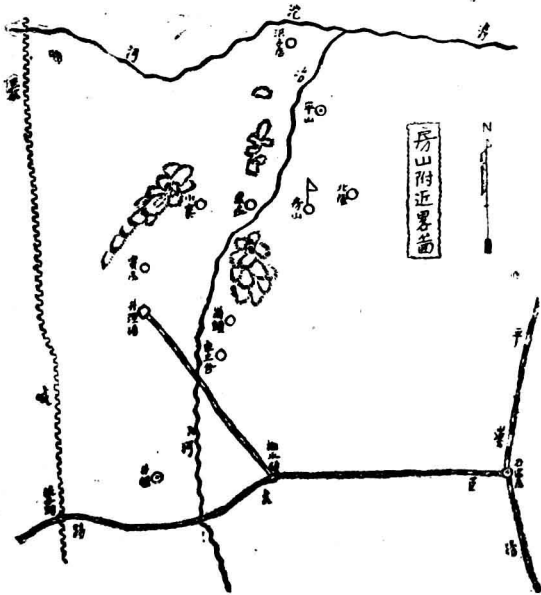
一個較大的戰鬥 一九三八年以來，我們有了好幾次行動，但都是一些破壞工作以及小規模的游擊戰。這次八團在房山的戰鬥，可以說是新年來一個較大的戰鬥，但還是小的戰鬥。

一般的是勝利了的。這次戰鬥粉碎了敵人的襲擊計畫，擊破了敵人的企圖，並且擊斃敵軍六十餘名，擊重傷很多，使敵潰亂，迫不得已退回原駐地。在這次戰鬥中，我們的傷亡也有二十餘名，一連指導員殉國，二連連長輕傷。從戰鬥的一般說，我們是勝利的，從傷亡的比例說，我們也是勝利的。

### 戰鬥的開端敵擬襲擊我們 戰鬥

戰鬥的開端是在一月十二日拂曉，敵由崗頭分三路包圍我駐房山之一營，其左翼經賈莊、趙莊嶺，小寨，右翼則繞經北隆，企圖會合於房山背後斷我歸路，並以砲隊居中逕取房山。敵的企圖是要給我們以全部撲滅。

我們有準備，但沒有準備好。我們決定在敵未過小寨前，先設埋伏一排，狙擊敵之砲兵隊，又以一部牽制敵之右翼。我們不但要阻止敵人的前進和粉碎其襲擊，並





且也要與以全部或一部的消滅。

但我們動作過遲，在我們未設埋伏之前，敵已繞過小寨，而我們的排哨又未發覺，對其他兩路我們也略為遲慢，故戰鬥還沒有得到預期的勝利。

戰鬥開始！戰鬥的開始，是由於二連發見敵人正在爬上房山背後的大山，迅速取近道登上山頭，居高臨下，用手榴彈向敵人投擲。同時敵左右兩翼會合向我應戰，我奮勇痛擊，約二小時，敵氣漸緩，敵我仍對峙良久，嗣後中路之敵經我狙擊，大起紛亂。敵見勢不佳，迅速收軍，撤回原駐地。

學習這次戰鬥的教訓 這次戰鬥，雖然是勝利，但還沒有全部實現我們計劃中的勝利。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動作遲慢，我們還不能在敵未過小寨時準備埋伏。同時，我們各處擊敵的時間也都失之過遲。我們的排哨非常不精明，敵人過去還不能發覺。

但是二連的機動，敏捷，勇敢，沉着是值得稱讚的，這是這次勝利的唯一支柱。最後，我們須要仔細研究這次戰鬥的經驗教訓，來教育全體指戰員。

### (三) 房山戰鬥中的第二連

敵人從井陘，平山，崗頭，東王舍出動，襲擊我房山，我軍勇敢善戰，並能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終於把敵人

打败了。

在這次戰鬥中，我××八團一營二連，表現了勇敢，堅決，沉着，機動和迅速的動作。在這次戰鬥中，我們看到模範的幹部。戰鬥開始時，敵人已將二連包圍，我第二連在連長喬慶和同志指揮下，迅速敏捷的和敵人掙扎，側翼的山頭，結果我們首先佔了這山頭。不幸我第二連連長在這個時候負了傷，但他毫不退縮的還是繼續領導着指揮着與敵人進行肉搏的戰鬥。

我們佔領了山頭以後，敵人還是向山頭爬上，我第二連全體戰士，英勇的拔出掛在腰間的刺刀，在鎗上，與敵人進行白刃戰鬥。揮起我們的手榴彈，朝着敵人拋去，敵人在山腰，我們在山頂，在地形上我們佔了優勢。我們的手榴彈往下擲去，非常的便當。七班的副班長打得最準確，每一個彈都打在敵人的中間。

第四班的陳昌何同志是一個新戰士，工作一向很積極，在最近幾次戰鬥中，表現得特別勇敢，沉着。在這次戰鬥中，他英勇的在前面向着敵人衝鋒，不幸戰死了。

同志們！學習我們戰鬥中的模範，把我們的戰術素養，提高一步，發揚我們固有的特長，爲了國家，爲着民族，堅決抗戰，一直到把侵略我們的日本強盜，趕出我們的國境去爲止。

（周正華）

## 1. 悼朱顯奎同志

朱顯奎同志，安徽霍邱縣人。一九二九年自動來當紅軍。工作很積極，作戰很勇敢，在部隊和羣衆中都很  
有信仰，是一個堅強的指導員。

這次房山戰鬥中，朱顯奎同志率領八團的第一連向敵人衝鋒時，不幸我們所敬愛的同志腰部中彈殉  
國了！

同志們，我們追悼朱顯奎同志，不用哀傷，我們要繼續他的精神，學習他的積極勇敢機動爲國家民族而  
奮鬥到底，把我們的敵人驅逐出國境，替朱同志復仇。

（周正華）

## 2. 同志，安靜的休息

——悼房山戰死者——

這是偉大的墳墓，

滹沱河的流水爲你們奏着葬曲，

太行山脈把你們擁抱溫暖，

千千萬萬的民衆爲你們哀悼悲歌。

這是偉大的墳墓，

同志，安靜的休息，

敵人的鐵蹄爲你們挫折，

中華的大地爲你們增色，

千千萬萬的民衆替你們仇恨。

這是偉大的墳墓，

同志，安靜的休息，

一九三八年有英勇悲壯的經歷，

因爲你們，我們會更有把握的得到最後的勝利，

所有中華民族的兒女，會更加勇敢的追蹤你們的血跡。

這是偉大的墳墓，

同志，安靜的休息，

你們安葬在博沱河邊，

太行山地，

偉大的歷史的碑文，會刻鑲你們的英名，

像山河一樣，

傳到人類的前程，

永遠而無極。

(提証)

### 三 雪地及其他

最強的軍隊，是最善的使用身邊所有的武器的軍隊——歐洲的兵法

(一) 雪地

去年一個雪夜，晉西北的第八路軍賀師防地，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戰事。

敵人有一百多輛汽車由原平開到崞縣。賀師得到了情報，派部隊埋伏於田家莊。地上積雪一兩尺，賀師在沿路雪地築了工事，在田家莊前面的敬家莊，把迫擊砲彈埋在路上。天正落雪，瞬息間，新雪把新築的工事和新埋的砲彈，掩沒得毫不露形跡。

用裝甲車領路和押後的敵人的車隊來了，埋伏在田家莊一帶的我軍，讓前面的裝甲車過去以後，用排鎗和手榴彈攻擊車隊的中部。每一排鎗都打中車上的人和車頭的要害，每一個手榴彈都擊中了司機和摩托車。車隊紛亂了，中部的車在起火，毀滅，兩頭的裝甲車又因為路窄，不能赴援。前面的裝甲車，祇好領着少數的車輛，繼續的前進圖逃，走到敬家莊又中了迫擊砲彈。

敵人的傷亡和損失軍大極了。而我們所用的武器，不過是普通的步鎗，輕機關鎗和手榴彈，而且因為缺乏地雷，用了迫擊砲彈來代替。

但是，憑着精確的情報，周到的佈置和英勇的攻擊精神，他們使身邊所有的武器，發揮了神奇的威力。

## (二) 密洞

在山西和順昔陽間，第八路軍劉師一個通訊員，用一枝步鎗和敵人一小隊，抵抗了半天。

劉師三個通訊員，在一條山路上遇見了一隊日寇和偽軍。兩個逃掉了，剩下那一個，已經被包圍，攔在他前面的，祇有死和投降兩條路。他是毫不猶疑的決定了死，但是他不能自白的放鬆他的鎗，他還有幾百發子彈。他躲進山路旁邊一個密洞裏，憑依着密洞的障壁，向敵人射擊。隨着他的鎗聲，敵人倒了幾個，於是不再前進，伏在路旁，開始用排槍向密洞還擊，密洞暫時做了戰士的堡壘，密洞的障壁抵住了許多的鎗彈。

要消滅一個人，是很容易的。或者用許多人前撲後繼的衝鋒，或者用大砲向密洞亂轟。但是這兩個方法敵人似乎都不願意用。爲了一個遲早要被他們擒獲或擊斃的人，他們不願意犧牲許多的人力，更不願意轉地去調砲隊來，消耗多量的彈藥。他們叫偽軍裏面的人，高聲的勸他投降。

「你們祇能得到我的子彈和我的屍體。」是密洞裏的聲音對於勸降的話的回答，跟着是鎗聲。

這樣的相持了三四個鐘頭的光景。敵兵繼續的緊緊包圍着密洞，鎗聲很稀疏，敵人不願意在密洞的障壁上多花費子彈，而密洞裏的人的子彈是非常非常珍貴的，每一顆都被期望打中敵人，不然就不發。

是一個出於對峙的雙方意料以外的事，解決了這次戰鬥。先前逃掉了的兩個通訊員並沒有忘記他們的同伴，叫了救兵來。於是，這有十分可能以悲劇結尾的戲劇，意外的以喜劇收場了。

密洞裏的那個通訊員走出密洞的時候，身上祇剩了三顆子彈。

他們得到了他許多子彈，却終於沒有得到他的屍體。

### (三) 鍋子

在和順馬坊附近的山路上，發生了另外一個通訊員的戰鬥故事。

一個第八路軍的通訊員和一個日本偵探猝然遭遇了。雙方都來不及拔出短槍，就互相扭打起來。這是中國國術和日本柔道的一幕有趣的比武，有可能，中國的國術家，得到一個驕傲的導引證，但是也有可能，武士道的精神，得到更多一次的激勵。有可能，第八路軍將要追悼一個新的戰死者，但是也有可能，櫻花的島國將要多添一個新寡婦。他們是那麼難解難分的扭成一團，表現着同樣的堅決。

一個農民看到了這光景，急急的跑回家去，拿出一口小的鍋子，向打架的人們奔去，他的家裏有斧頭，有鋤頭，有廚刀，如果他要幫助他的同胞的話，他可以隨便取一樣，都可以便利的解決這戰鬥，但是他為什麼拿着鍋子去？他要像漢奸一樣，調解戰鬥的雙方，然後用鍋子給他們燒水解渴嗎？顯然不是。他走近去。

「同志，我來幫助你。」

他用鍋子，打着敵人偵探的頭，於是戰鬥完結，農民拿着染了血的鍋子回去了。

關於他為什麼拿了一個無柄的鍋子去參加戰鬥的事，他沒有說什麼。我們祇能猜測他是因為心急，不暇選擇，順手拿着的。



## 從五台到崞縣

二月二日 雪 上午八時半，從門限市動身，下午五時到南茹村。走九十里，沿途雪花飄舞，落滿衣裳，落滿山谷。

南茹村和隣近牠的東茹村，是五台縣的大村莊。三個月以前，第八路軍總司令部駐此。我第一次看見朱德先生，是在這裏。這一次來，這地方蓋滿了雪。上次是沒有雪的。景物有些不同了，但有許多地方還可認出往日的陳跡。譬如樹林裏面的藍球場，還可以依稀的看出。朱德愛打籃球，第八路軍大部分人都愛打籃球。到了晚餐後，黃昏前，第八路軍團部以上的部隊駐紮的地方，都有一個或兩個球場，在開始喧囂的愉快的球戲。在這裏，如果總司令的球，被狡黠的「小鬼」搶去了，如果政治部主任所屬的一隊，吃了他的勤務員所屬的二隊的「雞蛋」，如果參謀長因為犯了規則，被罰了球，都請不要生氣罷，這是在球場，球場自有球場的規矩。

南茹村的藍球場，是很特別的。藍子釘在門板上，門板釘在球場兩端的樹腰上。地面是高低不平的，有小山，也有深谷。當你拍着球走的時候，因為碰在地面的小山谷，球會突然的，出你不意的跳到敵方的手裏去。你投得非常準確的一個球，因為在球籃邊上，碰到了門板上的鐵鉸，會突然的，出你不意的跳出籃外。但這一切

有什麼要緊勝和敗都會得到歡喜，這就是目的。

今天騎着馬在這舊的籃球場邊走過，這裏是朱德打過球的空場，現在是蓋滿了雪，沒有一點兒聲息。

上一次來在這球場上，我第一次看見了被繳獲的日本馬，日本馬都很高大。初捉過來時，不吃中國草，要吃黑豆，但是第八路軍人也沒有黑豆吃，就祇好讓他們餓，有的餓死了，活着的也都瘦得很難看。

上一次，在這裏的田野裏，我看到五台的新游擊隊實彈演習，游擊隊有十六歲的孩子，也有兩個七十歲的老頭子。

「你爲什麼要當游擊隊呢？」

「日本鬼子打來了，要保護家鄉。」老頭子答。

打完了靶以後，農民都回到家裏，穿着不三不四的軍衣，趕着牛和驢子，在田裏耕種。現在這些游擊隊到那裏去了？

現在，南茹村的民衆組織，更加普遍了。以前陪着洋芋，對抗戰毫不感覺興趣的我們的房東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現在也穿了軍服，參加了救護隊。

「你們這裏的游擊隊那裏去了？」我問這個參加了救護隊的小孩子。

「開去打仗去了。」小孩回答。

「你怎不去打仗呢？」

「爸爸不許。」

「要是你爸爸准你去呢？」

「那就去怎麼？你想我會怕嗎？」

晚上，在洋燭下寫這日記時，計算日程，今天是我們這次旅行的第三十九天。

晚上，婦女會的代表來談天，並且替我補了衣服。「這是我們的責任。」她們說。

二月三日 雪，晴 濃雲密布，雪花仍落，五台的山間田上，一片白色。

上午九時動身到五台縣去，途中，太陽在雲隙間微微露出，耀人眼睛。

過駝駝坡。去年十月在這裏，我初次遇見彭德懷先生，他正從這裏經過，去訪衛總司令。那時正是忻口抗戰的中央軍，得到第八路軍和游擊隊在側後方的活動幫助，阻止了同蒲路正面敵人前進的時候。

「這幾天陣地穩住了。」我記得，這是彭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

彭是一位樸素莊嚴的將領，他的服裝是和他的言行一樣的樸素。在駝駝坡遇見他的時候，我看見他的布鞋破了。這個穿着破鞋的普遍兵士，就是彭德懷將軍，如果沒有人介紹，誰也不會知道的。

但是知道他的人，就是看他穿着破鞋，也都怕他，而且敬愛他。

「有許多同志，」田有一次對我說，「使人不得不怕他，也使人愛他。」

上午過五台城，這城建在高崗上，很是巍峨。

看見了縣長，他是閻主任的舊吏，穿着山西官吏的黃制服。他告訴我們，五台有人口二十八萬，工農自衛隊六萬，游擊隊四千。

遇見了一個安南人，他在我的手冊上，寫了一句很長的話：

「我在用頭腦和血肉求得在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中學習些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方針和策略的經驗與教訓，爲着我自己的安南的獨立與解放！」

字的後面，他簽了一個名，我認不出，不知道是歐洲文字呢，還是安南文？

下午三時至東冶鎮。從五台城到東冶鎮的河邊村，有一條公路，現在爲了防止敵人的機械化部隊，路被破壞了。每隔十多丈，有一個大坑，寬而且深。如果破壞公路的坑，不寬不深，就不能阻止敵人車輛的前進。敵人有一種結實的帆布，鋪在坑穴上，兩邊釘在路面，坦克車和裝甲車都可以從布上過。但如果坑穴寬的時候，就不能這樣做，因爲布越拉得長，越不容易載重。敵人常常拉許多不會逃亡的同胞，強迫他們修補被破壞的公路，但如果坑穴很多而且很深的時候，就不容易修補了。

河邊村是閻主任的故里，東冶鎮是隣近河邊村的一個小市鎮。這一帶有許多漂亮的家宅，山間的顯宦

和富戶，都是這裏人。楊愛源在東冶鎮的住宅，是金碧輝煌的中國宮殿式的建築，屋子裏面有極名貴的傢具，極貴重的地毯，院子裏面有一個非常巧妙的噴泉，這種精巧的噴泉是祇有在上海的外國人的華貴的住宅和外國人的公園裏可以看到的。

東冶鎮是一個幾百家人家的小鎮，但是修飾得非常精緻。晚餐後，到街上散步，我們看見了電燈柱上釘着街燈，看見了一個現代醫院和照相館，晚上回到住處，又從無線電收音機上，聽到了漢口和長沙的歌曲。

幾個月來我是在偏僻的山村裏，薄暗的洋燭下寫我的日記，今晚的日記却在明亮的電燈光下寫。

「我們回到了文明。」伊凡斯君說。

是的，東冶鎮是一個完全現代化了的小都市，有在這裏留宿一夜的幸福，是應該歡喜的。但是回想着一個多月來所經過的地方，盡是荒涼破落的村落，雖然聽着漢口歡樂的廣播，也還是祇有憂愁。中國你應該在這次抗戰後強大起來，把荒涼都化為繁盛，把憂愁都化作歡喜。

二月四日 晴 從東冶鎮動身，至營房宿。營房是魁閣嶺下的一個小村落，僅二十人家，住一極髒的房子，又極不方便，既沒有開水，又沒有火，買了一些濕的高梁桿來燒火，但是所得到的不是熱，而是滿屋子的烟。這樣的住宅和昨夜的住宅相比，真是天堂比地獄。我們都儘量吃梨子，這裏的梨子太便宜了，上等的好梨，一角錢七斤，比較差一點的，一角錢十二斤。我們買了一角錢梨，五個人吃了一天，還祇吃得三分之一。

這裏離敵人不遠，隔滹沱相望。敵人怕游擊隊，夜裏不敢動，白天也要大羣結隊才敢移動。所以雖然離開敵人祇幾里路，我們却安穩清閒，如在上海租界。

今天風冷，吹得臉發痛，頭發昏，眼睛出眼淚。我的新伴燕薈說，繁時代縣比這裏更冷，而我們的游擊隊還沒有棉衣，穿着單衣在山崗上放哨。

中午路過東社，滹縣縣長請吃飯。老縣長逃亡了，這位新縣長是一個年青的學生。

噲縣的婦女會代表也來了。她是北平的學生，換了田舍女郎的青布衣裳。噲縣是一個新發展的縣份，以前這裏是戰場，人民都逃了。現在，敵人僅據縣城，四郊都是我們的部隊。人民都回來，而且組織起來了。

在路上，燕薈告訴我許多故事。下面是這許多故事中間的一個。

當敵人進佔定襄的時候，隣近定襄城的少數地主動搖了。有一個在鄉里很有勢力的大地主，在自己家裏召集許多地主祕密開會，反對打日本人。說日本人是不能打敗的。第八路軍知道了這消息，但並沒有懲罰這個有漢奸行爲的地主，因為他的關係很複雜，他和某一閥人有極爲奇妙的關係，如果處罰了他，他和他的親戚會造出謠言，說第八路軍還是在這裏打土豪。

同時，第八路軍明白這位地主的所以動搖，是由於對抗戰前途，沒有勝利的信心，並不是甘心叛國。他們決計用力量來教育這地主。在地主開會不久，定襄收復的消息傳來了，地主復歸沉默。

傍晚經過魁關嶺，山嶺上有一座關，三面都是山，西面可以看見滹沱河。這裏是同蒲路東面的一個天險。中央軍和徐海東的部隊配合，在這裏打敗過敵人。

「在那裏山下，」燕蓄指着魁關嶺南面一座山說：「有幾百個老百姓被敵人編成敢死隊，強迫他們拿了大刀，向山上衝鋒，去搶中央軍的山頭。在他們後面，是日本督戰隊的機關槍，在他們前面，是中央軍的機關槍。老百姓死了許多，中央軍的士兵，想到這樣做，是中了敵人以華制華的毒計，他們停了機關槍，向那衝上山來，同胞叫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有的兵士還對他們演說：『你們都是中國人，都是恨日本人的，現在，快快殺回去，』一句話提醒他們，衝到半山的老百姓，都大聲叫『殺，殺，殺，殺，』像潮水一樣的衝了下山，日本人的陣地亂了。趁這時候，中央軍從山上衝下來，打了一個大勝仗。」

在暮色中，遙望這英雄喋血的巍峨的山嶺，有些神往。

在暮色中，西望滹沱河結了堅冰的河面，還顯露着耀目的白色。滹沱河對岸的高山之後，有賀龍的健兒，要是在白天，可以向他們招手，打起望遠鏡，他們可以看出你的舉動。

二月五日 晴 白天留營房，等着在晚上渡滹沱河，過同蒲路。

我們投宿的人家，是一個有二十幾畝田地的農戶，但是窮極。這地方土地貧瘠，二十幾畝田的農家，在南方是富農了，但在這裏，祇能勉強維持夫婦兩口的生計。

三個月以前。這裏是戰場。南軍便衣隊駐紮在我們所住的房子裏，他們的規律不好，把這家老百姓家的門窗都燒去，禾場上至今還可以看出火堆焦黑的痕跡。

主人是一個老頭子，看了他的臉和手，就可以知道他是辛苦的生活過來的。

「那末，你恨南軍嗎？」

「恨南軍？不，老太婆有點氣，我不氣，這年歲，兵災常常有的，倒希望他們打勝仗，再來燒一點門窗也是小意思。日本人來了，單單是燒還算是好呵，還要殺人，還要……」他不說出下面的話，大約是怕我不懂，或是不願意說污穢的話，他祇用兩隻手差不多使人不能察覺的做了一個猥褻的手勢。

「日本兵到過這裏嗎？」

「沒有到過這兒，祇在前面山上打過仗。聽說日本人是來到這裏來，不知怎麼沒有來。雖沒有來，我的老太婆早受了害。聽說日本人要來，她要逃到山裏去。我對她說：『你也要學姑娘，往山裏逃嗎？想想你的年紀，照照鏡子吧。』她罵我：『你這老不要臉的傢伙，你要我像什麼什麼人一樣麼？』她囁哩咕嚕數了許多遍了。日本人姦淫的女人的名字。你想我有什麼法子叫她不去呢？我祇可憐她的小腳。』去要當心，不要折了腿子。」

但是，她沒有聽我的話，回來的時候，她的左腿跌斷了，現在還睡在炕上。」



## 再過封鎖綫

二月六日 晴 昨天下午四時從營房（山西崞縣一小村）動身，沿滹沱河走四十五里，滹沱河東西兩岸都是空曠的平原，我們經過的地方，正是原平對岸，離原平僅十來里，那裏有一千多敵人。

日落以後，新月出來，照耀着河山，十分明晰。月光下，人馬歷歷如繪，要是敵人勇敢點，他們可以出來攻擊。風太冷，把皮領包好頸和臉，風還是從毛皮的縫隙裏吹進，像無數小針頻刺。

上游滹沱河結了堅厚的冰，我們從冰上過河。河很寬，幸冰上有雪，不滑。馬蹄踏着碎雪，音響很大。敵人要是在河的西岸安置一架機關槍，那我們都要橫屍冰上。但敵人不敢，他們被游擊隊襲擊怕了，夜不敢離大城一步。

過了河，再走了八里，才過汽車路 and 同蒲路，這一帶是敵人封鎖綫，但每天下午四時，敵人就收了哨，集中大城市，再晚怕我軍襲擊。

在同蒲路一座鐵橋下過，這橋在白天是爲敵人服務的。如果有炸藥，我們可以炸毀了牠再走。賀龍的人太勇敢，站在鐵路上担任警戒，看見我們來了，大聲的招呼，吸香烟，咳嗽。敵人離這裏很近，無疑

是可以看見香烟的火，聽見馬的蹄聲和人的咳嗽的。

「來了，打一下就是。」這是他們對於小心的人的警告的回答，

「前天晚上在這裏，還繳了兩挺輕機關。」另外一個說。

賀龍的部下，大半是湖南人，有勇敢的素質。賀龍自己就是一個十足的湘西蠻子，軍中流傳着他許多的逸話，下面是許多逸話中間的一個，那是在洪湖開始蘇維埃運動的時候。有一次，他正在火線上指揮着戰鬥，一個迫擊砲彈恰恰掉在他的腳邊，卻沒有爆炸。他沒有動，看着這位飛來的刺客靜靜的躺在地上，像酣睡的小豬一樣，他感到了有趣。他問他：「你炸不炸不炸嗎？不炸我就少陪了。」

賀龍和他的部下，保持了多年以來革命的湖南大無畏的傳統，他們的眼中沒有任何困難，也沒有任何危險。他們在我們前面走着，是那麼樣的充滿了活力，充滿了戰鬥的精神，祇有一排人，但卻希望原平的一千多敵人出來和他們打一下。

用少數的人引起多數敵人的大擾亂，是賀龍軍隊的常事。有一次，也是在這同蒲路附近的一個名叫白家莊的村莊裏，夜月初上，敵人一中隊，趁着月色在禾場上點名，突然飛來兩個太原製造的大號手榴彈，一齊爆炸，死傷幾十人，全村騷動了，這是賀龍部隊的三個戰士所做的。現在這三個戰士還是無恙的在部隊裏繼續着戰鬥。

如果祇有小的部隊打游擊，敵人也許還容易應付，但賀龍有時也來一次大規模的陣地戰陣地戰和游擊戰配合着運用，變幻不測，使敵人迷亂以至於慌張，在敵人的慌亂中，選取我們進攻的機會。

現在，在我們前面走着的是這些使日寇害怕的短小強悍的湘西人，他們還是說着滿口湖南話。日本矮子打不死有鬼！他們說，他們帶着我們走過封鎖線。就在封鎖綫的邊界上，坐下來休息，吸着烟。晚上的寒風以他們咳嗽，又高聲的談着這近邊發生的戰事。這些地方，他們太熟了，每一顆樹，每一個土丘，每一所家屋的模樣，他們都熟悉。

我們安全的渡了溇沱河，過了公路和鐵路。

晚上，原野的風冷極。四處沒有一點點遮欄。馬不能騎，騎了腳太冷。鞋子又破不能行。月已落，天上祇有薄層的星。看得見大山，却看不見路上的小石子，時時踢着石子，跌倒又起來。

有些餓了，我拿出口袋裏的日本餅乾來吃，這是轟送我們的戰利品。有了過正太路的經驗，這次我們都預備了乾糧和梨，不怕飢餓和口渴了。

但是手太冷，不能削梨。

我的幾個口袋，全裝滿了東西，食物，碗筷和筆記，還有邊區幾個友人託我帶到外面投郵的平安家信。我把這些信藏在胸前的口袋裏，我怕辜負了這些人們的珍重的寄託。

但是，如果有一顆子彈飛來呢？我忽然想起了田在平型關遭遇的事。他是在平型關負了傷的。但在他負傷以前，他的前胸還吃了敵人一顆子彈，却沒有受傷。

一顆子彈打在胸口上，他却沒有受傷，似乎很奇異，但並不奇異。他正在山上指揮着作戰，一顆流彈打在他的制服左面的上口袋，發出打碎了玻璃的嘩拉的聲響。他很吃驚，就在自己的下巴邊，突然發出這嘩拉的聲音，的確是要使人吃驚的罷。他的口袋打穿了，口袋裏面的一本硬面懷中記事冊，也打穿了，記事冊裏面的一個小鏡子打成了碎片。碎玻璃的聲音就是那面鏡子發出的。子彈是適可而止，沒有觸到他的皮肉。

田保存了這個記事冊，還是放在他的制服左面的上口袋。這的確是一個珍貴的紀念物。當他拿給我看的時候，我覺得那面破碎的鏡子，有很大的魅力，希望我也有着這麼一個光榮的紀念物。

我把人家託我帶出投郵的家信，放在我的口袋裏，突然想到，如果流彈打中了這些信，卻沒有打死我，我將怎樣處置這些信？保存牠們做紀念呢，還是寄掉牠們？

日寇解決了我的這矛盾，他們根本沒有出來打我們。

半夜以後一時許，至×××，在「動員委員會」小睡，這鎮上的自衛隊找了幾枝槍，已出去打游擊去了。「委員會」的房子裏祇有一個人，坐在煤爐旁邊看小說。我有好久沒有看見書了，想翻翻這裏的書，却睡着了，人太疲倦。

算起來，在邊區恰好兩週，進出兩過敵人封鎖線，都幸無恙。我不知道，我是應該感謝我們的戰士的英勇呢，還是應該感謝敵軍的怯懦？

這次旅行，蓋自己的被子，而且差不多每天洗一次身，沒有生虱子。上次到五台，生了兩次虱子。

天明，到了×××的賀師一團部。團長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青年，剛好打完一個小勝仗，像小孩一樣的  
天真的追述着戰績。

晉北很荒涼，但因為有戰士，而且有戰士們的鎗響和談笑，不很寂寞。

# 附錄一

第一篇 游擊隊的母親

第二篇 師生游擊隊



另外一個游擊隊員告訴我，這位老太太，不祇是他們副指揮的母親，可以說是他們整個游擊隊的母親。隨便到什麼地方宿營的時候，她常常戴着一副老光眼鏡給隊員補襪子補衣服，洗衣服。

「老太太精神真好，每天她總要做一點工作。」一個游擊隊員笑着說。

我辭了她出來，她的兒子一邊送我，一邊在路上告訴我過去在陽泉煤礦裏做工的時候，他做工會的工作，他的母親也幫他忙。那時候，官廳禁止工會的活動，工人發一張工會的傳單，就有坐十二年牢的危險。於是，在早晨在礦區溪水邊，常常有個老太婆拿着許多髒衣服在洗，看到四圍沒有人，就把傳單用水漿貼在牆壁上，動作很迅速，有人來了，她就伏在溪邊洗衣服。這就是他母親。

有這樣的母親，真值得驕傲，臨別的時候，我祝賀了他。又突然想起，他剛才說到他母親翻山的時候，他有一句話吞吞吐吐的沒有說出來的話。我問他是什麼說不得的話。

「你知道，」他說。「游擊隊的行軍常常要翻山的，我的母親的腳太小，年紀也大了一點，不大能夠翻，但是她很逞強，你不能說她什麼不能夠。所以剛才我不說。但是女人跟着游擊隊走，總不方便，我們準備把我們隊上的女人通通安置到後方，叫我母親也去。如果她要工作，她要替我們補襪子，她還是可以，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破襪子，送到後方請她補。」



# 師生游擊隊

編者先生：

如果你願意，請把我現在寄上的這一個游擊隊的宣言，一字不漏的轉載在貴報。（宣言另附）

爲了使你在這宣言以外，還能夠知道一點關於這個游擊隊的事情，我把我遇見他們的經過，告訴給你聽。

我遇見他們，完全是偶然。我雖然是一家報館特約的戰地記者，却並不常常特意去訪問個人或團體，我願意從對象的不知不覺間得到我的材料，我要從人們的談笑中，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理解他們的工作和態度。但是關於這個游擊隊，就連這個原則，也不能適合。我遇見他們，完全是偶然，而且在一起的時候很短促。二月十日，在山西某縣賀師長的晚餐桌上，會見了這個游擊隊的隊長劉子崇先生。老早就聽了賀師長在一個參謀談話，說是頭殺一隻豬，歡迎一個新的游擊隊，就是指他們。他們正經過這裏，開到雁北上前綫。這個小縣城裏住滿了兵，民房沒有一個空，一個通訊員進來說，這裏找不到房子給這新來的游擊隊住了，賀龍發了脾氣。賀龍是一個非知識分子的將領，但是，並不像小說家所描寫的非知識分子的革命家一樣，看不起知

識分子相反的，賀龍很尊敬這些學生和教員。

「無論如何都要想法子。他們都是中學生，曉得嗎？」

賀龍沒有錯，這些學生和先生的確值得人尊重。他們不但沒有逃難，而且背起了武器。他們胸前佩着的兩個黃色手榴彈，表現了他們的英勇，他們的臉色完全黑了，不像書生，真像戰士。

去年從清源本校出發，經歷了許多艱苦，餓過幾次肚皮，翻過許許多多的最壞的山路，到了賀龍這裏，他們已經是非常老練的游擊戰士了。

「從前，祇能吃兩碗飯，現在能吃五碗了。從前，一天走不了三十里，現在一天走一百里也行了。」從前是校長，現在是隊長的劉子崇先生描畫他自己。他穿着軍服，却還是非常的文雅，他的旁邊坐着一個比他年輕的人，那是學校裏從前的軍訓教員，現在的副隊長。

「關於軍事，多半由他負責。」劉指着軍訓教員說。

太原沒有陷落前，太原的成成中學就遷到了太原西南的清源縣，想繼續開辦。但太原失陷以後，清源縣被敵機慘炸，成成中學的師生全體，都感到非常的悲憤，在這樣的時代，還能夠好好的讀書講學嗎？於是，全校師生，教員拋了教鞭，學生丟了書本，共同組織了這個游擊隊。想法找了一百多枝步槍，幾百個手榴彈。在晉中受了一點軍訓，於是北上。

現在，他們在我們眼前，臉色黧黑，身體茁壯的走着。到晚上，賀龍佈置了一個晚會。有甘主任的歡迎他們的講演，游擊隊的答辭。

「第八路軍××師是我們的的老大哥，我們要向這個作戰經驗非常豐富的老大哥學習。」游擊隊代表說。

賀龍坐在台下，仰望着他，老含着笑，像小孩子一樣，如果不是他的小鬍子太明白的生在嘴唇上，他真不像老大哥。

有兩個姑娘唱「松花江上」，很悲涼。繼着有兩個男孩唱「空軍進行曲」，很愉快。以後，賀龍走到戲台邊，向台上的「小鬼」笑着耳語了一下，於是「歡迎游擊隊唱歌。」一個「小鬼」叫「歡迎游擊隊唱歌。」這回是許多「小鬼」齊聲的有節奏的附和。

不用催，游擊隊裏爆發了「義勇軍進行曲」，很雄壯。

從西康來的一個小蠻子，還唱了一隻蠻子的山歌，音調有點像湖南山野的山歌。

新劇開幕了。爲這師生游擊隊演出的節目非常的繁多。到夜深，晚會才完畢。

第二天，他們就要走了。從三、六歲的校長一直到十二歲的小學生，都跑到晉西北的前方，發出他們第一次殺敵的排鎗了。

到南方以後，一直沒有聽到他們消息。也許，他們已經打到綏遠去了。祝福他們。

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  
游擊第四支隊太原成中同學

## 爲號召全國青年參戰宣言

中華民族的青年男女們！

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停的瘋狂進攻，自佔領我太原、上海、南京後，繼續向我武漢、徐州方面進逼，意圖奪取我臨海、津浦，控制我華中、華南，進而吞滅我全中國，完成其稱雄世界，獨霸東亞的迷夢。祖國的危機，已到最後關頭，擺在我們前面的，終只是兩條路：不是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完成我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便是亡國滅種，做日本永世的奴隸！

我中華四萬萬人民，在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早自蘆橋事變以來，即走上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的光明大道，在此五六月抗戰的當中，已給與日本強盜以嚴重的打擊。全國上下團結更形鞏固，對於全民族抗戰的推展更形積極，在全國改革政治機構，肅清漢奸份子，改造部隊，加強政治訓練，改善民衆生活，動員抗戰力量。在華北，尤其在山西，廣泛的開展了游擊戰爭，武裝起千萬民衆參加作戰。無疑的，這一切是爲了抗



## 附 錄 二

- 第一篇 華北——世界大戰的起點…………… 袁 德
- 第二篇 山西的游擊戰…………… 真理報
- 第三篇 無公可辦的「臨時政府」…………… 陸易生
- 第四篇 西綫所聞…………… 席更生



# 華北——世界大戰的起點

英·China and Japan 裘德作

華北對於中國的經濟，對於中國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之發展，對於抗日國防之建立，都有決定的作用。華北之經濟上與軍略上的重要性，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牠特別發生興趣的原因。日本征服華北後，可以阻礙中國工業的發展，可以削弱中國的國防，可以獲得特殊的地位，可以操縱中國整個經濟。日本帝國主義者想把華北作為戰爭的根據地，想從此再向西北與華中展開軍事政治經濟的侵略。征服華北是征服全中國的第一步。

按照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計劃，華北是滿洲與中國的緩衝地帶，獲得華北，可以保證被佔領的滿洲的穩定。按照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計劃，華北是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根據地。

華北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和綏遠五省。這片廣大的領土共有四〇八、〇〇〇方哩，幾等於三個日本。華北的人口達八二、三八四、〇〇〇人。

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是河北、山東和山西三省，而河北和山東最宜於農種。每年有兩次收穫：夏季收穫棉



花，玉蜀黍和大豆，冬季收穫小麥和大麥。

華北蓄有大量自然財富。煤的總量達一、三二七、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佔全中國煤的總量百分之五三、九。山西煤的總量達一、二七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山東一六、四〇〇、〇〇〇噸，察哈爾五、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煤業最發達的，還是河北和山東，因為這兩省交通最便利。河北每年產煤六、六〇〇、〇〇〇噸，山東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噸，山西二、四〇〇、〇〇〇噸。

全中國每年共產煤一九、四五〇、〇〇〇噸，其中一二、六〇〇、〇〇〇噸都來自華北。大多數中國煤礦都操在外國人手裏。只有魯南中興煤礦公司，全由中國人經營。

中國大部份鐵礦都在滿洲，光是遼寧一省，共有八七二、一八一、〇〇〇噸。日本併吞滿洲後，中國主要的鐵礦都被奪去了。目前中國還領有二六〇、六二〇、〇〇〇噸，其中一一三、六四〇、〇〇〇噸在於華北。日本帝國主義者如能佔領整個華北，則將獲得中國全部鐵礦。

在一九三六年，華北共有紡織廠二十八所：十所在河北，十三所在山東，五所在山西，在這二十八所紡織廠中，十三所是屬於日本公司，有最新式的機器，中國人的紡織廠有三五五、〇〇〇紡錠和三、五四六織機；日本人的紡織廠有七一、〇〇〇紡錠和九、三六四織機。日本資本在華北的紡織業中有決定的作

用。

北平是鐵路的中心。所有鐵路的起點都在北平：向南有平漢路；向北有北甯路；通南京有津浦路；向西有平綏路，通內蒙。這條鐵路與新近築成的同蒲鐵路相接。山東有鐵路通青島。

華北鐵路網的長度共五四五、四五五啓羅米突，超過中國全部鐵路的總和的半數。

此外，華北沿海一帶，還有許多大港埠，如青島、烟台、威海衛。這些港埠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有很大的作用。日軍佔領華北後，北甯鐵路從山海關到北平一段又落在日人的手中（其餘部份是日軍佔領滿洲時落到他們手中）。日軍正拚命爭取華北及其鐵路的管理權。

華北非常適宜於種棉花。華北棉花的重要，可在下一事實中窺得見：在一九三五年，華北產棉達四百二十萬「匹喀爾」（一個匹喀爾等於五百格蘭姆），佔全國的總量三分之一。日本紡織業及軍事工業正缺少棉花，一向專從美國和印度輸入。滿洲種棉並不怎樣適宜，因此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華北成爲他的種棉花的根據地。

華北的鹽也同樣重要。華北的鹽佔全中國的鹽的半數。最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垂涎的東西，除棉花外，要算鹽了。日本的食鹽向靠非洲供給。日本的化學工業與軍事工業之急速的發展，也需要相當的鹽。日本希望於佔領華北後，獲得一個自己的鹽產的根據地。

華北的化學工業也頗發達，天津就是此種工業的中心。在天津區內有三個製鹼廠和三個製酸廠。

華北的畜牧業也很發達，養鷄業也很可觀，中國百分之四十的雞蛋都來自華北。華北還有其他富源。綜此以觀，我們不難理解日軍侵略華北的目的。日本企圖發動世界大戰，重分世界，而在此種大戰的準備上，華北是有決定的作用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和野心決不限於中國。英國、美國、荷蘭以及其他各國的殖民地，也列在日本的征服計劃之中。獲得華北的財富，這是所謂「反共鬥爭」的真正目標。

（羣譯）

（選自上海「譯報」）

# 山西的游擊運動

蘇聯·Pravda· 真理報

【塔斯社漢口一月十三日電】中國社會各界的注意都集中到山西省去了。日本軍閥在晉北開始進攻。在日軍後方活動的中國游擊隊和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部隊的「第二次戰爭」已經一個多月了。最近兩星期來，在山西省的中部，日軍又忙着調遣軍隊，軍火到戰綫上去。預料日軍將向山西省南部繼續進攻。

日本軍事當局誇大的說，日軍已佔領山西省的一半以上了。事實上日人的監督只能散佈到駐紮着日本守防軍隊的城市，和沿鐵路綫的狹小的一條地帶。山西省一百零五縣中，日本人總共才只佔領了十二縣。在該省的東北部和西北部約有近六萬人的第八路軍正規軍在活動。三萬多人的武裝游擊隊散佈在全省各處。日本軍事當局爲了鎮壓這個在後方活動的大武力，從各方面調來大量的聯合部隊。日本軍隊派去進攻在山西、河北、察哈爾三省接壤的地區裏活動的游擊隊。這些游擊隊的基本根據地是山西省東北部五台山的山嶺區域，長城外的渾源縣，再往東北一些的察哈爾省的蔚縣。

日軍第一個大縱隊，人數有三千，帶着騎兵，坦克車，飛機從平漢鐵路向涑源方面活動。這一個縱隊十月

二十六日佔領易縣，然後又進攻涞源城。但是它再向前的推進，却被游擊隊的毫不止息的積極襲擊所阻住了。

又有兩個人數各一千的縱隊從平漢鐵路綫向五台方面進攻；一個縱隊是從定州經曲陽和阜平，另一個縱隊是從石家莊經平山進攻。正太鐵路綫方面也有兩個縱隊進攻。但是這兩個縱隊沒有什麼進展。他們被孟縣游擊隊的堅決反抗所阻住了。據最近消息，甚而至於游擊隊擊潰了這兩個縱隊中間的一個，截斷了正太鐵路上的交通。

日本軍隊並從西面由同蒲鐵路方面也作進攻。三千人的縱隊從山陰分三隊進攻，到達應縣。這地方，另有一個縱隊從懷仁出動。

對於蔚縣，日軍從兩面進攻。三千人的一個縱隊帶着騎兵和坦克車從涿鹿（平綏鐵路的車站）出動，另一個縱隊從天鎮（平綏鐵路的車站）出動。

在山西省西北部，寧武平魯一帶活動的游擊隊和第八路軍，受三個日軍縱隊的進攻。兩個日軍縱隊是從日軍的大根據地原平和朔縣出動，第三個縱隊是從左雲進攻。

在所有這些作戰部隊中，已經牽住了不下三萬的日軍。爲了這個目的，日方不久又調一萬兵到平漢鐵路的地帶裏。日軍在蔚縣，代州，朔縣及其他地方，建立了具有常備砲台的大根據地。像一定的公例似的，日軍

只在白天活動。晚上却躲在防備得很嚴密的地方。

雖然日軍從各方面進攻，但是游擊隊非但英勇的保衛着自己的區域，並且給予日軍嚴重的打擊，破壞他們的後方，截斷他們前綫部隊和根據地的聯絡。根據下述的事實可以判斷游擊隊和第八路軍兵士的堅強與積極。一個月來，涞源和蔚縣得而復失，失而復得者二次。最後一次，當游擊隊從涞源退到山裏去的時候，居民也都跟着他們去了。所有食物也都從城裏搬出去了。當游擊隊退住山裏去的時候，日軍不敢跟蹤他們深入山中。游擊隊對日軍的根據地，駐防兵以及交通的英勇的襲擊，每天都進行。這使日本人的生活，在經常驚恐的狀態中，削弱他們的力量。一個被殺死的日本軍官的日記裏，對於這事很明顯的寫道：「我被這第八路軍弄得頭痛了。」和日本強盜戰鬥的正規軍和游擊隊人民給予極大的同情與援助，中國軍隊的勝利大部是靠了這人民的同情與援助。

日本在山西北部的佔領統治很不穩固。「在征服的地帶裏的第二次戰爭」已經繼續了一個月。但是並沒有獲得什麼成績來。

（選自上海「譯報」）

# 無公可辦的「臨時政府」

上海 · N.C.D.N. · W. Lewisohn 著

（上海字林西報）在這一次日本議會開會期中，曾有若干議員站起來攻擊政府，因為「在中國有廣大的領土已被日軍所佔領和控制，但政府却不努力去開發它們。」假如這些議員們所說的話的確是一本正經的，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即使是日本政界中的重要人物，對於中國的真實情形也竟然是莫明其妙。

就華北而論，要說日軍已經控制了那些廣大的區域，那簡直是笑話。

在日本國會的辯論中，另一件有趣的事是：那些議員以為北平已成立了一個强有力的為人民所擁護的新政府，它正忙著在華北八省推行政務，並正大規模地推行建設的計劃。這，當然又是一個美麗的夢境。

那些神經過敏昏迷糊塗的老爺們，在他們的空空如也的辦公室裏，清坐着，過着淒涼的光榮生活。這些老爺們組成了一個沒頭沒腦的東西，這就是所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他們是無公可辦，也無事可管。他們的號令不知能否出都門十二哩外，而他們的大名也不知是否會為他們的同胞所知道。而且，甚至他們的唯一支持者的日軍，所能控制的地區也是有限得很的。

在華北可以說得上是被日軍所控制的祇有冀東，察哈爾和綏遠罷了。在冀東和察哈爾，他們控制了已將近二年。這兩地大部份是由「滿洲國」軍隊所駐守。因為它們和「滿洲國」接界，所以日軍的增援部隊隨時可以開到。綏遠是由蒙古的雜色軍隊所駐守，但他們的忠誠很可懷疑，祇有當他們在追求自己的希望時，才會倒在日本人的懷中。至於華北的其它地方，日軍所能控制的祇是鐵路綫和較大的市鎮罷了。此外的地方，完全處在騷亂和無政府狀態中。

整個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充塞着艱苦奮鬥的武裝華人，他們一部份是被解散的兵士，一部份是田園被毀生計喪失的農民。日軍非有强有力的部隊不能侵入這些區域，而且非有偵察場護衛，就隨時有被伏兵襲擊的危險。不多天以前，有若干游擊部隊即會越永定河，向北推進，以襲擊平津鐵路沿綫各地。日軍必須用飛機轟炸才能把這些游擊部隊驅散，因此連着二天，我們可以聽到從北平南飛的飛機聲。此後，據說日機已用炸彈擊碎了永定河上厚結的冰，因此阻住了那些部隊的前進。

平漢鐵路差不多全在山中行進，它的交通真是太不安全了。游擊部隊時常從山上破壞鐵路。在鐵路綫及山腳之間的各鄉村，都被他們的襲擊和日軍的反襲擊所蹂躪。三星期前，游擊部隊侵入在保定以南平漢綫上的一個小鎮黃渡（譯音），當把駐守該地的日軍小部隊肅清，待十二小時後，日軍獲得了援軍，才把他門逐出。但這一種襲擊，從沒有被官方公報發表過。



在山西，日軍的地位仍舊是很不穩定的。他們控制着石家莊至太原的一段鐵路，但感到很大的困難。這本是一條主要的交通孔道，但一則因為它是狹軌，在華軍臨走時把大部份的車頭和枕木都帶走或破壞了，因此一時無法修復。二則因為這條綫是穿過非常荒涼的山谷，游擊部隊可高踞在山上，滾下大批的山石來把火車阻止，然後把機關槍向這些停住的火車和修理隊掃射。所以日軍雖佔有着太原等地，但四週全是游擊部隊，使日軍不敢越城牆一步。

平遙距太原之南僅七十哩，它是華軍游擊部隊的第一綫。太原的情形據說很可怕，它原有十五萬居民，而現在回來的祇有三萬人，而這三萬人的所以回來，祇是因為餓得沒辦法，要想分得一些施粥罷了。這在過去非常興旺的城市，現已成爲一所死城了。

在晉北，日軍根本無法去控制。所有太原以北的廣大的山脈區域全在八路軍的盤據之中，他們的司令部即設在那著名的佛地五台山。日軍在這滿地荊棘的區域中另有一條沿平綏路通大同的汽車路，那條路是非常危險的，除非有大隊的飛機隨伴護送，即無法通行。但即使是這樣，他們在路上仍很危險。

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日軍在佔領太原以後，以爲一切都沒有問題了，因此把大部份在山西的軍隊撤退，而運回「滿洲國」或運去參加山東方面的戰鬥。在目前，我們就很懷疑，在黃河以北的日軍究竟有否超過十五萬人。當然，日軍的參謀部是不會弄錯或估計錯誤的，但日軍的撤退那些部隊一定有着深刻的軍事

上的理由，因爲在最近數星期來，被撤退的日軍又回來了。

日軍發言人曾宣稱將肅清晉北的共產黨，但迄目前爲止，看來是很少成績。因爲日軍不但可在這些區域裏隨時碰到阻礙，而且這五台山離海平面有六千尺高，要爬上去至少得有九千至一萬尺，一支軍隊無論在什麼時候要想爬上去都萬分困難，而況現在又當嚴冬的時候。

有好許多日本的經濟、測量及開鑛專家所組織的團體，從北平到山西去調查該省的經濟發展概況，爲時不久，就感覺到停留太原爲無益，而趕回家去了。實在說，假如日本要征服整個山西並加以開發，那必須要發動較第一次侵略時更多的軍隊才行，但這一種大規模的戰鬥，決難在明春之前發動的。（步溪譯）

（選自上海「譯報」）

# 西線所聞

美 A. Higgins 作

現代戰爭已失却古代征討的那種魅力的大半，在古代，戰士們騎馬上戰場，可以懷着最優秀的人和最優秀的馬將獲勝利的信念。機械時代，爲兵士，爲熟練的工人執行了相同的事。機關鎗和裝甲車的出現，使個人的開創力有消失的傾向。但是，目前的戰事發生了和上面這個原則相反的多許例證。在第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將軍的司令部最近一次小住中，作者收集了下面這些故事，說明了人類的智力可能勝過機械的這個事實。

中國的鐵路，在目前中日戰爭中，佔一非常重要地位。自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起，日本飛機就進行轟炸粵漢鐵路，然而那些被炸毀了的鐵軌與鐵道綫，中國人簡單的修補起來，又繼續成爲供給國民革命軍軍火的主要來源。在華北，日本正用鐵路爲動脈，通過這些動脈使他散佈極廣的部隊得到供給。在日軍後方作戰的中國游擊隊，沒有飛機，炸彈，炸藥，或其他的猛烈爆炸物，可是，他們已經發現破壞日軍交通綫的有效方法，不靠這些機械幫助。他們用木料仿造一鐵軌，代替一條鋼軌安置橋上，這常使橋樑遭受比幾個炸彈給予的損

害還大的損害。不僅橋樑要被那駛過假的鐵軌的第一個列車所毀，而且，再造橋樑的工作，非把殘餘的毀損物掃清後不得開始。對於日軍在華北控制的鐵路的這種襲擊，似乎比日本空軍人員的轟炸，還要有效。

第八路軍的戰士們有許多關於小羣日軍被喬裝着婦人的中國士兵誘入圈套的故事。有一個毀滅了有一百餘人的日軍一隊的茶館主人，是這種故事最好的一個的主人公。當日軍向這人居住的晉北鄉村前進時，他送他的家庭至安全地帶，約定當他完成某些事情後，隨即歸來。以後得了幾位朋友的幫助，他打開了鐵路局的貨棧獲得一些炸藥。他在茶館的地板下埋了一個地雷，於是，極平靜的等待着他的敵人的達到。當日軍佔領了這個鄉村時，許多兵士走到這個茶館裏來，來滋潤被山西的陽光與灰塵弄乾燥了的喉管。這個溫和的中國館主，等到他的住宅被日軍集滿時，他引燃這個爆炸物，使他自己成爲了故事與歌謠的主人公。

去年十一月，日軍剛佔領太原之後，他們在太原的近郊建築一內地航空站，並且開始對中國陣地施行一種強烈的空襲。遭受這種襲擊的危險的中國軍隊，沒有高射砲，他們唯一的防禦是退避到地下室與戰壕裏。不久事實變得明顯了，假使他們要據守他們的陣地，必需毀滅敵人的空軍根據地。據農民報告，日本航空站的兩邊被灣曲的河迴護着，其餘的兩邊則由小隊日兵防守。日軍知道欲渡過這條淺河，是不可能的。因爲河裏有流沙。於是，他們認爲這河是不可踰越的——是防範襲擊者的好防綫。可是，日本人的非常的小心，指使他們在航空站的河邊安置了前階。幾個太原附近的老百姓告訴正計劃毀滅航空站的第八路軍指揮員：

穿一雙寬大的草鞋，「用非常迅速的步子」走過河床是可能的。一隊人從第八路軍中選出了，奉令利用這個有價值的情報。他們預備了必需的草鞋，在一個黑暗的夜裏（從前的紅軍大部分是在晚間作戰的）出發渡河，去毀滅日機。

偷襲者渡過了河的大半，才被日本哨兵發現。盒子砲一陣突然射擊，掃光了日本哨兵，正在睡覺的防守者發覺事變的時候，進攻者已佔領了飛機後面的陣地。日本衛兵除了把他們的機關鎗朝着他們自己的飛機射擊以外，別無他法。經過一度短促的互相射擊以後，偷襲者退到河岸，他們停留在那兒，一直到拋完他們的手榴彈，完成了敵機的毀滅的時候。於是，他們重新渡河消失在夜的黑暗之中了。這次襲擊的結果，二十四架日本飛機有二十一架完全毀滅了。

我曾看過最現代軍隊的裝備之一種的液火噴射機。八路軍并無此種設備。但是，一個有發明天才的戰士，在平漢路戰綫上製造了一個權宜的液火噴射機，這個液火噴射機是極有效的。這是需要為發明之母又一例證。三百個日本守備兵住在四面八方被高高的石牆所保護的政府宅地。本來對那種陣地開始攻擊的方法是猛烈的轟擊，不幸，進攻的中國軍隊沒有大砲，要破壞日軍有秩序的防衛計劃，必須發現另外的方法，一個仍在中國防軍手中的隣近攻擊目標的縣城，是有現代救火器具的高傲的所有者。有一架救火機從這個城市移到了軍隊裏，把一個發光的，紅色的車子改做液火噴射機，在有發明天才的軍中技師作來，祇是

幾點鐘的工作。

首先，把水龍軟管從車背移開，把地位讓給兩個大汽油桶，使氣壓唧筒和汽油桶相接，也和一個有筒口的短水龍軟管相接。幾塊鋼板繫在車子的一邊，防衛來福槍，攔關槍對車中人的掃擊。當這些配備完成時，車子就開進陣地去進行攻擊。在黑暗的掩蔽之下，四個挑選出來的人駕駛着車子，橫過平原，向日軍的陣地進發。當日本機關鎗手看見他們時，猛烈的向他們射擊，但是，護車的鋼板起了作用。他們平安無事的達到了圍牆。駕駛員繞着牆而走，并抽動唧筒，一股汽油噴噴過牆，達到圍城裏的建築物。兩個在車子背上的士兵，隨着汽油的射噴拋擲着手榴彈和縱火彈。全部建築物不久變成了一堆火焰。當熱度變得太高時，那些沒有被手榴彈炸死的日軍士兵，衝出圍城，被進攻者覆滅了。朱德將軍說，在這次的戰役中，第八路軍沒有損失一人，救火機也回來了，祇是在牠的高傲的主人看來，是微嫌破損。

曹荻秋譯

（選自「戰地」）